

和

滋賀縣尋常師範學校藏書

明治二十年一月調查

第 一 號

三國志 八之十三

石文

點乃

公孫陶四張傳第八

公孫瓚字伯珪遼西令支人也

令音郎定反支音其兒反

為郡門下書佐有姿儀

大音聲故太守器之以女妻焉

典略曰瓚性濟惠每自事不肯納人常愍說數曹事無有忘誤太守命其才

遣詣涿

郡盧植讀經後復為郡吏劉太守坐事徵詣廷尉瓚為御車身執

徒養及劉徙日南瓚具米肉於北芒上祭先人舉觴祝曰昔為人

子今為人臣當詣日南日南鄣氣或恐不還與先人辭於此再拜

慷慨而起時見者莫不歔歔劉道得赦還瓚以孝廉為郎除遼東

烏丸國長史嘗從數十騎出行塞見鮮卑數百騎瓚乃退入空亭中

約其從騎曰今不衝之則死盡矣瓚乃自持矛兩頭施刃馳出刺

胡殺傷數十人亦亡其從騎半遂得免鮮卑懲艾後不敢復入塞

遷為涿令光和中涼州賊起發幽州突騎三千人假瓚都督討之

傳使將之軍到薊中漁陽張純誘遼西烏丸丘力居等叛劫

中自號將軍九州春秋曰純自號略吏民攻右北平遼西屬國諸城所至

破瓚將所領追討純等有功遷騎都尉屬國烏丸貪至王率種

人詣瓚降遷中郎將封都亭侯進屯屬國與胡相攻擊五六年丘

力居等鈔略青徐幽冀四州被其害瓚不能禦朝議以宗正東海

劉伯安既有德義昔為幽州刺史恩信流著戎狄附之若使鎮撫

可不勞衆而定乃以劉虞為幽州牧吳書曰虞東海恭王之後也禮世衰亂又

職召為部吏以孝廉為郎舉遷至幽州刺史轉甘陵相其得東上成秋之心後以疾歸宗常降身

隱約與邑黨州間同舉共師等齊有無不以名位自殊鄉曲咸共宗之時鄉曲有所訴訟不以詣

人自投虞平之虞以情理為之論判皆大小敬從不以為恨嘗有失牛者骨體毛色與虞牛相似

因以為是虞便推與之後主自得本牛乃還謝罪會日陵喪亂吏使虞治行復以為甘陵相甘

陵大治徵拜尚書令光祿勳以公族有禮更為宗正 英雉記曰虞為博平令治正惟下 高尚純

儉約以禮義化民盡帝時南宮災更遷補州郡者皆責助治 呂錢成一千萬成二千萬 署

以私財辦或發民錢以償之貧而清慎者無以充調或至自 叔靈帝以虞清貧特不使出 饒 虞

劉虞使至胡中告以利害責使送純首丘力居等聞虞至喜各遣

言自歸瓚害虞有功乃陰使人微殺胡使胡知其情開行詣 虞虞

上罷諸屯兵但留瓚步騎萬人屯右北平純乃棄妻子逃入 鮮卑

為其容王政所殺送首詣虞封政為列侯虞以功即拜太尉封襄

賁侯英雄記曰虞讓太尉因薦衛尉趙謨益州牧會董卓至洛陽遷虞大司馬

瓚奮武將軍封薊侯關東義兵起卓遂劫帝西遷徵虞為太傅道

路隔塞信命不得至袁紹韓馥議以為少帝制於姦臣天下無所

歸心虞宗室知名民之望也遂推虞為帝遣使詣虞虞終不肯受

紹等復勸虞領尚書事承制封拜虞又不聽然猶與紹等連和九州

春秋曰紹讓使故樂浪太守甘陵張破齋議詣虞使即尊號虞應聲呵曰卿敢出此言乎忠孝

之道既不能濟孤受國恩天下擾亂未能竭命以除國難冀冀新郡列義之士戮力西面援迎幼

主而乃受逆謀欲塗汚忠臣邪 吳書曰讓以書與袁紹云帝非孝子欲依紹誅廢少主

迎立代王故事稱虞功德治行華夏一當今公室枝屬皆蒙能及又云昔光武去定王五世以

大司馬領河北耿弇馮異勳即尊號卒代更始今劉公自恭王枝別其數亦五以大司馬領幽州

牧此其與光武同是時有四星會于箕尾裊稱謙云神人將在燕分又言濟陰男子王定得玉印

文曰漢為天子又見兩日出於代郡謂虞當代立紹又別書報術是時術陰有不臣之心不利國

家有長子外託公義以答拒之紹亦使人私報虞虞以國有正統非人臣所宜言固辭不許乃欲

圖奔匈奴以自絕紹等乃止虞於是奉職修貢愈益恭肅 虞子和為侍中在長安天
諸外國无胡有所貢獻道路不通皆為傳送致之京師

子思東歸使和偽逃卓潛出武關詣虞令將兵來迎和道經袁術
為說天子意術利虞為援留和不遣許兵至俱西令和為書與虞
虞得和書乃遣數千騎詣和瓚知術存異志不欲遣兵止虞虞不
可噴懼術聞而怨之亦遣其從弟越將千騎詣術以自結而陰教
術執和奪其兵由是虞瓚益有隙和逃術來北復為紹所留是時
術遣孫堅屯陽城拒卓紹使周昂奪其處術遣越與堅攻昂不勝
越為流矢所中死瓚怒曰余弟死禍起於紹遂出軍屯磐河將以
報紹紹懼以所佩渤海太守印綬授瓚從弟範遣之郡欲以結援
範遂以渤海兵助瓚破青徐黃巾兵益盛進軍界橋典畧載瓚表紹罪
狀曰臣聞皇天以
來始有君臣上下之事張化以導民刑罰以禁暴今行車騎將軍袁紹託其先軫寇竊人爵既性
暴亂厥行淫穢昔為司徒校尉會值國家喪禍之際太后承攝何氏輔政紹專為邪媚不能舉直
至今下原焚燒孟津招來董卓造為亂根紹罪一也卓既入雒而王見質紹不能措論以濟石父
而害節傳進竄逃亡亦辱爵命背上不忠紹罪二也紹為渤海太守熟選戎馬當攻董卓不告

父兄至使太傅門戶太僕母子一旦而離不仁不孝紹罪三也紹既與丘涉歷二年不歸國難廣
自封補乃多以資糧專為不急割剝富室收考責錢百姓吁嗟莫不痛怨紹罪四也韓馥之迫竊
其虛位矯命詔恩刻金印玉璽每下文書卓盡施檢文曰詔書一封紹即與黃巾皆斬京之亂
漸以即真今紹所施擬而方之紹罪五也紹令崔巨業候視星日財貨賂遺與美飲食克期會合
攻鈔郡縣此豈大臣所當宜為紹罪六也紹與故虎牙都尉劉勳首共誅兵勳有功又降服張
楊而以小忿杜害於勳信用讒毀殺害有功紹罪七也紹又上故上谷太守高倫故甘陵相姚襄
橫責其錢不備單一人并命紹罪八也春秋之義子以母貴紹母親為婢使紹實微賤不可以
為人後以義不宜乃據書隆之重任奈汚王爵損辱袁宗紹罪九也又長沙太守孫堅前領豫州
刺史驅走董卓掃除陵朝具功莫大紹令周昂居其位斷絕堅權令不得入使卓不被誅紹罪
十也臣又每得受將軍袁術書云紹非術類也紹之罪戾雖南山之竹不能載也魏則政弱王道
陵遲天子聖節諸侯皆叛於袁術相立則亭之盟誓又為畿土之會伐制楚以弟誅曹倫以
彰無謂臣聞紹名非先賢家被朝恩以此重任職在鈇鉞奉益久罪細與諸軍九部兵討紹等
若事克捷罪人斯得庶幾相文忠誠之效或以嚴綱為冀州山楷為青州單經為
兖州置諸郡縣紹軍廣川令將趙義先登與瓚戰生禽綱瓚軍敗
走勃海與範俱還薊於大城東南築小城與虞相迫稍相恨望虞
懼瓚為變遂舉兵襲瓚虞為瓚所敗出奔居庸瓚攻拔居庸生獲
虞執虞還薊會卓死天子遣使者段訓增虞邑督六州瓚遷前將
軍封易侯瓚誣虞欲稱尊號魯訓斬虞魏氏春秋曰初劉虞和輯其秋瓚以朔
夷難禦當因不賓而討之今加財實必

盜匪漢劫一時之名非久長深慮故虞所賞賜賚禮抄奪虞數請言無疾不往至是戰敗虞欲討之告事曹遂在北平人勸故曰今天下引領以公為歸謀臣爪牙不可無也費文武才力足恃雖有小惡固宜容忍乃止後一年故病死虞又與官屬議密令眾襲瓚瓚部曲放散在外自懼敗擲東城門欲走虞兵無部伍不習戰又愛民屋故令勿燒故瓚得放火因以精銳衝突虞眾大潰奔居庸城虞攻及家屬以還殺害州府衣冠善士殆盡典書曰瓚驕虞於市而視曰若應為天子者天當降雨救之時盛暑竟日不雨遂殺虞英雄記曰虞之見殺故常山相孫瓚張遼張瓚等忠義奮發相與就

害英雄記曰瓚統內外衣冠子弟有才秀者必抑使困在窮苦之地或問其故答曰今取衣冠家子弟及善士富貴之皆自以為職當得之不謝人善也所寵遇驕恣者與多庸兒若故上散師劉緝臺販縉李稜子賈人樂何富等三人與之定兄弟之誓自號為伯三人

者為仲叔季富皆巨億或取其女以配已子常稱古者曲周灌嬰之屬以言也

虞從事漁陽鮮于輔齊周騎都尉鮮于銀等率州兵欲報瓚以燕國閭柔素有

恩信其推柔為烏丸司馬柔招誘烏丸鮮卑得胡漢數萬人與瓚

所置漁陽太守鄒丹戰于潞北大破之斬丹袁紹又遣麴義及虞

子和將兵與輔合擊瓚瓚軍數敗乃走還易京固守英雄記曰先是信

北際中央不合大如燭惟有此中可避世瓚以易當之乃乘京固守瓚別將有為敵所圍義不救也其言曰救一人彼後將恃救不力戰今不救此後將當念在自勉是以袁紹始北擊之時瓚南

界上別營自度守則不能自固又知必不見救是以或自殺其將帥或為紹兵所破遂令紹軍徑至其門臣松之以為童謠之言無不皆驗至如此記似若無徵謬言之作益令瓚終始極易

車遠若而輿因破黃巾之賊意志張遠遂置三州刺史圖滅袁氏所以致敗也為國壘十重於塹裏築京皆高五六丈

為樓其上中塹為京特高十丈自居焉積穀三百萬斛英雄記曰瓚諸將家家各作高

樓樓以于計瓚作鐵門居樓上屏去左右婢妾侍御汲土文書瓚曰昔謂天下事可指麾而定今日視之非

我所決不如休兵力田畜穀兵法百樓不攻今吾樓櫓千重食盡

此穀足知天下之事矣欲以此弊紹紹遣將攻之連年不能拔漢

春秋曰袁紹與瓚書曰孤與足下既有前盟舊要申之以討亂之誓愛過覆又分著丹書謂為旅

力同仇足值齊晉故解印誓紱以北帶南分則會盟以奉執事此非孤赤情之明驗邪豈猶足下

奔烈上之高義奇勳亡之險蹤輒而收慮以奸易惡盜遣士馬犯暴豫州始聞甲卒在南親臨戰

陣躍於飛人並流往刃橫集以重足下之禍徒增孤子之咎當也故為言驚惻實可收悔而足

下悲然自愧其威辭謂大謂可吞豪雄可滅果合貴弟須於鋒刃之端斷言猶在於耳而足下

曾不尋討禍源克心罪已苟欲逞其無知之怒不顧逆順之津置惡害民助於余躬遂躍馬控弦

虞喪盡主毒偏生民辜延白晝孤獨不獲已以登奔榆之役是時足下兵氣震凌駿馬電發僕師徒爭不釋弱弱殊科聚眾論賊人之助小戰大克遂變備奔昔因舉強殺此非天威某謀爾豈有禮之符表乎足下志剛未報乃復糾合餘燼幸我蜂蟻以捷慈溺游孤又不復寧用及

冠河之師誰兵前誘大軍未濟而足下瞻破眾散不鼓而散兵聚擾亂臣泣奔此又足下之為非燕之善也自此以後禍隙彌深孤之師旅不勝其忿遂至積尸為京頭顱滿野愆彼無辜未嘗不慨然失涕也後比得足下書辭意婉約有改往修來之言僕既欣於舊好克復自慰兆民之不寧每輒引師南駕以順簡書弗盈一時而其邊羽檄之文未嘗不至孤景用痛心疾首非所錯情夫處三軍之帥當列將之任宜令怒如嚴霜喜如時雨誠否好惡坦然可觀而足下二三德

弱易激急則曲躬緩則放逸行無定端言無實要為壯士者固若此乎既乃殘殺老弱漏土憤惡
舉叛親離不然無當又烏丸歲和皆與足下同州而之殊俗各各之康然爭為鋒銳又東西鮮卑
失戎狄之心兵與州壤禍發蕭牆將以定霸不亦難乎前以西山陸梁出兵平討會期義餘殘良
誅逃命故遂任大軍分兵撲蕩此兵孤之前行乃界橋塞旗拔壘先登制敵者也始聞足下備金
紆紫命以元帥謂當因茲奮發以報孟明之心是故戰夫引領竦望旌旆怪遂舍光匿影寂幽無
聞幸臻屠滅相為惜之夫有平天下之怒希長世之功權御師徒帶養戎馬版者無討服者不收
威懷竝喪何以立名今舊京克復天罔云補罪人斯亡忠幹翼化華夏鬱然望於穆之作將哉干
戈放散牛馬足下獨何守區區之士保軍內之廣甘惡名以速朽亡令德之久長壯而壽之非良
策也宜釋憾除嫌救我舊好若斯言之沾皇天是聞瓚不答而增修戎備謂關靖曰當今四方虎
爭無有能坐吾城下相守經年者明矣袁本初其若我何

建安四年紹悉軍圍之瓚遣子求救於黑山
賊復欲自將突騎直出傍西南山擁黑山之眾陸梁冀州橫斷紹
後長史關靖說瓚曰今將軍將士皆已土崩瓦解其所以能相守
持者顧戀其居處老小以將軍為主耳將軍堅守曠自袁紹要當
自退自退之後四方之眾必復可合也若將軍今舍之而去軍無
鎮重易京之危可立待也將軍失本孤在草野何所成邪瓚遂止
不出英雄記曰關靖字士起太原人本酷吏也隨而無大謀特為瓚所信幸**救至欲內外擊紹遣人與子書刻**

期兵至舉火為應

典畧曰瓚遣行人文則齋書告子續曰袁氏之文以台神鬼故角鳴
於地中節衝舞吾樓上日窮月蹙無所聊賴及當於於疾風連設

輕騎到者當起烽火於北吾當從內出不然吾亡之後天下雖廣汝欲求安足之地其可得乎
獻帝春秋曰瓚憂劇城崩知必敗乃遣間使與續書約候者得之使東林更其書曰益問在肯與
周之世區尸流血以為不然豈意今**紹候者得其書如期舉火瓚以為救兵**

至遂出欲戰紹設伏擊大破之復還守紹為地道突壞其樓稍至

中京英雄記曰袁紹分部攻者掘地為道穿火其樓下稍**瓚自知必敗盡殺其妻**

子乃自殺漢晉春秋曰關靖曰吾聞君子陷人於危必同其難**鮮于輔將其眾奉**

王命以輔為建忠將軍督幽州六郡太祖與袁紹相拒於官渡閭

柔遣使詣太祖受事遷護烏丸校尉而輔身詣太祖拜左渡遼將

軍封亭侯遣還鎮撫本州魏畧曰輔從太祖於官渡袁紹破走太祖喜顧謂輔曰如

前歲本初送公孫瓚頭來孤自視忽然耳而今克之此既**太祖破南皮柔將部曲及鮮卑獻名馬以奉軍從征三郡**

天意亦二**烏丸以功封關內侯**魏畧曰太祖甚愛關柔每謂之曰我親卿如子亦

三子之力**衆從文帝踐阼拜輔虎牙將軍柔渡遼將軍皆進封縣侯位特進**

陶謙字恭祖丹楊人吳書曰謙父放餘姚長謙少孤始以不羈聞於縣中年十四猶繼

遇之塗見其容貌異而呼之往車與語甚悅因許妻以女甘公夫人聞之怒曰妾聞陶家兒教養無度如何以女許之公曰彼有奇表長必大成遂妻之少好學為諸

生仕州郡舉茂才除盧令吳書曰謙性剛直有大節少察孝廉拜尚書郎除舒令郡

舉還城因以公事進見坐罷警常私還入與謙飲宴或拒不為留常以舞屬謙謙不為起固強之

及舞又不轉警曰不當轉邪曰不可轉轉則勝人由是不樂卒以構隙謙在官清白無以糾舉嗣

以職之謙委官而去蓋星有贏錢五百欲遷幽州刺史徵拜議郎參車騎將軍張溫軍事西

討韓遂吳書曰會西羌寇邊皇甫嵩為征西將軍表請武將召拜謙揚武都尉與嵩同征大

行事心懷不服及軍罷還自奉高會溫屬謙行酒謙舉屬溫溫怒徙謙於邊或說溫曰陶恭祖本

以材畧見重於公憾除恨竟復初分於宜降志卑辭以謝之謙曰諾又謂溫曰陶恭祖今深自罪責思在變革謝

天子禮畢必詣公門自謝朝廷豈為公邪曰恭祖癡病尚未除邪遂為之置酒待之如初會徐州黃巾起

以謙為徐州刺史擊黃巾破走之董卓之亂州郡起兵天子都長

安四方斷絕謙遣使間行致貢獻遷安東將軍徐州牧封深陽侯

是時徐州百姓殷盛穀米豐贍流民多歸之而謙背道任情廣陵

太守琅邪趙昱徐方名士也以忠直見疏謝承漢書曰昱年十三母嘗病

握粟出上祈禱泣血鄉國親疎希見其面時人

化憐邪以矯俗州郡請莒長官揚立教政為國

當受選實昱深以為恥與絕言旨守意不移

昱將兵拒曹宏等戰敗績見書詭慝小人也謙親任之刑政失和良善多被其害

由是漸亂下邳闕宣自稱天子謙初與合從寇鈔後遂殺宣并其

眾初平四年太祖征謙攻拔十餘城至彭城大戰謙兵敗走死者

萬數泗水為之不流謙退守剡太祖以糧少引軍還吳書曰曹公父於

謙欲伐謙而畏其疆乃令明郡一時罷兵詔曰今海內擾攘州郡起兵征夫勞瘁寇難未弭或

將吏不更刃等討捕侵劫黎民細書者累風聲流聞震蕩城邑丘墟懼於橫暴貞良化為孽惡此

何異乎逆逆賊其弱火也困苦亦曰甚矣雖悔往者之迷謬思奉教於今日然兵連眾結鋒鏑布

野恣一朝解散父見能虜是以與兵屯據欲止而不敢散也詔書到其各罷遣甲士還親農桑惟

常常員吏以供官署慰不遠斥誠使聞知謙被詔乃上書曰臣聞懷遠柔服非德不集克難于亂

非兵不濟是以承鹿版泉三箭之野有五帝之師有虜鬼方商奄四國有王者之伐自古在昔未

有不揚威以弭亂震武以上暴者也臣前初以黃巾亂治受策長驅匪退將處難憲章勅戒奉宜

威靈敬行天誅... 命解甲弱國自虛釋武備以資亂... 令羣凶日月滋蔓非所以瀰幹弱枝遏惡止亂之務也... 魏勒部曲申令警備出受強寇惟力是視入宣德澤躬奉職事... 是歲謙病死... 定琅邪東海諸縣謙恐欲走歸丹楊會張邈叛逆呂布太祖還擊布... 是歲謙病死... 張楊字稚叔雲中人也以武勇給并州為武猛從事靈帝末天下亂帝以所寵小黃門蹇碩為西園上軍校尉軍京都欲以禦四方... 徵天下豪傑以為偏裨太祖及袁紹等皆為校尉屬之... 張楊字稚叔雲中人也以武勇給并州為武猛從事靈帝末天下亂帝以所寵小黃門蹇碩為西園上軍校尉軍京都欲以禦四方徵天下豪傑以為偏裨太祖及袁紹等皆為校尉屬之

為中軍校尉屯騎校尉... 軍校尉趙融馮芳為助... 軍校尉夏牟淳十瓊為左右校尉... 并州刺史丁原遣楊將兵... 張楊字稚叔雲中人也以武勇給并州為武猛從事靈帝末天下亂帝以所寵小黃門蹇碩為西園上軍校尉軍京都欲以禦四方徵天下豪傑以為偏裨太祖及袁紹等皆為校尉屬之

詣碩為假司馬靈帝崩碩為何進所殺楊復為進所遣歸本州募兵得千餘人因留上黨擊山賊進敗董卓作亂楊遂以所將攻上黨太守於壺關不下略諸縣眾至數千人山東兵起欲誅卓袁紹至河內楊與紹合復與匈奴單于於夫羅屯漳水單于欲叛紹楊不從單于執楊與俱去紹使將麴義追擊於鄴南破之單于執楊至黎陽攻破渡遼將軍耿祉軍眾復振早以楊為建義將軍河內太守天子之在河東楊將兵至安邑拜安國將軍封晉陽侯楊欲迎天子還洛諸將不聽楊還野王建安元年楊奉董承韓暹挾天子還舊京糧乏楊以糧迎道路遂至洛陽謂諸將曰天子當與天下共之幸有公卿大臣楊當捍外難何事京都遂還野王即拜為大司馬... 救之不能乃出兵東市遙為之勢其將楊醜殺楊以應太祖楊將

駐固殺醜將其衆欲北合袁紹太祖遣史渙邀擊破之於大城斬

固盡收其衆也典書曰固字曰兔說後揚中軍別犬時有乘誠固曰將軍字實急務去兔不從遂戰死

公孫度字升濟本遼東襄平人也度父延避吏居玄菟任度為郡

吏時玄菟太守公孫域子豹年十八早死度少時名豹又與域

子同年域見而親愛之遣就師學為妻後舉有道除尚書郎稍

遷冀州刺史以謠言免同郡徐榮為守

守度起玄菟小吏為遼東郡所輕先時屬國公孫昭守襄平令召

度子康為伍長度到官收昭笞殺於平市郡中名豪大姓田韶

等宿遇無恩皆以法誅所夷滅自餘郡中震慄東伐高句驪西

擊烏丸威行海外初平元年度知中擾攘語所親吏柳毅陽儀

等曰漢祚將絕當與諸卿圖王耳魏書要語殺儀識書云孫登當為守姓公孫字升濟升即登也時襄

平延里社生大石長丈餘下有二小為之足或謂度曰此漢宣

帝冠石之祥而里名與先君同社主土地明當有土地而三公

輔也度益喜故河內太守李敏郡中知名惡度所為恐為所害乃

將家屬入于海度大怒掘其父冢剖棺焚屍誅其宗族晉陽秋曰敏子

二十餘年不娶州甲徐逸責之曰不孝莫大於無妻何可終身不娶乎乃娶妻生子胤而遣妻常

如居喪之禮不勝憂數年而卒胤生不識父母及有識識食良戚亦如三年之喪以祖父不知存

亡設主奉之由是知名仕至司徒臣松之案本傳云敏將家入海而復與子相失未詳其故分遼東郡為遼西中遼郡置太守

越海收東萊諸縣置營州刺史自立為遼東侯平州牧追封父延

為建義侯立漢二祖廟承制設壇墀於襄平城南郊祀天地藉田

治兵乘鸞路九旒旄頭羽騎太祖表度為武威將軍封永寧鄉侯

度曰我王遼東何永寧也藏印綬武庫度死子康嗣位以永寧鄉

侯封弟恭是歲建安九年也十二年太祖征三郡烏丸屠柳城袁

尚等奔遼東康斬送尚首語在武紀封康襄平侯拜左將軍康死

子晃淵等皆小眾立恭為遼東太守文帝踐阼遣使即拜恭為車

騎將軍假節封平郭侯追贈康大司馬初恭病陰消為闡人劣弱

不能治國太和二年淵胥奪恭位明帝即位拜淵揚烈將軍遼東

太守淵遣使南通孫權往來賂遺

事漢魏階級際會為國效節繼世享任得守藩表

人臣交不越境是以過守所執拒違前使雖義無

尉葛都尉等制奉彼物誠望言漸密重詭累素幽

宵則發志終身誦之志不知足乎未因荒乾坤不

從一隅永瞻雲日今魏家不能抹錄忠善棄功臣

守誑誤之言撰典州兵國害臣郡臣不負魏而魏

趙以不得事王故保有道之君陳少狀况亦觀時

不世遇是以懷懷懷慕自納遠遠視險有如近易

為聖代宗天下幸甚魏畧曰國家知淵兩端而

曰告遼東玄菟將校吏民逆賊孫權曹淵亂階因

疾或其所化故割地王權使南而孤位以上將

人臣之榮未有如權者也復于野心告令歸移卒

之險阻王誅未加比年已來復遠遠船航渡大海

以下莫肯禁止至使周賀浮舟自艘沈滯津岸

好一室之邑所有忠信陷君於惡春秋所書也今

魏重纓威佩印綬曾無匡正納善之言龜玉毀於

之背孤突有言又教子威何以事君策名委質試

教不詳下弟之東習非而已哉若苗穢害因隨風

見不及盛古成敗書傳所載也江南海北有萬里

則義所不貴此為厥安樂之居求危亡之禍賊志

事人亦難為顏且又宿舒無罪捨使入吳奉不義

成山舒雖脫死魂唯離身何所逼迫乃至於此今

無之運上未表傾側授讓自先人以來歷

一信敢忘大恩陛下鎮撫長存小國前後裝校

明當著所以申示之事言提其耳臣臣則諷吟

之德乃令讒諂得行其志聽政州刺史東萊太

祀之蓋聞人臣有去就之分山饒濟齊業殺走

雙羊歸於漢勒各帝籍伏惟陛下德不再出時

誠聖神謨定洪業奮六師之勢收河洛之地

忠登東吏民為淵所誤故公文下遼東因赦之

只先人劫弊州郡遂成羣凶自擅江表含垢藏

以九命權親又于北向稽顙假人臣之寵受

歸反覆背恩叛主酒人逆神乃敢僭號恃江湖

多持貨物詐誘邊民邊民無知與之交關長吏

遷有無既不疑拒齋以名馬又使宿舒隨賀通

遼東玄菟奉事國朝紆肯掩紫以千白為數賊

虎兕出於匣是誰之過歟國朝為子大人羞

今乃阿順邪謀脅從為賊豈獨文兄之

阿順邪謀脅從為賊豈獨文兄之

阿順邪謀脅從為賊豈獨文兄之

阿順邪謀脅從為賊豈獨文兄之

阿順邪謀脅從為賊豈獨文兄之

阿順邪謀脅從為賊豈獨文兄之

阿順邪謀脅從為賊豈獨文兄之

阿順邪謀脅從為賊豈獨文兄之

金玉珍寶六淵為燕王淵亦恐權遠不可恃且貪貨物誘致其使

悉斬送彌昂等首

魏畧載淵表曰臣前遣校尉宿舒郎中令孫綽甘言厚禮以誘吳賊
臣言遠遣船使將上卒來致封拜臣之所執得如本志雖愛罪孽私懷幸甚賊眾本號萬人舒
綜伺察可七八千人入到杏津偽使督張彌昂等與中郎將軍孫泰校尉黃潛將吏兵四百餘人齊又
書命服什物下利臣等奉清別屬致遺貨物欲因市中馬軍將賀達等各領餘眾在松所臣本欲須
涼節乃取彌昂等首級其吏從兵眾皆上伍小人給使東西不得自由而縛乞降不忍誅殺輒聽
取斬彌昂等首級其吏從兵眾皆上伍小人給使東西不得自由而縛乞降不忍誅殺輒聽
納受徒充邊城則盡轉起等率將三軍馳行至省使領長史柳濠設寶于禮誘請達者三軍潛
伏以待其下又區區貨物欲與交市達者懷疑不下使諸市買者五六百人下欲交市起等金
錢始雲等矢亂發斬首三百餘級被創者未沒溺者四百餘人其散走山谷來歸降及賊眾
餓死者不狂數中得銀印銅印兵器資貨不可勝數謹遣西曹掾公孫珣奉送賊權所假臣節印
綬符策九印什物及彌昂等偽節印綬首級又曰宿舒孫綽前到吳賊權問臣家內小人舒綜對臣
有三息修別屬弟權敢竊巧便擅拜命謹封送印綬符策臣雖無昔人洗耳之風慙為賊權奸
權所加既行天誅猶有餘念又曰臣父康昔殺權使結為讎隙今乃謫數遣使誘致令權傾心虛

國竭祿... 令四使見... 業使至喪... 諸郡與相... 重自臣承... 以至見疑... 也而後愛... 負亦幸賴... 自明建此... 春日生全... 恩情未報... 未立而為... 求郡積有... 盛財貨賂... 昭示天下... 非常之功... 淵大司馬... 樂浪公持... 節領眾如... 故

淵大司馬封樂浪公持節領眾如故

帝阻險又... 斬賊之使... 得不懷皇... 皇帝即位... 留妻子身... 念自燭效... 孫少好學... 問博通書... 記多所關... 涉口論捷... 辯而不俗... 附依典語... 若出胸臆... 加

又敷對國中賓客出惡言

是疑沛容... 之乃入受... 齊璽書徵... 淵遂發兵... 逆於遼... 隧與儉... 等戰儉... 等不利... 而還淵... 遂

自立為燕王置百官有司遣使者持節假鮮卑單于璽封拜邊民

誘呼鮮卑侵擾北方

蒲解... 伏自惟首... 無尺寸之... 報死不償... 表密通不... 羽檄相連... 建神武之... 曰徵管仲... 憂和吏民... 虞恭佐國... 平亂敵

連弩射城中淵窘急糧盡人相食死者甚多將軍楊祚等降八月

丙寅夜大流星長數十丈從首山東北墜襄平城東南壬午淵眾

與其子修將數百騎突圍東南定大兵急擊之當流星所墜處

斬淵父子城破斬相國以下首級以千數傳淵首洛陽遼東帶方

樂浪玄菟悉平初淵家數有怪犬冠幘絳衣上屋炊有小兒蒸死

甑中襄平北市生肉長圍各數尺有頭目口喙無手足而動搖占

曰有形不成有體無聲其國滅亡始度以中平六年據遼東至淵

三世凡五十年而滅魏略曰始淵兄晃

以國法警覺晃雖有前言莫不坐然內以骨肉知

張燕常山真定人也本姓褚黃巾起燕合聚少年為羣盜在山澤

間轉攻還真定眾萬餘人博陵張牛角亦起眾自號將兵從事與

燕合燕推牛角為帥俱攻慶陶牛角為飛矢所中被創且死令眾

奉燕告曰必以燕為帥牛角死眾奉燕故改姓張燕剽捍捷速過

人故軍中號曰飛燕其後人眾浸廣常山趙郡中山上黨河內諸

山谷皆相通其小帥孫輕王當等各以部眾從燕眾至百萬號曰

黑山靈帝不能征河北諸郡被其害燕遣人至京都乞降拜燕平

難中郎將九州春秋曰張角之反也黑山白波黃龍

洪司隸綠城羅市雷公浮雲飛燕白爵陽

典略曰黑山黃巾諸帥不非冠蓋自相號字謂騎白馬

天下兵數起燕遂以其眾與豪傑相結袁紹與公孫瓚爭冀州燕

遣將杜長等助瓚與紹戰為紹所敗人眾稍散太祖將定冀州燕

遣使求佐王師拜平北將軍眾詣鄴封安國亭侯邑五百戶燕

薨子方嗣陸機晉惠帝起居注曰門下通事令史張

張繡武威祖厲人驃騎將軍濟族子也邊章韓遂為亂涼州金城

王倫為亂未及周年位至高書令衛將軍

麴勝襲殺祖厲長劉篤繡為縣吏開伺殺勝郡內義之遂招合少年為邑中豪傑董卓敗濟與李傕等擊呂布為卓報仇語在卓傳繡隨濟以軍功稍遷至建忠將軍封宣威侯濟屯弘農士卒饑餓南攻穰為流矢所中死繡領其眾屯宛與劉表合太祖南征軍涪水繡等舉眾降太祖納濟妻繡恨之太祖聞其不悅密有殺繡之計計漏繡掩襲太祖太祖軍敗二子沒繡還係穰傳子曰繡自所親胡車健手以卷與之繡聞之疑太祖欲因左右刺之遂反與書曰繡降受統用賈詡計乞從軍就高道由太祖屯中繡又曰車少而重乞得使兵各散甲太祖信繡皆變之繡乃嚴兵入屯掩太祖太祖不備故敗太祖比年攻之不克太祖拒袁紹於官渡繡從賈詡計復以眾降語在詡傳繡至太祖執其手與歡宴為子均取繡女拜揚武將軍官渡之役繡力戰有功遷破羌將軍從破袁譚於南皮復增邑凡二千戶是時天下戶口減耗十裁一在諸將封有未滿千戶者而繡特多從征烏丸於柳城未至薨諡曰定侯魏書曰五官將敷因請會稽怒曰君殺吾兄何忍持面視人繡心不自安乃自殺子泉嗣坐與魏諷謀反誅國除

忍持面視人繡心不自安乃自殺

子泉嗣

坐與魏諷謀反誅國除

魏書曰五官將敷因請會稽怒曰君殺吾兄何

張魯之公祺沛國豐人也祖父陵客蜀學道鶴鳴山中造作道書

以獻百姓從受道者出五斗米故世號米賊陵死子衡行其道衡

死魯復行之益州牧劉焉以魯為督義司馬與別部司馬張修將

兵擊漢中太守蘇固魯遂襲修殺之奪其眾焉死子璋代立以魯

不順盡殺魯母家魯遂據漢中以鬼道教民自號師君其來學

道者初皆苦鬼卒本道已信號祭酒各領部眾多者為治頭大

祭酒皆教以誠信欺詐有病自首其過大都與黃巾相似諸祭

酒皆作義舍如今之亭傳又置義米肉懸於義舍行路者量腹取

足若過多鬼神輒病之犯法三原然後乃行刑不置長吏皆以祭

酒為治民吏便樂之雄據巴漢垂三十二年典略曰魯平中妖賊大起三輔有

漢修略曜教民誦匿法禹為太平道修為五斗米道太平道者師持九節杖為符祝教病人叩頭思過因以符水飲之得病或曰漢而愈者則云此人信道其或不愈則為不信道修法畧與前同

加施靜室使病者處其思過又使人為歲令祭酒祭酒至以老子五千文使都督覽為善令為
鬼吏王為病者請請請請之法書病人姓名說罪之意作三通其一上之天著山上其一履之
地其一沈之水謂之三官手書使病者家出米五斗以為常故號曰五斗米師實無益於治病但
為淫妄然小人昏愚競其事之後病者亦亡及魯在漢中因其民信行修業遂增儲之數使
作義舍以米肉置其中以止行人又教使自隱有小過者當治道百步則罪除又依月令春夏禁
殺又禁酒流移寄在其地者不敢不奉臣松之謂張修是張衡非典畧之失則傳書之誤

漢末力不能征遂就寵魯為鎮民中郎將領漢寧太守通貢獻而
已民有地中得玉印者羣下欲尊魯為漢寧王魯功曹巴西閭闔
諫魯曰漢川之民戶出十萬財富上沃四面險固上臣天子則為
桓文次及竇融不失富貴今承制署置勢足斬斷不煩於王願且
不稱勿為禍先魯從之韓遂馬超之亂關西民從子午谷奔之者
數萬家建安二十年太祖乃自散關出武都征之至陽平關魯欲
漢中降其弟衛不肯率眾數萬人拒關堅守太祖攻破之遂入

魏名臣奏載重昭表曰武皇帝承涼州從事及武都降人之辭說張魯易攻陽平城下南北
相遠不可守也信以為然及往臨履不如所聞乃歎曰他人商度少如人意攻陽平山上
一軍既不時拔士卒傷夷者多武皇帝意沮便欲拔軍截山而還遣故人將軍夏侯惇將軍許都
山上兵還會用軍未還夜迷惑誤入賊營賊使退散侍中辛毗到惇將在兵後語惇曰官兵

已獲得賊要屯賊已散走猶不信之惇前自見乃還曰武皇帝進兵定之幸而克獲此近軍史士
所知又揚臂表曰武皇帝始征張魯以十萬之眾身親臨履指授方略因就民麥以為軍糧張魯
之守蓋不足言地險守易難在精兵虎將勢不能施對兵三日欲出軍還言作軍三十年一朝持
與人如何此計已定天神大助魯守自壞因以定之世語曰魯遣五官掾降陽平關張魯平
賊以拒王師不得進魯走巴中軍糧盡太祖將還西曹掾東郡郭諶曰不可魯已降用使既未反
衛難不同偏據可攻縣軍深入以進必克退必不免太祖疑之夜有野火數千突突衛營軍人驚
夜高呼等誤與衛眾遇時多鳴鼓

功必輕不如依杜灌赴朴胡相拒然後委質功必多於是乃奔南
山入巴中左右欲悉燒寶貨倉庫魯曰本欲歸命國家而意未達
今之走避銳鋒非有惡意寶貨倉庫國家之有遂封藏而去太祖
入南鄭甚嘉之又以魯本有善意遣人慰喻魯盡將家出太祖逆
拜魯鎮南將軍待以客禮封關中侯邑萬戶封魯五子及閭闔等
皆為列侯臣松之以為張魯雖有善心要為敗而後降今乃寵以萬戶五子皆封侯過矣
習鑿齒曰魯欲稱王而關關諫止之今封關為列侯夫賞罰者所以懲惡勸善也
苟其可以明軌訓於物無遠近幽深矣今關關諫魯勿王而太祖追封之將來之人孰不思順慕
其本源而未流自止其此之謂與若乃不明於此而重難關之功豐爵厚賞止於死後之士則民
利於有亂俗競於殺伐阻兵仗力于是不戢矣太祖之此封可謂知實情之本雖湯武居之無以
加也魏畧曰黃初中增關關邑任禮謂中後十餘歲病死晉書云西戎司馬關關關關也

為子彭祖取魯女魯墓謚之曰原侯子富嗣

魏畧曰劉雄鳴者盛田人也少以採藥射獵為事常居潁川山

下每晨夜出行去嵩中以謙道州郡州郡表薦為小將軍超等一神人即卿邪乃厚禮之表有眾數十人據武關道口太祖祖捉其鬚曰老賊真得汝矣復有眾千餘家建安十六年並與復官

不迷而時人因謂之能為雲霧郭李之亂人多就之建寧中附屬不肯從超破之後詣太祖太祖執其手謂之曰朕方人得將軍遣令迎其部黨部黨不欲降遂劫以反諸亡命皆往依之超復疾淵討破之雄鳴南奔漢中漢中破窮無所之乃復歸降太祖官徙勃海時又有程銀侯選李堪皆河東人也與手之亂各超合超破走堪臨陣死銀還南入漢中漢中破詣太祖降皆

評曰公孫瓚係京坐倚夷滅度殘暴而不節淵仍業以載凶祇足覆其族也陶謙昏亂而愛死張楊授首於臣下皆擁據州郡曾匹夫之不若固無可論者也燕繡魯舍羣盜列功臣去危亡保宗祀則於彼為愈焉

魏書八

西川老鳳

三國志八

魏書九

三國志九

諸夏侯曹傳第

夏侯惇字元讓 國譙人夏侯嬰之後也年十四就師學人有辱

其師者惇殺之由是以烈氣聞太祖初起惇常為裨將從征伐太

祖行奮武將軍以惇為司馬別屯白馬遷折衝校尉領東郡太守

太祖征陶謙留惇守濮陽張邈叛迎呂布太祖家在鄆城惇輕軍

往赴適與布會交戰布退還遂入濮陽襲得惇軍輜重遣將偽降

其執持惇責以寶貨惇軍中震恐惇將韓浩乃勒兵屯惇營門召

軍吏諸將皆案甲當部不得動諸營乃定遂詣惇所叱持質者曰

汝等凶逆乃敢執劫大將軍復欲望生邪且吾受命討賊寧能以

一將軍之故而縱汝乎因涕泣謂惇曰當奈國法何促召兵擊持

質者持質者惶遽叩頭言我但欲乞資用去耳浩數責皆斬之惇

既免太祖聞之謂浩曰卿此可為萬世法乃著令自今已後有持質者皆當并擊勿顧質由是劫質者遂絕孫盛曰案光武紀建武九年盜劫陰貴人母弟吏以不得拘質迫盜

盜遂殺之也然則合擊者乃古制也自安順已降沒教陵遂劫費不遊王公而有司莫能遵奉國憲考浩始復斬之故魏武嘉焉太祖自徐州還惇從征呂布為流矢所中傷左目魏略曰時夏侯淵與惇俱為將軍軍中賊惇為首夏侯惇惡之每庶鏡志怒輒撲鏡於地復領

陳留濟陰太守加建武將軍封高安鄉侯時大旱蝗蟲起惇乃斷

太壽水作陂身自負土率將士勸種稻民賴其利轉領河南尹太

祖平河北為大將軍後拒鄴破遷伏波將軍領尹如故使得以便

宜從事不拘科制建安十二年錄惇前後功增封邑千八百戶并

前二千五百戶二十一年從征孫權還使惇都督二十六軍留居

巢賜伎樂名倡令曰魏絳以和戎之功猶受金石之樂況將軍乎

二十四年太祖軍擊破呂布軍於摩陂召惇常與同載特見親重

入卧內諸子魏書曰時諸將皆受魏官號惇獨無官乃也拜前將軍上疏自陳不當不臣之禮太祖曰吾聞太

上師內其大友臣大臣者貴德之人也區區之魏而臣足以屈君乎區區請乃拜為前將軍督諸軍還壽春徙屯召陵文帝即

王位拜惇太子軍數月薨惇雖在軍旅親迎師受業性清儉有餘

財輒以分施不遺資之於官不治產業諡曰忠侯子充嗣帝追思

惇功欲使子孫畢侯分惇邑千戶賜惇七子二孫爵皆關內侯惇

弟廉及子林素自封列侯初太祖以女妻林即清河公主也林歷

位侍中尚書安西鎮東將軍假節魏略曰樹子千林惇中子也文帝少與林親及即位以爲安西將軍時而小夏侯淵處都督關

中林性無武畧而好治生至太和二年明帝西征人有白楮者遂召還為尚書林在兩時多畜伎妾公主由此與林不和其後羣弟不遵禮度林切責弟懼見治乃共構楮以誹謗公主奏之有詔收楮帝竟欲殺之以向長水校尉京兆段熲熲以為此必清河公主與楮不睦出於謂楮莫不推熲耳且伏波與先帝言定天下之功宜加三思帝意解曰吾亦以為然乃發詔推開為公主作表者果其羣弟子藏于江所構也充寃子與嗣與薨子劭嗣晉陽秋曰泰始二年高安鄉侯夏侯佐卒惇之孫也嗣絕詔曰惇魏之元功勳

俱以忠勇顯浩至中護軍渙至中領軍皆掌禁兵封列侯魏書曰韓浩字元嗣

渙不起兵縣近山藪多寇浩聚徒衆為縣藩備太守王臣以為從事將兵拒董卓於河津時浩司

杜陽為河陰令卓執之使招浩浩不從袁術聞而壯之以為騎都尉袁術聞其名請與相見大

奇之使領兵從征伐時水議損益浩以為當急田太祖善之遷護軍太祖欲討柳城領軍史洪以逐遠深入非完計也欲與浩共謀浩曰今兵勢鼎盛城加四海戰勝攻取無不如志不以此時
遂除天下之患將為後且公卿武舉無遺策吾與君為中軍主不宜沮眾遂從破柳城改其官
為中護軍置長史司馬從制張魯魯降議者以浩智略足以緩邊欲留使都督諸軍鎮漢中太祖
曰吾安可以無護軍與俱還其見親任如此及薨太祖愍惜之無子以養子榮嗣史洪字公劉
少任俠有雄氣太虜初起以客從行中軍校尉從征伐常監諸將見親信轉拜中領軍十四年薨

夏侯淵字妙才惇族弟也太祖居家曾有縣官事淵代引重罪大

祀營救之得免魏略曰時亮豫人亂淵以饑太祖起兵以別部司馬騎都

尉從遷陳留潁川太守及與袁紹戰於官渡行督軍校尉紹破使

督兗豫徐州軍糧時軍食少淵傳饋相繼軍以復振昂稀反遣于

禁擊之未拔復遣淵與禁并力遂擊稀降其十餘屯稀請禁降淵

還拜典軍校尉魏書曰淵為將赴急疾常出敵之不意敵軍中為濟南樂安黃巾

徐和司馬俱等攻城殺長史淵將泰山齊平原郡兵擊大破之斬

和平諸縣收其糧穀以給軍士十四年以淵為行領軍太祖征孫

權遣使淵督諸將擊廬江叛者雷緒緒破又行征西護軍督徐晃

擊太原賊攻下二十餘屯斬賊帥商曜屠其城從征韓遂等戰於

渭南又督朱靈平喻糜汧氏與太祖會安定降楊秋十七年太祖

乃還鄴以淵行護軍將軍督朱靈路招等屯長安擊破南山賊劉

雄降其眾圍遂超餘黨樂興於鄠拔之斬興封博昌亭侯馬超圍

涼州刺史韋康於冀淵救康未到康敗去冀二百餘里超乃逆戰

軍不利汧氏反淵引軍還十九年趙衢尹奉等謀討超姜敘起兵

鹵城以應之衢等請說超使出擊敘於後盡殺超妻子超奔漢中

還謂祁山敘等急求救諸將議者欲須太祖節度淵曰公在鄴反

覆四千里比報敘等必敗非救急也遂行使張郃督步騎五千在

前從陳倉狹道入淵自督糧在後郃至渭水上超將氏羌數千逆

郃未戰超走郃進軍收超軍器械淵到諸縣皆已降韓遂在顯親

淵欲襲取之遂走淵收遂軍糧追至略陽城去遂二十餘里諸將欲攻之或言當攻與國氏淵以爲遂兵精與國城固攻不可卒拔不如擊長離諸羌長離諸羌多在遂軍必歸救其家若羌獨守則孤救長離則官兵得與野戰可必虜也淵乃留督將守輜重輕兵步騎到長離攻燒羌屯斬獲甚衆諸羌在遂軍者各還種落遂果救長離與淵軍對陣諸將見遂衆惡之欲結營作塹乃與戰淵曰我轉鬪千里今復作營塹則士衆罷弊不可久賊雖衆易與耳乃鼓之大破遂軍得其精麾還略陽進軍圍與國氏王千萬逃奔馬超餘衆降轉擊高平屠各皆散走收其糧穀牛馬乃假淵節初枹罕宋建因涼州亂自號河首平漢王太祖使淵帥諸將討建淵至圍枹罕月餘拔之斬建及所置丞相已下淵別遣張郃等平河關渡河入小湟中河西諸羌盡降隴右平太祖下令曰宋建造爲亂

逆三十餘年淵一舉滅之虎步關右所向無前仲尼有言吾與爾不如也二十一年增封三百戶并前八百戶還擊武都氏羌下辯收氏穀十餘萬斛太祖西征張魯淵等將涼州諸將侯王已下與太祖會休亭太祖每引見羌胡以淵畏之會魯降漢中平以淵行都護將軍督張郃徐晃等平巴郡太祖還鄴留淵守漢中卽拜淵征西將軍二十三年劉備軍陽平關淵率諸將拒之相守連年二十四年正月備夜燒圍鹿角淵使張郃護東圍自將輕兵護南圍備挑郃戰郃軍不利淵分所將兵半助郃爲備所襲淵遂戰死諡曰愍侯初淵雖數戰勝太祖常戒曰爲將當有怯弱時不可但恃勇也將當以勇爲本行之以智計但知任勇一匹夫敵耳淵妻太祖內妹長子衡尚太祖弟海陽哀侯女恩寵特隆衡襲爵轉封安寧亭侯黃初中賜中子霸太和中賜霸四弟爵皆關內侯霸正始

中為討蜀護軍右將軍進封博昌亭侯素為曹爽所厚聞爽誅自

疑亡入蜀以淵舊勲赦霸子徙樂浪郡魏略曰霸字仲權淵為蜀所害故蜀常切齒欲有報蜀意黃初中為偏將軍子

午之役霸召為前鋒進至典世副安營在曲谷中蜀人羣知其是霸也指下兵攻之霸手戰鹿角

開縹緲至然後解後為右將軍屯隴西其養士和戎並得其歡心至正始中代夏侯儒為征蜀護

軍統攝征西時征西將軍夏侯玄於霸為從子而玄於曹爽為外弟及司馬宣王誅曹爽遂召玄

玄來東朝曹爽被誅而玄又欲以為禍必轉相及心既內恐又霸先與雍州刺史郭淮不和而

准代玄為征西霸尤不安故遂奔蜀南越陰平而失道入窮谷中糧盡殺馬步行足破石巖石下

使人求道未知何之蜀聞之乃使人迎霸初建安五年時霸從妹年十三匹在本部出行權採為

張飛所得飛知其良家女遂以為妻產息女為劉神皇后故淵之初亡飛妻請而葬之及霸入蜀

神與相見釋之曰卿父自遇害於行間耳非我先人之手刃也指其兒子以示之曰此皇族氏之

甥也厚賜相敬常侍莊晉陽皇后姊夫也由此一門後盛於時威弟惠樂安太守文章敘錄曰惠字稚微幼以才學見稱

加爵龍有辯駁事多見從遷燕相霸弟威官至兗州刺史世語曰威字季權任俠貴歷刺兗二州刺史子駿并州

樂安太守年二十七卒世語曰和字義權清澹有才論歷河南尹太常惠弟和河南尹加第子稱第五子榮從孫湛為其序曰稱字

叔權自為子而好合聚童兒為之乘帥戲必為軍旅戰陳之事有違有輒嚴以懲樂安太守年二十七卒

奇之使讀墳刊傳及兵書不官曰能則自為耳安能學人年十六淵與之田見奔虎捕驅馬逐之

禁之不可一箭而倒各聞太祖太祖把其手喜曰我得汝矣與文帝為布衣之交每譏會氣陵一

坐辯上不能屈世之高者多從之游年十八卒弟榮字幼權幼聰惠七歲能屬文誦書曰千言

經目輒識之文帝聞而請貴賓客百餘人人一奏刺悉書其鄉邑名氏世所謂爵里朝也客示之

萬目使之遍談不謬一人帝深奇之漢中之版榮年十三左右提之走不官曰君親在雖馬所

而戰遂沒陣曹仁字子孝太祖從弟也衡薨子績嗣為虎賁中郎將績薨子襄嗣魏書曰仁祖襄穎川人

曹仁字子孝太祖從弟也魏書曰仁祖襄穎川人少好弓馬弋獵後豪

傑竝起仁亦陰結少年得千餘人周旋淮泗之間遂從太祖為別

部司馬行厲鋒校尉太祖之破袁術仁所斬獲頗多從征徐州仁

常督騎為軍前鋒別攻陶謙將呂由破之還與大軍合彭城大破

謙軍從攻費華即墨開陽謙遣別將救諸縣仁以騎擊破之太祖

征呂布仁別攻勾陽拔之生獲布將劉何太祖平黃巾迎天子都

許仁數有功拜廣陽太守太祖器其勇略不使之郡以議郎督騎

太祖征張繡仁別徇旁縣虜其男女三千餘人太祖軍還為繡所

追軍不利士卒喪氣仁率厲將士甚奮太祖壯之遂破繡太祖與

袁紹久相持於官渡紹遣劉備徇潁彊諸縣多舉眾應之自許以

南吏民不安太祖以為憂仁曰南方以目前急其勢不

能相救劉備以彊兵臨之其背叛故宜也備新將紹兵未能得其用擊之可破也太祖善其言遂使將騎擊備破走之仁盡復收諸叛縣而還紹遣別將韓荀鈔斷西道仁擊荀於雞洛山大破之由是紹不敢復分兵出復與史渙等鈔紹運車燒其糧穀河北既定從圍壺關太祖令曰城拔皆坑之連月不下仁言於太祖曰圍城必示之以活門所以開其生路也今公告之必死將人自爲守且城固而糧多攻之則士卒傷守之則引日久今頓兵堅城之下以攻必死之虜非良計也太祖從之城降於是錄仁前後功封都亭侯從平荊州以仁行征南將軍留屯江陵拒吳將周瑜將數萬衆來攻前鋒數千人始至仁登城望之乃募得三百人遣部曲將牛金逆與挑戰賊多金衆少遂爲所圍長史陳矯俱在城上望見金等垂沒左右皆失色仁意氣奮怒甚謂左右取馬來矯等共援持

之謂仁曰賊衆盛不可當也假使棄數百人何苦而將軍以身赴之仁不應遂被甲上馬將其麾下壯士數十騎出城去賊百餘步迫溝矯等以爲仁當任溝上爲金形勢也仁徑渡溝直前衝入賊圍金等乃得解餘衆未盡出仁復直還突之拔出金兵亡其數人賊衆乃退矯等初見仁出皆懼及見仁還乃歎曰將軍真天人也三軍服其勇太祖益壯之轉封安平亭侯太祖討馬超以仁行安西將軍督諸將拒潼關破超渭南蘇伯田銀反以仁行驍騎將軍都督諸軍討銀等破之復以仁行征南將軍假節屯樊鎮荊州侯音以寇叛略傍縣衆數千人仁率諸軍攻破音斬其首還屯樊卽拜征南將軍關羽攻樊時漢水暴溢于禁等七軍皆沒禁降羽仁人馬數千人守城城不沒者數板羽乘船臨城圍數重外內斷絕糧食欲盡救兵不至仁激厲將士示以必死將士感之皆無二徐

晃救至水亦稍減晃從外擊羽仁得潰圍出羽退走仁少時不修
行檢及是為將嚴整奉法令常置科於左右案以從事鄢陵侯彰
北征烏丸文帝在東宮為書戒彰曰為將奉法不當如征南邪及
即王位拜仁車騎將軍都督荆揚益州諸軍事進封陳侯增邑二
千并前三千五百戶追賜仁父熾諡曰陳穆侯置守冢十家後召
還屯宛孫權遣將陳邵據襄陽詔仁討之仁與徐晃攻破邵遂入
襄陽使將軍高遷等徙漢南附化民於漢北文帝遣使即拜仁大
將軍又詔仁移屯臨穎遷大司馬復督諸軍據烏江還屯合肥黃
初四年薨諡曰忠侯魏書曰仁時年五十六傳子曰曹大司馬之勇賈育弗加也張遼其次焉子泰嗣官至鎮東
將軍假節轉封甯陵侯泰薨子初嗣又分封泰弟楷範皆為列侯
而牛金官至後將軍仁弟純英雄記曰純字子和年十四而喪父與同產兄仁別居承父業富於財僮僕人客以百數純細紀詳御不
失其理鄉里咸以為能好學尚敬愛學士學士多歸焉由是為遠近所稱年十八為黃門侍郎二十從太祖討襄陽募兵遂常從征戰初以議郎參司空

軍事督虎豹騎從圍南皮袁譚大戰士卒多死太祖欲緩之純曰

今千里蹈敵進不能克退必喪威且懸師深入難以持久彼勝而

驕我敗而懼以懼敵驕必可克也太祖善其言遂急攻之譚敗純

麾下騎斬譚首及北征三郡純部騎獲單于踰頓以前後功封高

陵亭侯邑三百戶從征荊州追劉備於長坂獲其二女輜重收其

散卒進降江陵從還譙建安十五年薨文帝即位追諡曰威侯魏書

曰純所督虎豹騎皆天下驍銳或從百人將備之太祖雖其帥純以選為督無稍其南人心及卒有司白遷代太祖曰純之止何可復得吾獨不中怪罪遂不遷子演嗣官

至領軍將軍正元中進封平樂鄉侯演薨子亮嗣

曹洪字子廉太祖從弟也魏書曰洪伯父鼎為尚書令任以為斷奏長太祖起義兵討董卓

至於陽為卓將徐榮所敗太祖失馬賊追甚急洪下以馬授太祖

太祖辭讓洪曰天下可無洪不可無君遂步從到汴水水深不得

渡洪循水得船與太祖俱濟還奔譙揚州刺史陳溫素與洪善洪

將家兵千餘人就溫募兵得廬江上甲二千人東到丹陽復得數千人與太祖會龍亢太祖征徐州張邈舉兗州叛迎呂布時太僕荒洪將兵在前先據東平范聚糧穀以繼軍太祖討邈布於濮陽布破走遂據東阿轉擊濟陰山陽中牟陽武京密十餘縣皆拔之以前後功拜鷹揚校尉遷揚武中郎將天子都許拜洪諫議大夫別征劉表破表別將於舞陽陰葉堵陽博望有功遷厲鋒將軍封國明亭侯累從征伐拜都護將軍文帝卽位爲衛將軍遷驃騎將軍進封野王侯益邑千戶并前二千一百戶位特進後徙封都陽侯始洪家富而性吝晉文帝少時假求不稱常恨之遂以舍客犯法下獄當死羣臣竝救莫能得下太后謂郭后曰令曹洪今日死

吾明日勅帝廢后矣於是泣涕屢請乃得免官削爵土魏略曰文帝始

右請之曰今誅洪洪必以真爲請也帝曰我自洽之卿何濼也會太后責帝言梁沛之間非

下每歲發調使本縣平督丁時洪令平洪實財與公家時人謂曰我家貧那得如丁讓都文帝在

東宮嘗從洪貸絹百匹洪不稱意及洪犯法自必死既得原宥上書謝曰臣少不道道遇在人

倫長鶴非任遂蒙舍貸性無檢度知足之分而有材狼無厭之質老將倍食突聞朝車迫三千

不在教宥當就辜誅存諸市朝猶蒙天恩骨肉更生臣仰視天日愧自盡神俯仰感慙愧慙

不能雜經以自裁制謹塗頰闕門拜章陳情洪先帝功臣時人多爲歛望明帝卽位拜後將軍

更封樂城侯邑千戶位特進復拜驃騎將軍太和六年薨諡曰恭

侯子馥嗣侯初太祖分洪戶封子震列侯洪族父瑜修慎篤敬官

至衛將軍封列侯

曹休字文烈太祖族子也天下亂宗族各散去鄉里休年十餘歲

喪父獨與一客擔喪假葬攜將老母渡江至吳魏書曰休祖父嘗爲吳郡太守休於太守舍見壁上

祖太祖謂左右曰此吾家千里駒也使與文帝同止見待如子常從征伐使領虎豹騎宿衛劉備遣將吳蘭屯下辯太祖遣曹洪征之以休爲騎都尉參洪軍事太祖謂休曰汝雖參軍其實帥也洪

祖文書像下榻拜涕泣同坐者皆嘉歎焉

聞此令亦委事於休備遣張飛屯固山欲斷軍後衆議狐疑休曰
賊實斷道者當伏兵潛行今乃先張聲勢此其不能也宜及其未
集促擊蘭蘭破則飛自走矣洪從之進兵擊蘭大破之飛果走太
祖拔漢中諸軍還長安拜休中領軍文帝卽王位爲領軍將軍錄
前後功封東陽亭侯夏侯惇薨以休爲鎮南將軍假節都督諸軍
事車駕臨送上乃下輿執手而別孫權遣將屯歷陽休到擊破之
又別遣兵渡江燒賊蕪湖營數千家遷征東將軍領揚州刺史進
封安陽鄉侯魏書曰休嘗使侍中奢裴服使飲酒食肉休受詔而形體雖降
名雖異非帝使遣裴裴校尉薛奕不節其變裴使歸家治喪一宿而
葬記請行在所帝見觀曰帝征孫權以休爲征東大將軍假黃鉞督張遼
等及諸州郡二十餘軍擊權大將呂範等於洞浦破之拜揚州牧
明帝卽位進封長平侯吳將審惠屯皖休擊破之斬惠首吳將韓
綜翟丹等前後率衆詣休降增邑四百并前二千五百戶遷大司

馬都督揚州如故太和二年帝爲一道征吳遣司馬宣王從漢水
下督休諸軍向尋陽賊將僞降休深入戰不利退還宿石亭軍夜
驚士卒亂棄甲兵輜重甚多休上書謝罪帝遣屯騎校尉楊暨慰
喻禮賜益隆休因此癰發背薨諡曰壯侯子肇嗣世語曰肇
字長也肇有當
世才度爲散騎常侍屯騎校尉明帝寢疾方與燕王宇等屬以後
事帝意尋變詔肇以侯歸第正始中薨追贈衛將軍子典嗣初文
帝分休戶三百封肇弟纂爲列侯後爲彥吳將軍薨追贈前將軍

曹真字子丹太祖族子也太祖起兵真父邵募徒衆爲州郡所殺
魏略曰真本姓秦秦尊氏或云其父伯南風與太祖善與太祖夜劫太祖出爲
寇所迫走入秦氏伯南開門受之寇問太祖所在答云我是也遂害之因此太祖思其功故變其
姓 魏書曰邵以忠篤有才智爲太祖所親信初平中太祖與袁紹兵邵募
徒衆從太祖周旋許州刺史袁紹欲害太祖太祖避之而邵獨遇害太祖哀真少孤

收養與諸子同使與文帝共止常獵爲虎所逐顧射虎應射而倒
太祖壯其鷲勇使將虎豹騎討靈丘賊拔之封靈壽亭侯以偏將
軍將兵擊劉備別將於下辯破之拜中堅將軍從至長安領中領
軍是時夏侯淵沒於陽平太祖憂之以真爲征蜀護軍督徐晃等
破劉備別將高詳於陽平太祖自至漢中拔出諸軍使真至武都
迎曹洪等還屯陳倉文帝卽王位以真爲鎮西將軍假節都督雍
涼州諸軍事錄前後功進封東鄉侯張進等反於酒泉真遣費耀
討破之斬進等黃初三年還京都以真爲上軍大將軍都督中外
諸軍事假節鉞與夏侯尚等征孫權擊牛渚屯破之轉拜中軍大
將軍加給事中七年文帝寢疾真與陳羣司馬宣王等受遺詔輔
政明帝卽位進封邵陵侯

臣松之案真文名邵封邵陵侯若非書誤則事不可論

遷大將軍諸葛亮

圍祁山南安天水安定三郡反應亮帝遣真督諸軍軍郤遣張郃

擊亮將馬謖大破之安定民楊修等略吏民徭月支城真進軍圍

之條謂其衆曰大將軍自來吾願早降耳遂自縛出三郡皆平真

以亮懲於祿山後出必從陳倉乃使將軍郝昭王生守陳倉治其

城明年春亮果圍陳倉已有備而不能克增邑并前二千九百戶

四年朝洛陽遷大司馬賜劔履上殿入朝不趨真以蜀連出侵邊

境宜遂伐之數道竝入可大克也帝從其計真當發西討帝親臨

送真以八月發長安從子午道南入司馬宣王泝漢水當會南鄭

諸軍或從斜谷道或從武威人會大霖雨三十餘日或棧道斷絕

詔真還軍真少與宗人曹遵鄉人朱讚竝事太祖遵讚早亡真愍

之乞分所食邑封遵讚子詔曰大司馬有叔向撫孤之仁篤晏平

久要之分君子成人之美聽分真邑賜遵讚子爵關內侯各百戶

真每征行與將士同勞苦軍賞不足輒以家財班賜士卒皆願爲

用真病還洛陽帝自幸其第省疾真薨諡曰元侯子爽嗣帝追思
真功詔曰大司馬蹈履忠節佐命二祖內不恃親戚之寵外不驕
白屋之士可謂能持盈守位勞謙其德者也其悉封真五子義訓
則彥繼皆為列侯初文帝分真邑二百戶封真弟彬為列侯

爽字昭伯少以宗室謹重明帝在東宮甚親愛之及即位為散騎
侍郎累遷城門校尉加散騎常侍轉武衛將軍寵待有殊帝寢疾
乃引爽入卧內拜大將軍假節鉞都督中外諸軍事錄尚書事與
太尉司馬宣王並受遺詔輔少主明帝崩齊王即位加爽侍中改

封武安侯邑萬二千戶賜劔履上殿入朝不趨贊拜不名丁謚畫
策使爽白天子發詔轉宣王為太傅外以名號尊之內欲令尚書
奏事先來由已得制其輕重也

魏書曰爽使弟羲為表曰臣亡父道奉事三朝入
備家宰出為上將先帝以臣肺腑遺緒獎飭攸攸
典兵宗首進無忠恪愼累之行退無羔羊自公之節先帝聖體不豫臣雖奔走侍疾膏藥曾無稍
減胃口之應與太尉慈俱受遺詔且慙且懼靡所底告臣聞康舜序賢以優於為先成湯樂功

以伊呂為首審選博舉優劣得所斯誠輔世長民之大經錄勳報功之令典自古以來未之或闕
今臣虛聞位冠朝首而惟越次中心愧惕敢竭愚情陳寫至實夫天下之達道者三謂德儔也
懿本以高明中正處上司之位名足鎮眾義足率下一也包懷大畧允文允武仍立征伐之勳迴
過歸功二也萬里旋旆親受遺詔親亮皇家內外所向三也加之耆艾紀綱邦國體練朝政論德
則過於吉甫樊仲謀功則踰於方叔召虎凡此數者懿實兼之臣抱空名而處其右天下之人將
謂臣以宗室見私知進而不知退陛下岐嶷克明克類如有以察臣之言臣以為宜以懿為太傅
太司馬上昭陛下進賢之明中顯懿身文武之實下使愚臣免於謫罰於是帝使中書劉放令
孫資請詔曰昔吳漢佐光武有征定四方之功為大司馬名稱于今太尉體履正直功蓋海內先
帝本旨又故推讓進德尚勲乃欲明賢良辯等列順長少也雖日誨之屬宗師臣望念有引領以
處其下何以過哉朕甚喜焉朕惟先帝固知君子樂天知命繼介細疑不足為忌當願用人彭亡
之文故用低侗有意未遂 頌亦先帝敬重大臣恩愛深厚之至也昔成王建保傅之官近漢斯
宗以鄧禹為太傅皆所以優崇備 又必有尊也其以太尉為太傅

爽弟羲為中領軍訓武衛將軍彥散騎常
侍侍講其餘諸弟皆以列侯侍從出入禁闈貴寵莫盛焉南陽何
晏鄧颺李勝沛國丁謐東平畢軌咸有聲名進趣於時明帝以其
浮華皆抑黜之及爽秉政乃復進敘任為腹心颺等欲令爽立威
名於天下勸使伐蜀爽從其言宣王止之不能禁正始五年爽乃
西至長安大發卒六七萬人從駱谷入是時關中及氐羌轉輸不

能供牛馬騾驢多死民夷號泣道路入谷行數百里賊因山為固

兵不得進爽參軍楊偉為爽陳形勢宜急還不然將敗世語曰偉字世

治高室偉諫曰今作宮室斬伐生民患上於極壞城郭颺與偉爭於爽前偉曰颺勝

將敗國家事可斬也爽不悅乃引軍還漢書曰司馬宣王謂夏侯玄曰春

大敗君所知也今與平路勢至險而已先據者進不後戰退見賊絕糧軍必矣將何以任其責玄

懼言於爽引軍退營雖進兵據三領以救爽爽爭喻苦戰偉乃得過所獲牛馬運轉者死失畧盡

亮胡怨歎而關初爽以宣王年德並高恒父事之不敢專行及晏等進

用咸共推爽說爽以權重不宜委之於人乃以晏颺謚為尚書晏

典選舉執司隸校尉勝河南尹諸事希復由宣王宣王遂稱疾避

爽初宣王以爽魏之肺腑每推先之爽以宣王名重亦引身避下當時稱揚王謚畢軌等既進

用數言於爽曰宣王有大志而臣民心不可以推誠委之由是爽恒精防焉驍驍雖存而

諸所與造皆不復由宣王宣王晏等專政其分割洛陽野王典農部桑田數

百頃及壞湯沐地以為產業承勢竊取官物因緣求欲州郡有司

望風莫敢忤旨晏等與廷尉盧毓素有不平因毓吏微過深文致

毓法使主者先收毓印綬然後奏聞其作威如此爽飲食車服擬

於乘輿尚方珍玩充牣其家妻妾盈後庭又私取先帝才人七八

人及將吏師工鼓吹良家子女二十三人皆以為伎樂詐作詔書

發才人五十人送鄴臺使先帝健仔教習為伎擅取太樂樂器

武庫禁兵竹窟室綺疏四周數與晏等會其中縱酒作樂義深以

為大憂數諫止之又著書三篇陳驕淫盈溢之致禍敗辭旨甚切

不敢斥爽託戒諸弟以示爽爽知其為已發也甚不悅義或時以

諫喻不納涕泣而起宣王密為之備九年冬李勝出為荊州刺史

往詣宣王宣王稱疾困篤示以毓形勝不能覺謂之信然魏末傳曰

勝宣王并伺察焉宣王見勝勝自陳無他功勞橫蒙時恩當為本州請謝拜辭不悟加恩得蒙引

見宣王今兩婢侍邊持衣衣落復上指曰言為求飲勝進粥宣王持杯飲粥粥皆流出沾胸勝怒

然為之涕泣謂宣王曰今至上的幼天下恃賴明公然眾情謂明公方善風災發何意得體方爾

宣王徐更竟言才令氣息相屬說年老流疾死在旦夕君當屈并州并州近胡好善為之恐不復

相見如何勝曰當還奈本州并州也宣王仍復陽為昏謬曰君方到并州努力自愛語亂其辭

狀如荒語勝復自當奈荆州并州也宣王乃若微悟者謂勝曰蔡年老意荒忽不解君言也還

為本州刺史盛德烈壯好建功勳今當與君別自領氣力轉微後必不更會因欲自力設博主人
生死共別令師昭兄弟結君為友不可相舍去則懿區區之心因流涕哽咽勝亦長嘆答曰輒當
承教須待勅命勝辭出與爽等相見說太傅語言錯誤口不講不指南為北又云吾當作并州吾
各言當還為荆州非并州也徐與語有識人時乃知當還為荆州耳又欲設主人祖送不可舍
夫宜須待之更向爽等垂淚云
太傅忠不可復濟令人常然十年正月車駕朝高平陵爽兄弟皆從
世語曰爽兄弟
先是數俱出游恒範謂曰總萬機典禁兵不宜並出若有閉城宣王部勒兵馬先據武
門誰復內入者爽曰誰敢爾亦由此不復並行至是乃盡出也

庫遂出屯洛水浮橋奏爽曰臣昔從遼東還先帝詔陛下秦王及

臣升御林把臣臂深以後事為念臣言二祖亦屬臣以後事為念

此自陛下所見無所憂苦萬一有不如意臣當以死奉明詔黃門

令董箕等才人侍疾者皆所聞知今大將軍爽背棄顧命敗亂國

典內則僭擬外專威權破壞諸管盡據禁兵羣宮要職皆置所親

殿中宿衛歷世舊人皆復斥出欲置新人以樹私計根據繁牙縱

恣日甚外既如此又以黃門張當為都監專共交關看察至尊候

伺神器離間二宮傷害骨肉天下汹汹人懷危懼陛下但為寄坐

豈得久安此非先帝詔陛下及臣升御林之本意也臣雖朽邁敢

忘往言昔趙高極意秦氏以滅呂霍早斷漢祚永世此乃陛下之

大鑒臣受命之時也太尉臣濟尚書令臣孚等皆以爽為有無君

之心兄弟不宜典兵宿衛奏永寧宮皇太后令勅臣如奏施行臣

輒勅主者及黃門令罷爽義訓吏兵以侯就第不得逗留以稽車

駕敢有稽留便以軍法從事臣輒力疾將兵屯洛水浮橋伺察非

常世語曰初宣王勅兵從關下趣武庫當爽門人逼軍使爽妻劉佈出至廳事謂帳下守督曰

公在外今兵起如何督曰夫人勿憂乃上門樓引弩注箭欲發將孫謙在後牽止之曰天下

事未可知如此者爽得宣王奏事不通追窘不知所為于寶晉記曰爽留車駕

三宣王遂得過去應太后召矯詔開平昌門拔取劔戟略將門候南奔爽宣王知曰

廢也田兵數千人以為衛魏末傳曰宣王語弟孚陛下在外不可露宿便送帳幔太官食具請行在所太司農沛國桓範聞兵起不

應太后召矯詔開平昌門拔取劔戟略將門候南奔爽宣王知曰

範畫策爽必不能用範計範說爽使車駕幸許昌招外兵爽兄弟
猶豫未決範重謂羲曰當今日卿門戶求貧賤復可得乎且匹夫

持質一人尚欲望活今卿與天子相隨令於天下誰敢不應者義猶不能納侍中許允尚書陳泰說爽使早自歸罪爽於是遣允泰

諸宣王歸罪請死乃通宜王奏事千寶晉書曰桓範出赴爽宜王謂將濟曰智囊往矣濟曰範則智矣驚馬懸杖豆爽必不能用

也世語曰宣王使許允陳泰解語爽將濟亦與書達宣王之旨又使爽所信殿中校尉尹大目謂爽唯免宜而已以洛水為誓爽信之罷兵魏氏春秋曰爽既罷兵曰我不失作富家翁範哭

曰曹子丹佳人生汝兄弟猶遂免爽兄弟以侯還第魏末傳曰爽兄弟歸家勃洛陽縣發民八百人使尉邵剛爽第四角

耳何圖今日生汝等族滅矣遂免爽兄弟以侯還第魏末傳曰爽兄弟歸家勃洛陽縣發民八百人使尉邵剛爽第四角

角作高樓令人在上望視爽兄弟舉動爽計窮愁悶持彈到後園中樓上人使唱言汝天將軍東南行爽還聽事上德兄弟其議未知宣王意深淺作書與宣王曰賊子爽哀惶恐怖無狀招禍分

受屠滅則遣家人迎糧于今未及數日之價當煩見餉以繼日夕宜王得書大驚即答書曰何不

知乏糧甚懷歎惜令致米一百斛并肉脯鹽豉大豆蒜送爽兄弟不違變數即便喜歡自謂不死

初張當私以所擇才人張何等與爽疑其有姦收當治罪當陳爽

與晏等陰謀反逆竝先習兵須三月中欲發於是收晏等下獄會

公卿朝臣廷議以為春秋之義君親無將將而必誅爽以支屬世

蒙殊寵親受先帝握手遺詔託以天下而包藏禍心蔑棄顧命乃

與晏颺及當等圖謀神器範黨同罪人皆為大逆不道於是收爽

義訓晏颺謚軌勝範當等皆伏誅夷二族魏各曰鄭曉字玄茂鄭而後也少

除洛陽令坐事免拜中郎又入兼中書郎初颺與李勝等為浮誑友及在中書時為尚書郎

遂不復用正始初乃出為潁川太守轉大將軍長史遷侍中尚書颺為人奸貨前在內職許載文

授以顯官又以父妾與颺故京師為之語曰以官易富鄧玄茂每所薦達多如此比故何委道舉

不得人頗由颺之不公忠遂同其罪益由交友非其才魏畧曰丁謚字彥靖父曼字文侯初曼

隨太祖太祖以妻鄉里特饒愛之曼性好貨數請求犯法輒得原宥為典軍校尉總攝內外所

陳說多見從之建安末從太祖征吳曼隨行自以家牛慮困乃私易官牛為人所白被收送獄奪

官其後太祖問曼曰文侯印綬所在曼亦知見戲對曰以易餅耳太祖笑顧謂左右曰東曹毛操

數曰此家欲令我重治我非不知此人不清良有以也我之有非譬如人家有盜狗而善捕鼠盜

雖有小損而完我囊貯遂復妻官聽用如初後數歲病亡謚少不肖交游但博觀書傳為人沈毅

頗有才略大和中常往鄴借人空屋居其中而諸王亦欲借之不知謚已得直開門入謚望見王

父脚卧而不起而呼其奴客曰此何等人促呵使去王怒其無禮還具上言明帝收謚繫鄴獄以

其功臣子原出後帝問其有父風召拜度支郎中曹爽宿與相親時爽為武衛將軍數為帝說其

可大用會帝崩爽輔政乃拔謚為散騎常侍遂轉尚書謚為人外似疎略而內多忌其在臺閣數

有所彈駁臺中忠之事不得行又其意輕貴多所忽略雖與何晏鄧颺等同位而皆少之唯以勢

屈於爽爽亦敬之言無不從故于時謚書謂臺中有三狗二狗岸柴不可當一狗懸懸作疽囊三

狗謂何鄧丁也默者爽小字也其意言三狗皆欲噬人而謚允甚也奏使郭太后后居別宮及遣

樂安王使北詣鄴又遣文欽令還淮南皆謚之計司馬宣王由是特深恨之畢軌字昭先父字子

禮建安中為典農校尉軌以才能少有名聲明帝在東宮時軌在文學中黃初末出為長史明帝

即位入為黃門郎于尚公王居處殿富遷并州刺史其在并州名為驕豪時維揚數為暴害史民

軌輒出軍擊鮮卑軻比能失利中護軍蔣濟妻曰畢軌前失既往不咎但恐是後難可以再凡人

材有長短不可強成軌文雅智意自為美器令失并州置他州若人居顯職不毀其德於國事

實善此安危之要唯聖恩察之至正始中入為中護軍轉侍中尚書遷司隸校尉素與曹爽善每

言於爽多見從之 李勝字公昭父休字子期有智略張魯前為鎮北將軍休為司馬家向時
漢中有甘露降于朗見張魯補兵數萬人有四塞之固遂建言亦氣衰黃家當興欲魯擊魯
不聽魯魯破太祖以其勸魯內附賜爵關內侯署散官騎從詣鄠至黃初中行歷上黨鉅鹿二郡
太守後以年老還拜議郎勝少游京師雅有才智與曹爽善明帝禁浮華而人自勝堂有四應八
達各有王名用是被收以其所連引者多故得原禁錮數歲帝崩曹爽輔政勝為洛陽令夏吳去
為征西將軍以勝為長史玄亦宿與勝厚駱谷之役議從勝出由是司馬宣王不悅於勝界遠榮
陽太守河內尹勝前後所宰守未嘗不稱職為尹歲餘屬事所屬蘇壞令人更治之小村一枚激
墜止拋受符吏石虎頭斷之後旬日遷為荊州刺史未及之官而收也 祖龍字元則世為冠族
建安末入丞相府延康中為羽林左監以有文學與王象等典集皇覽月帝時為中領軍尚書遷
征虜將軍東中郎將使持節都督青徐諸軍事治下邳與徐州刺史劉放 引節欲斬岐為岐
所奏不直坐免還復為兗州刺史快然不得意 備富轉為冀州牧是時冀州統屬朔北而鎮北
將軍呂昭才實任進本任從後 曹爽仲長曰我寧作諸卿向二公長距凡不能為呂子展屈
也其妻曰君前在東坐欲置斬徐州刺史人為君難為作下 復羞為呂屈是復難為作上也
範念其言驕實乃以刀環撞其腹妻時懷孕遂墮胎死範亦竟解 疾不赴冀州正始中拜大司農
範前在臺閣號為曉事及為司農又以清省稱範嘗抄撮漢書中諸雜事自以意斟酌之名曰世
要論蔣濟為太尉嘗與範會社下舉卿列坐有數人範懷其所惡欲以示濟謂濟當虛心觀之範
出其書以示左右左右傳之示濟濟不肯觀範心恨之因論也 乃發怒謂濟曰我祖薄德公輩
何似邪濟性強強殺亦知範剛毅視而不應各罷範於沛部任次 在曹爽漢于時曹爽輔政以範
鄉里老宿於九卿中特敬之然不甚親也及宣王起兵開城門以範為曉事乃指召之欲使領中
領軍範欲應召而其子諫之以為車駕在外不如南出範疑有誦兒又促之範欲去而司農丞史
皆止範範不從乃突出至平昌城門城門已閉門候司善故範舉吏也範呼之舉手中版以示之
範曰有詔召我卿促開門善欲未見詔書範呵之言卿非我故使邪何以敢爾乃開之範出城顧
謂善曰大傅圖逆卿從我去若徒行不能及遂避側範南見爽勸爽兄弟以天子詔許昌啟四方
以自輔爽疑義又無言範自謂義曰善昭然卿用讀書何為邪於今日卿等門戶倒矣其不

又謂義曰卿別營近 關南洛陽典農治在城外呼召如意今許昌不過中宿許昌別館是相
被假所憂當在穀食而大司農印章在我身義兄弟默然不從中夜至五鼓爽乃投刀於地謂諸
從駕羣臣曰我度太傅意亦不過欲令我兄弟向已也我何有以不合於遠近耳遂進謂帝曰陛
下作詔免臣官報皇太后令範知爽首免而已必坐唱義也範乃曰老子今遂坐卿兄弟矣爽
等既免帝還宮遂令並隨從到洛水浮橋北望見宣王下車叩頭而無言宣王呼範曰桓大夫
何為爾邪車駕入宮有詔範還復位範詣闕拜章謝待報會司善詣鴻臚自首具說範前出所
道宣王乃忿然曰誣人以反於法向應主者曰科律反受其罪之收範於闕下時人持範甚急範
謂部官曰徐之我亦義士耳遂送廷尉 世語曰初爽夢二虎銜雷公雷公若二升碗於著庭中
爽惡之以問占者靈嘉丞馬訓曰憂兵訓退告其妻曰爽將以兵亡不出旬日 漢晉春秋曰安
定皇甫謐以九年冬夢至洛陽自朝出見車騎甚眾以物呈廟云然大將軍曹爽寤而以告其邑
人邑人曰君欲作曹人之夢乎朝無公孫強如何且爽兄弟與重兵又權尚書事誰敢謀之謐曰
爽無叔振鐸之請荷失大機則離矣何恃於強昔漢之問顯倚母后之尊權國威命可謂至重矣
闕人十九人一旦尸之況爽兄弟乎 世語曰初爽出司馬魯芝留在府聞有事將營騎所津門
出起爽爽誅謂為御史中丞及爽解印綬將出至薄陽綜止之曰公挾主握權捨此以至東市乎
爽不從有司奏結導爽反宣王曰各為其主也宥之以為尚書郎芝字世英扶風人也以後仕進
至特進光祿大夫綜字初伯後為安東將軍司馬文士長史 世於之案夏侯湛為芝銘及于寶
晉紀云爽既誅宣王 即覆芝為并州 嘉平中紹功臣世封真族孫熙為新昌
刺史以綜為安東參軍 世語不同 嘉平中紹功臣世封真族孫熙為新昌
亭侯邑三百戶 以奉真後 千寶晉記曰蔣濟以曹真之勳方不宜絕祀故 晏何進
孫也母尹氏為太祖夫人晏長於宮省又尚公主少以才秀知名
好老莊言作道德論及諸文賦著述凡數十篇 晏字平叔魏略曰太祖為

其時幸宜祿兒何蘇亦隨母在公家並見詳如公子蘇即朗也蘇性謹慎而晏無所顧憚服飾擬於太子故文帝特憎之母不呼其姓字常謂之爲假子晏尚王又好色故黃初時無所事任及明帝立頗爲冗官至正始初曲合於曹爽亦以才能故爽用爲散騎侍郎遷侍中尚書晏前以尚王得賜爵爲列侯又其母在內晏性自喜動靜粉白不去手行步顧影晏爲尚書主選舉其宿與之有舊者多被拔擢魏末傳曰晏婦金鄉公主即晏同母妹公主賢謂其母沛王太妃曰晏爲惡日其將何保身母笑曰汝得無妒晏邪俄而晏死有一男年五六歲宣王遣人錄之晏母歸藏其子王宮中向使者博類乞白活之使者具以白宣王宣王亦聞晏婦有先見之言心常嘉之且爲沛王故特原不殺魏氏春秋曰初夏侯玄何晏等名盛於時司馬景王亦預焉晏嘗曰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夏侯泰初是也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司馬子元是也惟神也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吾聞其語未見其人蓋試以神况諸已也初宣王使晏典治爽等獄晏治黨與黃以獲宥宣王曰凡有八族晏疏下節等七姓宣王曰未也晏窮急乃曰豈謂晏乎宣王曰是也乃收晏臣松之案魏末傳云晏取其同母妹爲妻此縉紳所不忍言雖楚王之妻嫂不是其也已設令此言出於舊史猶將莫之或信况底下之書乎案諸王公傳沛王出自杜夫人所生晏母姓尹公王苦與沛王同生焉得言與晏同母皇甫謐烈女傳曰爽從弟文叔妻譙郡夏侯文寧之女名令女文叔早死服闋自以年少無子思家必嫁已乃斷髮以爲信其後家果欲嫁之令女聞卽復以刀截兩耳居止常依爽及爽被誅曹氏盡死令女叔父上書與曹氏絕婚強迎令女歸時文寧爲察相憐其少執義又曹氏無遺願其意沮適徵使人諷之令女歎且泣曰吾亦惟之許之是也家以爲信防之少解令女於是竊入寢室以刀斷鼻蒙被而附其母呼與語不應發破視之血流滿牀舉家驚惶怪之視之莫不酸鼻或謂之曰人生世間如輕塵棲弱草耳何至辛苦迺爾日大寒夷戚已盡守此欲誰爲哉令女曰聞仁者不以盛衰改節義者不以存亡易心曹氏前盛之時尚欲保終况今衰亡何忍棄之禽獸之行吾豈爲乎司馬宣王聞而嘉之聽便乞子字爲曹氏後名顯於世

夏侯尚字伯仁淵從子也文帝與之親友魏書曰尚有詩畫智略文帝與之親爲布衣之交太祖

定冀州尚爲軍司馬將騎從征伐後爲五官將文學魏國初建遷

黃門侍郎代郡胡叛遣鄴陵侯彰征討之以尚參彰軍事定代地

還太祖崩於汲陽尚持節奉梓宮還鄴并錄前功封平陵亭侯拜

散騎常侍遷中領軍文帝踐阼更封平陵鄉侯遷征南將軍領荆

州刺史假節都督南方諸軍事尚奏劉備別軍在上庸山道險難

彼不我虞若以奇兵潛行出其不意則獨克之勢也遂勒諸軍擊

破上庸平三郡九縣遷征南大將軍孫權雖稱藩尚益修改討之

備權後果有詐心黃初三年車駕幸宛使尚率諸軍與曹真共圍

江陵權將諸葛瑾與尚軍對江瑾渡入江中渚而分水軍於江中

尚夜多持油船將步騎萬餘人於下流潛渡攻瑾諸軍夾江燒其舟船水陸竝攻破之城未拔會大疫詔勅尚引諸軍還益封六百戶并前千九百戶假鉞進爲牧荊州殘荒外接蠻夷而與吳阻漢

水為境舊民多居江南尚自上庸通道西行七百餘里山民蠻夷

多服從者五六年間降附數千家五年徙封昌陵鄉侯尚有愛妾

嬖幸寵奪適室適室曹氏女也故文帝遣人絞殺之尚悲感發病

恍惚既葬埋妾不勝思見復出視之文帝聞而恚之曰杜襲之輕

薄尚良有以也然以舊臣恩寵不衰六年尚疾篤還京都帝數臨

幸執手涕泣尚薨諡曰悼侯魏書載詔曰尚自少侍從盡誠竭節雖云異姓其體

不幸早殞命也奈何嗚呼子玄嗣又分尚戶二百賜尚弟子奉爵關內侯

玄字太初少知名弱冠為散騎黃門侍郎嘗進見與皇后弟毛曾

竝坐玄恥之不悅形之於色明帝恨之左遷為羽林監正始初曹

爽輔政玄爽之姑子也累遷散騎常侍中護軍世語曰玄世名知人為中

無非俊傑多牧州郡立太傅司馬宣王問以時事玄議以為夫官才用

入國之柄也故銓衡專於臺閣上之分也孝行存乎閭巷優劣任

之鄉人下之敘也夫欲清教審選在明其分敘不使相涉而已何

者上過其分則恐所由之不本而干勢馳騫之路開下踰其敘則

恐天爵之外通而機權之門多矣夫天爵下通是庶人議柄也機

權多門是紛亂之原也自州郡中正品度官才之來有年載矣緬

緬紛紛未聞整齊豈非分敘參錯各失其要之所由哉若令中正

但考行倫輩倫輩當行均斯可觀矣何者夫孝行著於家門豈不

忠恪於在官乎仁恕稱於九族豈不達於為政乎義斷行於鄉黨

豈不堪於事任乎三者之類取於中正雖不處其官名斯任官可

知矣行有大小比有高下則所任之流亦煥然明別矣奚必使中

正干銓衡之機於下而執機柄者有所委仗於上上下下交侵以生

紛錯哉且臺閣臨下考功校否眾職之屬各有官長旦夕相考莫

究於此閭閻之議以意裁處而使匠宰失位眾人驅駭欲風俗清

靜其可得乎天臺縣遠衆所絕意所得至者更在側近就不修飾以要所求所求有路則修已家門者已不如自達於鄉黨矣自達鄉黨者已不如自求之於州邦矣苟開之有路而患其飾真離本雖復嚴責中正督以刑罰猶無益也豈若使各帥其分官長則各以其屬能否獻之臺閣臺閣則據官長能否之第參以鄉閭德行其次擬其倫比勿使偏頗中正則唯考其行迹別其高下審定輩類勿使升降臺閣總之如其所簡或有參錯則其責負自在有司官長所第中正輩擬比隨次率而用之如其不稱責負在外然則內外相參得失有所互相形檢孰能相飾斯則人心定而事理得庶可以靜風俗而審官才矣又以爲古之建官所以濟育羣生統理民物也故爲之君長以司牧之司牧之主欲一而專一則官任定而上下安專則職業修而事不煩夫事簡業修上下相安而不

治者未之有也先王建黃國雖其詳未可得而究然分疆畫界各守土境則非重累羈絆之體也下考殷周五等之敘徒有小大貴賤之差亦無君官臣民而有二統互相牽制者也夫官統不一則職業不修職業不修則事何得而簡事之不簡則民何得而靜民之不靜則邪惡竝興而姦僞滋長矣先王達其如此故專其職司而一其統業始自秦世不師聖道私以御職姦以待下懼宰官之不修立監牧以董之畏督監之容曲設司察以糾之宰牧相累監察相司人懷異心上下殊務漢承其緒莫能匡改魏室之隆日不暇及五等之典雖難卒復可羸立儀準以一治制今之長吏皆君吏民橫重以郡守累以刺史若郡所攝唯在大較則與州同無爲再重宜省郡守但任刺史刺史職存則監察不廢郡吏萬數還親農業以省煩費豐財殖穀一也大縣之才皆堪郡守是非之訟每

生意異順從則安直已則爭夫和羹之美在於合異上下之益在能相濟順從乃安此琴瑟一聲也蕩而除之則官省事簡二也又幹郡之吏職監諸縣管護黨親鄉邑舊故如有不副而因公掣頓民之困弊咎生於此若皆并合則亂原自塞三也今承衰弊民人彫落賢才鮮少任事者寡郡縣良吏往往非一郡受縣成其劇在下而吏之上選郡當先足此爲親民之吏專得底下吏者民命而常頑鄙今如并之吏多選清良者造職大化宣流民物獲寧四也制使萬戶之縣名之郡守五千以上名之都尉千戶以下令長如故自長以上考課選用轉以能升所牧亦增此進才効功之敘也若經制一定則官才有次治功齊明五也若省郡守縣皆徑達事不擁隔官無留滯三代之風雖未可必簡一之化庶幾可致便民省費在於此矣又以爲文質之更用循四時之迭興也王者體天

理物必因弊而濟通之時彌質則文之以禮時泰侈則救之以質今承百王之末秦漢餘流世俗彌文宜大改之以易民望今科制自公列侯以下位從大將軍以上皆得服綾錦羅綺純素金銀飾鏤之物自是以下雜綵之服通于賤人雖上下等級各示有差然朝臣之制已得侔至尊矣玄黃之采已得通於下矣欲使市不鬻華麗之色商不通難得之貨工不作雕刻之物不可得也是故宜大理其本準度古法文質之宜取其中則以爲禮度車輿服章皆從質樸禁除末俗華麗之事使幹朝之家有位之室不復有錦綺之飾無兼采之服纖巧之物自上以下至于樸素之差示有等級而已勿使過一二之覺若夫功德之賜上恩所特加皆表之有司然後服用之夫上之化下猶風之靡草樸素之教興於本朝則彌侈之心自消於下矣宣王報書曰審官擇人除重官改服制皆大

善禮鄉閭本行朝廷考事大指如所示而中間一相承習卒不能
改秦時無刺史但有郡守長吏漢家雖有刺史奉六條而已故刺
史稱傳車其吏言從事居無常治吏不成臣其後轉更爲官司耳
昔賈誼亦患服制漢文雖身服弋綈猶不能使上下如意恐此三
事當待賢能然後了耳玄又書曰漢文雖身衣弋綈而不革正法
度內外有僭儼之服寵臣受無限之賜由是觀之似指立在身之
名非篤齊治制之意也今公侯命世作宰追蹤上古將隆至治抑
末正本若制定於上則化行於衆矣夫當宜改之時留殷勤之心
令發之日下之應也猶響尋聲耳猶垂謙謙曰待賢能此伊周不
正殷姬之典也竊未喻焉頃之爲征西將軍假節都督雍涼州諸
軍事魏略曰玄既遷司馬景王代爲護軍總統諸將任王武官選舉前後當此官者不能
止賈賂故將濟爲護軍時有謠言欲求才門當得千四百人皆五百匹官王與濟告問以
問濟濟無以解之因戲曰洛中市買一錢不足則不行遂相對歎
笑玄代濟故不能止絕人事及景王之代玄整頓法令人莫能犯者與曹爽共興駱谷之

役時人譏之爽誅徵玄爲大鴻臚數年徙太常玄以爽抑紬內不
得意中書令李豐雖宿爲大將軍司馬景王所親待然私心在玄
遂結皇后父光祿大夫張緝謀欲以玄輔政豐旣內握權柄子尚
公主又與緝俱馮翊人故緝信之豐陰令弟兗州刺史翼求入朝
欲使將兵入并力起會翼求朝不聽嘉平六年二月當拜貴人豐
等欲因御臨軒諸門有陛兵誅大將軍以玄代之以緝爲驃騎將
軍豐密語黃門監蘇鑠永寧署令樂敦允從僕射劉賢等曰卿諸
人居內多有不法大將軍嚴毅累以爲言張當可以爲誠鑠等皆

許以從命

魏書曰玄素貴以爽故廢黜居常快快不得意中書令李豐與玄及后父光祿大

夫張緝陰謀爲亂緝與豐同郡傾心人也以東光太守召爲后家亦不得意故皆
同謀初豐自以身處機密息緝又以列侯給事中尚齊長公主有內外之重心不自安密謂緝曰
玄旣爲海內重人加以當天任年時方壯而示見廢又親曹爽外弟於大將軍有嫌吾得玄書深
以爲憂緝有才用棄兵馬大郡還坐家各不得志欲使汝以密計告之緝嘗病劇時豐遣緝省
病緝屏人語緝曰能尚公主父子在機近大將軍乘車涕惡不見明信太常亦懷深憂君及雖有
后父之尊安危未可知若與緝家同慮者也緝父欲與君侯謀之緝然良久曰同舟之難吾焉
所逃此大事不捷即禍及宗族緝於是往報豐密語黃門監蘇鑠等蘇鑠等答豐唯君侯計豐言

曰今拜貴人諸營兵皆屯門陛下臨軒因此便其迫脅將擊察人兵就誅大將軍卿等當共審曰此意雖等曰陛下不從人奈何豐等曰事有權宜臨時若不信聽便當助將去耳卿得不從等許諾豐曰此族滅事卿等滅之事成卿等皆當封侯常侍也豐復密以告玄緝緝遣子逸與豐相結同謀起事世語曰豐遣子緝以謀報玄玄曰宜詳之耳而不以告也

軍微聞其謀請豐相見豐不知而往即殺之世語曰大將軍聞豐謀舍人主

勢迫必來若不來素一人足以制之若知謀泄以架挾輪長戟自衛徑入雲龍門挾天子登陵雲臺臺上有三千人仗鳴鼓會聚如此業所不及也大將軍乃遣業以申迎之豐見劫迫隨業而至

魏氏春秋曰大將軍責豐知禍及遂正色曰卿父子懷姙將傾吐稷惜吾力劣不能相禽滅耳大將軍怒執勇士以刀環擊腰殺之魏畧曰豐字安國故衛尉李義子也黃初中以父任召隨重始為白衣時年十七八在郡下名為清白識別人物海內翕然莫不注意後隨軍在許昌聲稱曰嗟其文不顯其然遂公關門勅使斷客初明帝在東宮豐在文學中及即位尊位得吳降人問

江東聞中國名士為誰降人云關羽李玄國者是時豐為黃門郎明帝問左右安國所在左右以豐對帝曰豐名乃破於吳越邪後轉騎都尉給事中帝崩後為永靈太僕以名滿其實能明少也

正始中豐侍中尚書僕射豐在臺者常多託疾時泰制疾滿百日當解祿豐疾未滿數十日輒暫起已復卧如是數歲初豐子緝以選尚公王豐離外辭之內不甚憚也豐弟眾及偉仕數歲間並歷郡守豐常於人中顯誠二弟言當用榮位為及司馬官王又病僻為二千石荒於酒亂斬平扶

厚一郡而豐不召眾人以為恃寵曹爽專政豐依違二公間無有適莫故干時有謗書曰曹爽之勢如湯太傅父子冷如漿李豐兄弟如游光其意以為豐雖外不清淨而內圖事有似於游光也及宣王奏誅爽任車關下與豐相問豐怖遽氣索足委地不能起至嘉平四年宣王終後中書

令缺大將軍諮問朝臣誰可補者或指問豐豐雖知此非顯選而自以連婚國家思附至尋曰伏不辦遂奏用之豐為中書二歲帝比每獨召與語不知所說景王知其議已請豐豐不以實言乃殺之其事祕豐前後仕歷二朝不以家計為意仰體廩而已帝雖尚公主豐常約勅不冉有所侵取時得賜錢帛輒以外施親族及得賜宮人多與子弟而豐皆以與諸外甥及死後有籍其家

家無餘積魏氏春秋曰夜送豐尸付廷尉廷尉鍾毓不受曰非法官所治也以其狀告目物之乃受帝怒將問豐死意太后懼呼帝入乃止遣使收翼世語曰翼後妻故論嘗侍荀爽傳謂翼

曰中書事發可及書未至赴吳何為坐取死亡左右可共同赴水火者誰翼思未答妻曰君在大州不知可與同死生者去亦不免翼曰二兒小吾不去今但從坐身死二兒必免果如翼言翼子

斌楊駿外甥也晉惠初帝為河南尹與駿俱死見晉書

事下有司收玄緝鑠敦賢等送廷尉世語曰玄

有下辭廷尉鍾毓自臨治玄玄正色責毓曰吾當何辭卿為令史責人也卿便為吾作賊以其名士節高不可屈而獄當竟夜為作辭令與事相附毓涕以示玄玄視領之而已毓弟會年少於玄玄不與交是日於毓坐押玄玄不受孫盛雜語曰玄在

因問會因欲押而友玄玄正色曰鍾君何相逼如此也廷尉鍾毓奏豐等謀迫脅

至尊擅誅冢宰大逆無道請論如法於是會公卿朝臣廷尉議咸

以為豐等各受殊寵典綜機密緝承外戚椒房之尊玄備世臣竝

居列位而包藏禍心構圖凶逆交關闞豎授以姦計畏憚天威不

敢顯謀乃欲要君脅上肆其詐虐謀誅良輔擅相建立將以傾覆

京室顛危社稷毓所正皆如科律報毓施行詔書齊長公王先帝

遺愛原其三子死命於是豐玄緝敦賢等皆夷三族魏書曰豐子緝以

尚王賜死獄中

其餘親屬徙樂浪郡玄格量弘濟臨斬東市顏色不變舉動自若

時年四十六

魏略曰玄自從西還不交人事不畜華妍 魏氏春秋曰初夏侯將奔歸呼玄欲與之俱玄曰吾豈苟存自客於寇虜乎遂還京師太傅華許允謂玄

曰吾復憂矣玄歎曰上宗卿何不見事乎此人猶能以通家年少遇我于元子上不吾容也玄嘗著樂毅張良及本無肉刑論辭旨通遠咸傳於世玄之執也備將軍司馬文王流涕請之大將軍曰卿忘會趙司空葬乎先是司空趙儼薨大將軍兄弟會葬賓客以百數玄時後至眾賓客咸越席而迎大將軍由是惡之 臣松之案曹爽以正始五年伐蜀時玄已為關中都督至十年喪誅滅後方還洛耳案少帝紀司空趙儼以六年亡玄則無由得會儼葬若云玄入朝紀傳又無其事期近妄不實 正元中紹功臣世封尚從孫

本為昌陵亭侯邑三百戶以奉尚後初中領軍高陽許允與豐玄

親善先是有詐作尺一詔書以玄為大將軍允為太尉其錄尚書

事有何人天未明乘馬以詔版付允門吏曰有詔因便馳走允即

投書燒之不以開呈司馬景王後豐等事覺徙允為鎮北將軍假

節督河北諸軍事未發以放散官物收付廷尉徙樂浪道死

魏略曰允字士

宗世冠族父據仕歷典農務尉守允少與同郡崔贊俱發名於冀州召入軍明帝時為尚書選曹郎與陳國袁侃對同坐職事皆收送獄詔旨嚴切當有死者正直者為重允謂侃曰卿功臣之子法應入議不受死也侃知其指乃為受重允刑竟復更山為郡守稍遷為侍中尚書中領軍允聞李豐等被收欲往見大將軍已出門回遑不定中道還取袴襦等已收訖大將軍問允前虛怪之曰我自收豐等不知士大夫何為忿忿乎是時朝臣慮者多耳而眾人咸以為意任允也會鎮北將軍劉靜卒朝廷以允代靜已受節傳出止外命大將軍與允書曰鎮北雖少事而都典一方

念足下震華其建朱節歷本州此所謂者謂書行也允心甚悅與中相聞欲易其鼓吹蓋其

兄子素頗聞眾人說允前見嫌意戒允但當趣耳用是為邪允曰卿谷上不解我以榮國耳故求

之帝以允當出乃詔會羣臣羣臣皆集帝特引允以自近允前為侍中頗當與帝別涕泣獻會

訖罷出詔促允去去會有司奏允前擅以厨錢殺乞諸俳及其官屬故遂收送廷尉考問意收減

死徙邊允以嘉平六年秋徙妻子不得自隨行道未到以其年冬死 魏氏春秋曰允為吏部郎

選郡守明帝疑其所用非次召入將加罪允妻阮氏跪出謂曰明主可以理奪難以情求允領之

而入帝怒詰之允對曰某郡太守雖限滿文書先至年限在後口限在前帝前取事視之乃釋遣

出望其衣敗曰清吏也賜之允之出為鎮北也喜謂其妻曰吾知免矣妻曰禍見於此何免之有

允善相印將拜以印不善使更刻之如此者三允曰印雖始成而已破辱問送印者果懷之而墜

於廁相印書曰相印法本出陳長文長文以語章仲將印工楊利從仲將受法以語許士宗利以

法術占吉凶十可中八九仲將問長文從誰得法長文曰本出漢世有相印相勿經又有鷹經止

經馬經印工宗亦以法語授申伯是故有一十二家相法傳於世允妻阮氏賢明而醜允始見傅

然交禮畢無復入意妻道卿視之云有客姓相妻曰是必恒疏將勸使入也既而範果勸之允人

須史便起妻促裙留之允顧謂婦曰婦有四德卿有其幾婦曰新婦所乏唯客士有百行君有其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母謂經曰汝田家子今仕至二千石物太過不祥可以止矣經不

能從歷二州刺史司隸校尉終以致敗世語曰經字彥偉初為江夏太守大將軍曹爽附錄二千匹今交市於吳經不

發書集官歸母問歸狀經以實對母以經典兵馬而擅去對送吏杖經五十爽聞不復罪經為司隸校尉辟河內向雄為都官從事手業之出不申經竟以及難經刑於東市維哭之感動一市刑

及經母雍州故吏皇而晏以家財收葬焉漢晉春秋曰經被收辭母顏色不變笑而應曰人誰不死往所以不止汝者恐不得其所也以此并命何恨之有哉晉武帝太始元年詔曰故尚

書王經雖身陷法辟然守志可嘉門戶埋沒意常感之其賜經孫郎中允友人同郡崔贊亦嘗以處世太盛戒

允云荀綽黃州記曰贊字洪字良伯清恪有匪躬之志為晉吏部尚書大司農

評曰夏侯曹氏世為婚姻故惇淵仁洪休尚真等竝以親舊肺腑

貴重於時左右勲業咸有劾勞爽德薄位尊沈溺盈溢此固大易

所著道家所忌也玄以規格局度世稱其名然與曹爽中外繾綣

榮位如斯曾未聞匡弼其非援致良才舉茲以論焉能免之乎

魏書九

魏書九

三國志九

魏書十

三國志十

荀彧荀攸賈詡傳第十

荀彧字文若潁川潁陰人也祖父淑字季和朗陵令當漢順相之

間知名當世有子八人號曰八龍彧父緄濟南相叔父爽司空續漢

書曰淑字季和潁川潁陰人也祖父淑字季和朗陵令當漢順相之

相卒官八子倫淑弟淑洗爽肅爽弟爽字德明幼好學年十二通春秋論語賦思經典不應徵命

視手三日策拜司空爽起自布衣九十五日而至三公淑舊居西豪里縣令范康曰昔高陽氏有

子八人入署其里為高陽里靖字叔慈亦有至德名幾亞爽隱居終身皇甫謐逸士傳成問許

皆不也慈則外朗叔慈內潤彧年少時南陽何顒異之曰王佐才也典畧曰

唐勳欲以女妻汝南何公明公明不娶轉以與彧父緄慕衡為彧娶之彧為論者所譏臣松

之家漢記云唐勳以和帝延熹七年死計彧十時年始二歲則彧婚之日衛之沒久矣慕衡之言

為不熟也臣松之又以為緄八前之一必非苟得者也將有通而然何云慕衡言昔鄭忽以違齊

致讖備生以世霍見美致讖在於外據見美嘉其德遠矣無交至之書故得各全其志耳至于關

暨用事凶濁屏氣左惶唐衛殺生在口故于時諺云左迴天吾獨坐言威權莫二也順之則六親

以安作之運則六親立至斯讖以存易亡蒙恥期全之日昔蔣詡姻于王氏無損清高之操緄之此

傷乎永漢元年舉孝廉拜守宮令董卓之亂求出補吏除亢父令

遂棄官歸謂父老曰潁川四戰之地也天下有變常爲兵衝宜亟去之無久留鄉人多懷土猶豫會冀州牧同郡韓馥遣騎迎之莫有隨者或獨將宗族至冀州而袁紹已奪馥位待或以上賓之禮或弟諶及同郡辛評郭圖皆爲紹所任或度紹終不能成大事時太祖爲奮武將軍在東郡初平二年或去紹從太祖太祖大悅曰吾之子房也以爲司馬時年二十九是時董卓威陵天下太祖以問或或曰卓暴虐已甚必以亂終無能爲也卓遣李傕等出關東所過虜略至潁川陳留而還鄉人留者多見殺略明年太祖領兗州牧後爲鎮東將軍或常以司馬從興平元年太祖征陶謙任或留事會張邈陳宮以兗州反潛迎呂布布旣至邈乃使劉翊告或曰呂將軍來助曹使君擊陶謙宜亟供其軍食衆疑惑或知邈爲亂卽勒兵設備馳召東郡太守夏侯惇而兗州諸城皆應布矣時

太祖悉軍攻謙留守兵少而督將大吏多與邈宮通謀惇至其夜誅謀叛者數十人衆乃定豫州刺史郭貢帥衆數萬來至城下或言與呂布同謀衆甚懼貢求見或或將往惇等曰君一州鎮也往必危不可或曰貢與邈等分非數結也今來遠計必未定及其未定說之縱不爲用可使中立若先疑之彼將怒而成計貢見或無懼意謂鄆城未易攻遂引兵去又與程昱計使說范東阿卒全三城以待太祖太祖自徐州還擊布濮陽布東走二年夏太祖軍乘氏大饑人相食陶謙死太祖欲遂取徐州還乃定布或曰昔高祖保關中光武據河內皆深根固本以制天下進足以勝敵退足以堅守故雖有困敗而終濟大業將軍本以兗州首事平山東之難百姓無不歸心悅服且河濟天下之要地也今雖殘壞猶易以自保是亦將軍之關中河內也不可以不先定今以破李封薛蘭若

分兵東擊陳宮宮必不敢西顧以其閒勒兵收熟麥約食畜穀一舉而布可破也破布然後南結揚州其討袁術以臨淮泗若舍布而東多留兵則不足用少留兵則民皆保城不得樵採布乘虛寇暴民心益危唯鄆城范衛可全其餘非已之有是無兗州也若徐州不定將軍當安所歸乎且陶謙雖死徐州未易亡也彼懲往年之敗將懼而結親相為表裏今東方皆以收麥必堅壁清野以待將軍將軍攻之不拔略之無獲不出十日則十萬之衆未戰而自困耳

臣松之以爲十時徐州未平兗州又叛而云十萬之衆雖是抑則討徐州威罰

實行 曹瞞傳云自京師遭董卓之亂人民流移東山多依彭城間遇太祖至坑殺男女數萬口於泗水水爲不流陶謙帥其衆軍武原大祖不得進引軍從泗南攻取慮惟陵夏丘諸縣皆屠之雞犬亦盡

其子弟念父兄之恥必人自爲守無降心就能破之

尚不可有也夫事固有棄此取彼者以大易小可也以安易危可也權一時之勢不患本之不固可也今三者莫利願將軍熟慮之

太祖乃止大收麥復與布戰分兵平諸縣布敗走兗州遂平建安元年太祖擊破黃巾漢獻帝自河東還洛陽太祖議奉迎都許或勸太祖曰昔高祖東伐爲義帝編素而天下歸心自天子播越將軍首唱義兵徒以山東擾亂未能遠赴關石然猶分遣將帥蒙險通使雖禦難于外乃心無不在王室是將軍匡天下之素志也今車駕旋軫義士有存本之思百姓感舊而增哀誠因此時奉主上以從民望大順也秉至公以服雄傑大略也扶弘義以致英俊大德也天下雖有逆節必不能爲累明矣韓暹楊奉其敢爲害若不時定四方生心後雖慮之無及太祖遂至洛陽奉迎天子都許天

二拜太祖大將軍進或爲漢侍中守尚書令常居中持重

典略曰或折節下士

生不與席其意不以私欲據意或有登從一人才行實薄或謂或以君當事不可不以其爲讓耶抑或笑曰官者所以表才也若如來言衆人其謂我何邪其持心平正皆類此

太

祖雖征伐在外軍國事皆與或等焉

典畧曰或為人偉美又平原補衡傳曰衡字正平建安初自荆州北游許都恃才

傲逸嗾否過差見不如已者不與語人皆以是惜之惟少府孔融高貴其才上書薦之曰淑賢貞亮英才卓犖初涉彞文升堂視與目所一見輒謂於口耳所暫聞不忘於心性與道合思若有神弘羊心計安世默識以衡準之誠不足怪衡時年二十四是時許都雖新建尚饒人士衡嘗書一刺懷之字漫滅而無所適或問之曰何不從陳長文司馬伯達乎衡曰卿欲使我從屠沽兒輩也又問曰當今許中誰最可者衡曰大兒有孔文舉小兒有楊德祖又問曹公荀令君趙雲皆足益世乎衡稱曹公不甚多又見由有儀容趙有腹尺因答曰文若可借面巾喪推長可使悅慰請客其意以為荀且有貌趙健啖肉也於是眾人皆勿齒衡知眾不悅將南還州州裝束臨發眾人為祖道先設供帳於城南自共相誡曰衡數不遜今因其後到以不起報之及衡至眾人皆坐不起衡乃號跳大哭眾人問其故衡曰行庭樞之間能不悲乎衡南見劉表表甚禮之將軍黃祖也夏口祖子射與衡善隨到夏口祖悉其才每在坐席有異賓介使與衡談後衡驕蹇答祖言併侵使言祖以為華已也大怒祖伍伯瓊出左右遂扶以去拉而殺之臣松之以本傳不稱或容親故載典畧與衡傳以見之又潘勗為或碑文稱或環姿奇表張衡又士傳曰孔融數薦衡於太祖欲與相見而衡嫉惡之意常憤懣因社疾不官往而數有言論太祖聞其名圖欲辱之乃錄為鼓吏後至八月朝人宴賓客初會時鼓吏擊鼓過皆當脫其故服易著新衣次衡擊鼓為濼陽參

伯不遇也唯以爲不能則終不濟者必由此也是言衡指表智而具衡所言也其下言 太祖

問或誰能代卿為我謀者或言荀攸鍾繇先是或言策謀士進戲

志才志才卒又進郭嘉太祖以或為知人諸所進達皆稱職唯嚴

象為揚州韋康為涼州後敗亡

三輔決錄曰象字文明京兆人少聰博有膽智以 揚州刺史建安五年為孫策虜江太守李術所殺時年三十八象同郡趙岐作三輔決錄恐時人不盡其意故隱其書唯以下象 康字元衡亦京兆人孔融與康文端書曰前日元衡來淵才亮茂雅度弘毅處世之器也前日仲將又來誠性貞實文愷篤誠係家之主也不意雙珠近出老蚌甚珍貴之端從涼州牧徵為大僕康代為涼州刺史時人榮之後為馬超所圍堅守歷時救軍不至遂為超所殺仲

自太祖之迎天子也袁紹內懷不服紹既并河朔天

丁畏其疆太祖方東憂呂布南拒張繡而繡敗太祖軍於宛紹益

驕與太祖書其辭悖慢太祖大怒出入動靜變於常眾皆謂以失

利於張繡故也鍾繇以問或或曰公之聰明必不追咎往事殆有

他慮則見太祖問之太祖乃以紹書示或或曰今將討不義而力不敵何如或曰古之成敗者誠有其才雖弱必彊苟非其人雖彊易

弱劉項之存亡足以觀矣今與公爭天下者唯袁紹爾紹貌外寬而內忌任人而疑其心公明達不拘唯才所宜此度勝也紹遲重少決失在後機公能斷大事應變無方此謀勝也紹御軍寬緩法令不立士卒雖衆其實難用公法令既明賞罰必行士卒雖寡皆爭致死此武勝也紹憑世資從容飾智以收名譽故士之寡能好問者多歸之公以至仁待人推誠心不爲虛美行已謹儉而與有功者無所吝惜故天下忠正效實之士咸願爲用此德勝也夫以四勝輔天子扶義征伐誰敢不從紹之彊其何能爲太祖悅或曰不先取呂布河北亦未易圖也太祖曰然吾所惑者又恐紹侵擾關中亂羌胡南誘獨漢是我獨以兗豫抗天下六分之五也爲將奈何或曰關中將帥以十數莫能相一唯韓遂馬超最彊彼見山東方爭必各擁衆自保今若撫以恩德遣使連和相持雖不能久

安比公安定山東足以不動鍾繇可屬以西事則公無憂矣二年

太祖旣破張繡東禽呂布定徐州遂與袁紹相拒孔融謂或曰紹

地廣兵彊田豐許攸智計之士也爲之謀審配逢紀盡忠之臣也

任其事顏良文醜勇冠三軍統其兵殆難克乎或曰紹兵雖多而

法不整田豐剛而犯上許攸貪而不治審配專而無謀逢紀果而

自用此二人留知後事若攸家犯其法必不能縱也不縱攸必爲

變顏良文醜一夫之勇耳可一戰而禽也五年與紹連戰太祖係

官渡紹圍之太祖軍糧方盡書與或議欲還許以引紹或曰今軍

食雖少未若楚漢在滎陽成臯間也是時劉項莫肯先退先退者

勢屈也分以十分居一之衆畫地而守之扼其喉而不得進已半

年矣情見勢竭必將有變此用奇之時不可失也太祖乃住遂以

奇兵襲紹別屯斬其將淳于瓊等紹退走審配以許攸家不法收

其妻子攸怒叛紹顏良文醜臨陣投首田豐以諫見誅皆如或所
策六年太祖就穀東平之安民糧少不足與河北相支欲因紹新
破以其間擊討劉表或曰今紹敗其眾離心宜乘其困遂定之而
背究豫遠師江漢若紹收其餘燼承虛以出人後則公事去矣太
祖復次于河上紹病死太祖渡河擊紹子譚尚而高幹郭援侵畧
河東關右震動鍾繇帥馬騰等擊破之語在繇傳八年太祖錄或
前後功表封或為萬歲亭侯

或別傳載太祖表曰臣聞虛為功首謀為實本野績不越廟堂職多不踰國勳是故曲阜之錫不後營丘

蕭何之上先於平陽珍策重計古今所尚待中守尚書令或積德累行少長無悔遭世紛擾懷忠
念治臣自始與義貞履游社代與或勳力同心左右王累發言授策無不效或之功業臣由以
濟用披瀝雲顛九日月陛下幸許或左右機近忠恪祗順如履薄冰研精極銳以無庶事天下之
定或之功也臣等高瞻以彰元勳或因辭無野戰之勞不進太祖表太祖與或書曰與君共事已
來立朝廷君之相為匡弼君之相為舉人君之相為建國君之九年太祖拔鄴領冀
州牧或說太祖宜復古置九州則冀州所制者廣大天下服矣太

祖將從之或言曰若是則冀州當得河東馮翊扶風西河幽并之

地所奪者眾前日公破袁尚禽審配海內震駭必人人自恐不得
保其土地守其兵眾也今使分屬冀州將皆動心且人多說關右
諸將以閉關之計今聞此以為必以次見奪一旦生變雖有善守
者轉相脅為非則袁尚得寬其死而袁譚懷貳劉表遂係江漢之
間天下未易圖也願公急引兵先定河北然後修復舊京南臨荆
州責貢之不入則天下咸知公意人人自安天下大定乃議古制
此社稷長久之利也太祖遂寢九州議是時荀攸常為謀主或兄
衍以監軍校尉守鄴都督河北事太祖之征袁尚也高幹密遣兵
謀襲鄴衍逆覺盡誅之以功封列侯

荀氏家傳曰衍子休若或弟三兄或弟四
弟孫子友若事見袁紹傳陳羣與孔融論
汝穎人物羣曰荀文若公遠休若友若仲豫當今功無與倫比紹位至太僕紹子融字伯雅與王
弼鎮會無如高為洛陽令參大將軍軍事弼亦會論於世謂子嗣字仲茂為太子文學
探時有甲乙疑論弼與鍾繇王則袁譚議各不同文帝與弼書曰袁王國上更為將衛荀攸動性
往來弼與真君候之勳敵左右之深憂也終黃門侍郎開從弼弼字彥文太子中庶子亦知名與
弼充其定旨律又作易其解仲豫名悅期陵長儉之少子或從父兄也張璠漢紀稱悅清虛沈
靜善於著述建安初為祕書監侍中祕書郎漢書作漢紀三十篇因事以明誠否致有典要其書

天行 太祖以女妻或長子惲後稱安陽公主或及攸竝貴重皆謙冲

節儉祿賜散之宗族知舊家無餘財十二年復增或邑千戶合二

千戶 或別傳曰太祖又表曰昔袁紹侵入却旬戰於官渡時兵少糧盡圖欲還許書與或請或

之機不可失也及紹破敗臣糧亦盡以為河北未易圖也欲南討劉表或復止臣陳其得大臣

用反旆遂存內於克平四州向使臣退於官渡紹必欲行而前有頃覆之形無克捷之勢後若南

征委棄先豫利既難要將失本據或之一策以亡為存以禍為福謀殊功異臣所不及也是以先

帝貴指蹤之功薄博義之賞古人尚慷慨之規下攻拔之捷前所賞錄未副或遠識之勳乞車平

議時其戶邑或深辭讓太祖帳之曰君之策謀非但所表一事前後謙冲欲慕魯連先生乎此聖

人達節者所不貴也昔介子推有言竊人之財猶為之盜况君密謀安策光顯於孤者以百數乎

以二事相還而復辭之何取謙亮之多邪太祖欲 太祖將伐劉表問或策安出或

曰今華夏已平南土知困矣可顯出宛葉而闕行輕進以掩其不

意太祖遂行會表病死太祖直趨宛葉如或計表子琮以州逆降

十七年董昭等謂太祖宜進爵國公九錫備物以彰殊勲密以諮

或或以為太祖本興義兵以匡朝寧國秉忠貞之誠守退讓之實

君子愛人以德不宜如此太祖由是心不能平會征孫權表請或

勞軍于譙因輒留或以侍中光祿大夫持節參丞相軍事太祖軍

至濡須或疾留壽春以憂薨時年五十諡曰敬侯明年太祖遂為

魏公矣 魏氏春秋曰太祖饋或食發之乃空器也於是飲樂而卒咸熙二年或薨太祖

征後草創制度多所興復或嘗言於太祖曰昔舜分命禹稷契皋陶以揆庶績教化行於時而

用及高祖之初金華方殷猶舉民能善教訓者叔孫通習禮儀於戎旅之閒世祖有投及講藝息

馬論道之事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今公外定武功內興文學使士戢於大道流行國難方列

六禮俱治世極日宰周之所以速平也既立德立功而又兼立言誠仲尼述作之意則制度於當

時揚名於後世豈不盛哉若須武事畢而後制作以脩治化於中未敢言集天下大才通儒考論

六經用宜傳記存古今之學除其煩重以一聖真降禮樂漸教化則王道兩濟或從容與人

祖論治道如此之類甚眾太祖常嘉納之或德行則非正道不用心名重天下莫不以為儀表

海內矣備宗焉司馬宣子常稱書傳道事存自其目所從聞見逮百數十年間賢才未有及荀

令君者也前後所舉皆命世大才邠邑則荀攸鍾繇陳羣海內則司馬宣王及引致當世知名鄉

應華歆王朗荀悅日襲辛毗趙儼之儔終為卿相以十數人取士不以一揆賦志才郭嘉等有負

谷之識杜襲 傲少文皆以智策舉之終各顯名荀攸後為魏尚書令亦推賢進士太祖曰二荀

令之論人又下蓋信吾後世不忘鍾繇以為預子既沒能備九德不貳其過唯荀攸然或問曰

若雅重荀君且之類于自以不及可得謂乎曰夫明君師臣其次有之以太祖之聰明每有大事

常先諮之荀君是則古師友之義也吾等受命而亡顧或不足相去顧不遠邪 獻帝春秋曰董

承之誅伏后與父完書言司空殺董承帝方為報怨完得書以示或或惡之久隱而不言完以示

要弟樊豐曹封以呈太祖太祖陰為之備或後恐事覺欲自發之因求使手都勒太祖以女配帝

太祖曰今朝廷有伏后吾安何得以配上吾以微功見錄位為宰相豈復賴女寵乎或曰伏后無

子性又凶邪往常與父書言辭醜惡可因此廢也太祖曰卿昔何不道之或陽驚曰昔已嘗為公

言也太祖曰此豈小事而吾忘之或又驚曰誠未語公邪昔公在官渡與袁紹相持恐增內顧之念故不言爾太祖曰官渡事後何以不言或無對謝闕而已入祖以此恨或而外舍容之故世莫得知至董昭建立魏公之議或意不同欲言之於太祖及喬噲書勸軍飲饗禮畢或留請問太祖知或欲言封事將而遣之或遂不得言或卒於壽春壽春亡者皆孫權言太祖使或殺伏后或不從故自殺權以露布於蜀劉備聞之曰老賊不死禍亂不已臣松之案獻帝春秋云或欲發伏后事而求使至鄴而方誣太祖云昔已嘗言言既無徵迺託以官渡之虞使仰之問辭情頗屈雖在庸人猶不至此何以玷累賢善哉凡諸云云皆出自鄙俚可謂以吾儕之言而厚誣君子者矣袁瓌虛罔之類以最為甚邪

子惲嗣侯官至虎賁

中郎將初文帝與平原侯植竝有擬論文帝曲禮事或及或卒惲

又與植善而與夏侯尚不穆文帝深恨惲惲早卒子惲

外甥故猶寵侍惲弟侯御史中丞侯弟詵大將軍從事

名早卒 荀氏家傳曰惲字長伯侯字叔備說字受備侯子寓字景伯世語曰惲少而詵弟

顛咸熙中為司空 宣王見顛前之曰伯令君之子也近見袁偏亦驩卿之子也擢拜散

騎侍部領佐命晉室位至太尉封臨淮康公嘗鍾會易無互體牙解於世頌弟榮字奉侍何劭為榮傳曰榮字奉侍榮諸兄並以儒術論議而榮獨好言道常以為子貢稱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聞然則六籍雖存固聖人之難此榮兄侯難曰易亦六聖人立象以盡意繫辭焉以盡言則微言謂為不可得聞而開見處榮答曰益理之微者非物象之所象也今博立象以盡意此非通于意外者也繫辭焉以盡言此非言乎繫表者也斯則象外之意繫表之言固纏而不出矣及嘗時能言者不能屈也又論父或不如從兄侯或立德高整軌儀以訓物而或不治外形懷藩自居而已象以此言善飲諸兄怒而不能迴也太和初到京邑與傅嘏談嘏善名理而象尚玄遠宗發雖同舍卒時或有格而不相得意裴徽通彼我之懷為二家騎驛頃之象與嘏善復侯亦親常謂嘏玄曰子等在世塗間功名必勝我但識劣我耳嘏難曰能盛功名者識也天下孰有本不足而未有餘者邪象曰功名者志局之所獎也然則志局自一物耳固非識之所攝濟也我以能使子等為貴然未必齊子等所為也象常以婦人者才智不足論自宜以色為主驪騎將軍曹洪女有美色象於是嬖焉容服惟帳其麗再勿歡宴歷年後婦病亡未殯傅嘏往勞象象不哭而神傷嘏問曰婦人亦已泣汝為難子之喪也遺才而好色此自易遇今何哀之甚象曰佳人難再得願逝者不能有所傾罔之色然木可謂之易遇痛悼不能已歲餘亦亡時年二十九象固言不能與常人交接所交皆一時俊傑至死方止者哉

惲子惲嗣為散騎常侍進爵廣陽鄉

侯年三十薨子頽嗣 荀氏家傳曰頽字溫伯為羽林石監早卒頽子嶽字景淵晉陽秋大開府儀同三司嶽子美字令明清和有才尚公王少歷顯位年二十八為北中郎將徐亮一州刺史假節都督徐亮青三州諸軍事在任十年遇疾解職卒於家追贈驃騎將軍重美孫伯子今御

馬景王文王之妹也二王皆與親善咸熙中開建五等冀以著勳

前朝改封愷南頓子 荀氏家傳曰愷晉武帝時為侍中子寶晉紀曰武帝使侍中荀如初孫盛曰遺物最其餘語助同 出松之案和嶠為侍中荀頌亡後久矣荀勗位亞台司不與府弟惲護軍將軍

追贈車騎大將軍

荀攸字公達或從子也祖父曇廣陵太守荀氏家傳曰曇字元智兄昱字伯

才豐與李膺王暢杜密等號為八俊位至攸少孤及曇卒故吏張權求守曇墓

攸年十三疑之謂叔父衢曰此吏有非常之色殆將有姦衢寤乃

推問果殺人亡命由是異之魏書曰攸年七八歲衢嘗醉誤傷攸耳而攸出入遊

荀氏家傳曰問子祈字伯族與族父情俱著名祈與孔融論肉刑情與何進秉政徵海

內名士攸等二十餘人攸到拜黃門侍郎董卓之亂關東兵起卓

徙都長安攸與議郎鄭泰何順侍中种輯越騎校尉伍瓊等謀曰

董卓無道甚於桀紂天下皆怨之雖資彊兵實一匹夫耳今直刺

殺之以謝百姓然後據殺函輔王命以號令天下此桓文之舉也

事垂就而覺收頤攸繫獄頤憂懼自殺張璠漢紀曰頤字伯求少與郭泰賈彪

學於是中朝名臣太傅陳蕃司隸李膺等皆深接之及黨事起頤亦名在其中乃變名姓亡居汝

南間所至皆交結其豪桀頤既命太祖而知荀彧袁紹慕之而為奔走之友是時天下士大夫多

遇軍則常歲再三私人洛陽從紹計議為諸窮客之士解標患禍而袁術亦豪俠與紹爭名顯

本當造術術深恨之 漢末名士錄曰術嘗於眾坐數頤三罪曰王德彌先恩賜之名德高亮而

伯求疎之是一罪也許子遠凶性之人性行不純而伯求親之是二罪也郭實實無他資業而

伯求肥馬輕裘光曜道路是三罪也陶丘洪曰王德彌大賢也短於濟時許子遠雖不純而赴難

不憚濡足伯求與善則以德彌為首濟難則以子遠為宗且伯求嘗為侯倅高手刃復仇義名奮

與其怨家積財巨萬又馬百疋而欲使伯求羸牛疲馬頓伏道路此為披其胸而假仇敵之刃也

術意猶不平後與南陽宗承會於闕下術發怒曰何伯求凶也也吾當殺之承曰何生英俊之士

足下善遇之使延名於天下術乃止後黨禁除解辟司空蓋以每三府接屬會議則案謀有餘議

者皆自以為不及也此軍中侯董卓以為長史後荀彧為尚攸言語飲食自若會卓

死得免魏書云攸使人說棄官歸復辟公府舉高第遷任城相不行攸

以蜀漢險固人民殷盛乃求為蜀郡太守道絕不得至駐荊州太

祖迎天子都許遺攸書曰方今天下大亂智士勞心之時也而願

觀變蜀漢不已久乎於是徵攸為汝南太守入為尚書太祖素聞

攸名與語大悅謂荀彧鍾繇曰公達非常人也吾得與之計事天

下當何憂哉以為軍師建安三年從征張繡攸言於太祖曰繡與

劉表相恃為彊然繡以遊軍仰食於表表不能供也勢必離不如

緩軍以待之可誘而致也若急之其勢必相救太祖不從遂進軍

之穰與戰繡急表果救之軍不利太祖謂攸曰不用君言至是乃設奇兵復戰大破之是歲太祖自宛征呂布

魏書曰議者云表繡在後而還襲呂布其危必也攸以爲其繡

新破勢不敢動布驍猛又恃袁術若縱橫淮泗間豪傑必應一今乘其初叛衆心未一往可破也太祖曰善比行布以收劉備而滅

固守攻之不拔連戰士卒疲太祖欲還攸與郭嘉說曰呂布勇而無謀今三戰皆北其銳氣衰矣三軍以將爲主主衰則軍無奮意

夫陳宮有智而遲今及布氣之未復宮謀之未定進急攻之布可拔也乃引沂泗灌城潰生禽布後從救劉延於白馬攸畫策斬

顏良語在武紀太祖拔白馬還遣輜重循河南西袁紹渡河追卒

與太祖遇諸將皆恐說太祖還保營攸曰此所以禽敵奈何去之

太祖目攸而笑遂以輜重餌賊賊競奔之陣亂乃縱步騎擊大破

之斬其騎將文醜太祖遂與紹相拒於官渡軍食方盡攸言於太

祖曰紹運車且暮至其將韓萇銳而輕敵擊可破也

臣松之案諸書韓萇或作韓猛或云

韓若未詳孰是

太祖曰誰可使攸曰徐晃可乃遣晃及史渙邀擊破走之燒

其輜重會許攸來降言紹遣淳于瓊等將萬餘兵迎運糧將驕卒

惰可要擊也衆皆疑唯攸與賈詡勸太祖太祖乃留攸及曹洪守

太祖自將攻破之盡斬瓊等紹將張郃高覽燒攻櫓降紹遂棄軍

走郃之來洪疑不敢受攸謂洪曰郃計不用恐而來君何疑乃受

之七年從討袁譚尚於黎陽明年太祖方征劉表譚尚爭冀州譚

遣辛毗乞降請救太祖將許之以問羣下羣下多以爲表彊宜先

平之譚尚不足憂也攸曰天下方有事而劉表坐保江漢之間其

無四方志可知矣袁氏據四州之地帶甲百萬紹以寬厚得衆借

使二子和睦以守其成業則天下之難未息也今兄弟遺惡其勢

不兩全若有所并則力專力專則難圖也及其亂而取之天下定

矣此時不可失也太祖曰善乃許譚和親遂還擊破尚其後譚叛

從斬譚於南皮冀州平太祖表封攸曰軍師荀攸自初佐臣無征

不從前後克敵皆攸之謀也於是封陵樹亭侯十二年下令大論

功行封太祖曰忠正密謀撫寧內外文若是也公達其次也增邑

四百并前七百戶魏書曰太祖自柳城還過攸舍相連攸而後謀勞勳曰今天下事

萬戶今孤亦欲君自擇所封焉轉為中軍師魏國初建為尚書令攸深密有智防自從

太祖征伐常謀幕帷時人及子弟莫知其所言魏書曰攸姑子平輅曾問攸說太祖取冀州時

事攸曰佐治為袁譚乞降上師自往平之吾何知焉自是福及內外莫敢復問軍國事也太祖每稱曰公達外愚內智外怯

內勇外弱內彊不伐善無施勞智可及愚不可及雖顏子甯武不

能過也文帝在東宮太祖謂曰荀公達人之師表也汝當盡禮敬

之攸曾病世子問病獨拜牀下其見尊異如此攸與鍾繇善繇言

我輩有所行反覆思惟自謂無以易以咨公達輒復過人意公達

前後凡畫奇策十二唯繇知之繇撰集未就會薨故世不得盡聞

也臣公之案攸上後十六年鍾繇乃卒攸亦有何難而攸從征孫權道薨太

年五十八猶云未就遂使攸從征機策之謀不傳於世惜哉攸從征孫權道薨太

祖言則流涕魏書曰時建安十九年攸年五十八計其年大或六歲魏書載太祖曰

良恭儉讓以得之孔子稱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公達即其人也傅子曰或問近世大賢

君子答曰荀令君之仁荀軍師之智斯可謂近世大賢君子矣荀令君仁以立德明以舉賢行無

諂諛謀能應機孟軻稱五百年而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命世者其荀令君乎太祖稱荀令君之進善不進不休荀軍師之去惡不去不止也長子緝有攸風

早沒次子適嗣無子絕黃初中紹封攸孫彪為陵樹亭侯邑三百

戶後轉封丘陽亭侯正始中追諡攸曰敬侯

賈詡字文和武威姑臧人也少時人莫知唯漢陽閻忠異之謂詡

有良平之奇九州春秋曰中平元年車騎將軍皇甫嵩既破黃巾威震天下閻忠時能信

而勳皆有必囚機以發今將軍遭難得之運蹈易解之機而踐運不撫臨機不發將何以享大名

乎高門何謂也忠曰天道無親有姓與能故有高人功者不受庸主之賞今將軍投誠於初春

收功於末冬兵動若神謀不再計旬月之間神兵電掃攻堅易於折枯摧敵甚於湯雪七州席卷

屠三十六萬方夷黃巾之師除邪害之患或封戶刻石南向以報德威震本朝風馳海外是以羣

難過首百姓企踵雖湯武之舉未有高於將軍者身建高人之功北面以事庸主將何以圖安富

曰心不志忠何為不安忠曰不然昔韓信不忍一殮之遇而棄三分之利拒劉通之忠忍罪時之

勢利劍已揣其喉乃嘆息而悔所以見烹於兒女也今子勢弱於劉項將軍權重於淮陰指麾可

以振風雲叱咤足以興雷電雖然奮發困危抵頽崇恩以綴前附振武以臨後服徵冀方之士勳

七州之眾羽散馳於前大軍震響於後踏踏漳河飲馬孟津舉天綱以網羅京都謀聞官之罪除羣怨之積忿解久危之劍懸如此則攻守無堅城不招必影從雖兒童可使奮空拳以致力女子可使其寡裳以用命況屬智能之士因迅風之勢則大功不足合八方不足同也功業已就天下已歸乃燎于上帝告以天命混齊六合南面以制移神器於已家推亡漢以定祚實神機之至決風發之良時也夫木朽不彫世衰難佐將軍雖欲委忠離佐之朝影盡朽敗之本猶逆坂而走危殆不可也方今權宦羣居同惡如市主上不自自由詔命由左右如有至聰不察機事不先必嬰後悔亦照及矣嵩不從忠乃亡去 英雄記曰涼州賊王國等起兵共劫忠為王統三十六部號車騎將軍忠感慨發病而死 察孝廉為郎疾病去

官西還至汧道遇叛氏同行數十人皆為所執詡曰我段公外孫也汝別埋我我家必厚贖之時太尉段熲昔久為邊將威震西土故詡假以懼氏氏果不敢害與盟而送之其餘悉死詡實非段甥權以濟事咸此類也董卓之入洛陽詡以太尉掾為平津都尉遷討虜校尉卓婿中郎將牛輔屯陝詡在輔軍卓敗輔又死眾恐懼校尉李傕郭汜張濟等欲解散開行歸鄉里詡曰聞長安中議欲盡誅涼州人而諸君棄眾單行即一亭長能求君矣不如率眾而西所在收兵以攻長安為董公報仇幸而事濟奉國家以征天下若不濟走未後也眾以為然傕乃西攻長安語在卓傳

判博哉然則不仁之言理必反是夫仁功難著而亂易成是故有禍一發而效流百世者矣當是時元惡既梟天地始開致使風陷重結大梗殷法邦國遺珍碎之哀榮良與周之歸豈不由賈誦片言乎誦之罪也一何大哉自古兆亂未有如此之甚後詡為左馮翊傕等欲以功侯之詡曰此救命之計何功之有固辭不受又以為尚書僕射詡曰尚書僕射官之師長天下所望詡名不素重非所以服人也縱詡昧於榮利奈國朝何乃更拜詡尚書典選舉多所匡濟傕等親而憚之 獻帝紀曰

與傕互相違戾欲圖者數矣詡輒以道理責之頗受詡言 魏書曰詡典選舉多選舊名以為令僕論者以此多詡 會母喪去官拜光祿大夫 傕汜等鬪長安中 獻帝紀曰傕等與詡議迎天子置其營中詡曰不可魯天子非義也 傕不聽張繡謂詡曰此中不可久處君胡不去詡曰吾受國恩義不

可背卿自行 催復請詡為宣義將軍 獻帝紀曰傕時召羌胡數千人先以御物縑絲 我下能也 催復請詡為宣義將軍 與之又許以宮人婦女欲令攻郭汜羌胡數眾 關省門曰天子在中都李將軍許我宮人美女今皆安在帝患之使詡為之 催等和出天

子祐護大臣詡有力焉 獻帝紀曰天子既東而李傕來迫王即收續司徒趙溫大常 皆天子大臣卿奈 天子既出詡上還印綬是時將軍段熲屯華陰 何害之催乃止 天子既出詡上還印綬是時將軍段熲屯華陰 與眾稱

陰時修農事不廢冬天子東巡煨迎道黃道周急 獻帝 與詡同郡遂去催託煨詡
記曰後以煨爲大鴻臚光祿大夫建安十四年以壽終

素知名爲煨軍所望煨內恐其見奪而外奉詡禮甚備詡愈不自

安張繡在南陽詡陰結繡繡遣人迎詡詡將行或謂詡曰煨待君

厚矣君安去之詡曰煨性多疑有忌詡意禮雖厚不可恃久將爲

所圖我去必喜又恐吾結大援於外必厚吾妻子繡無謀主亦願

得詡則家與身必俱全矣詡遂往繡執子孫禮煨果善視其家詡

說繡與劉表連和 傅子曰詡南見劉表表以客禮待之詡曰表平 太祖比征之

一朝引軍退繡自追之詡謂繡曰不可追也追必敗繡不從進兵

交戰大敗而還詡謂繡曰促更追之更戰必勝繡謝曰不用公言

以至於此今已敗奈何復追詡曰兵勢有變亟往必利繡信之遂

收散卒赴追大戰果以勝還問詡曰繡以精兵追退軍而公曰必

敗退以敗卒擊勝兵而公曰必死悉如公言何其反而皆驗也詡

曰此易知耳將軍雖善用兵非曹公敵也軍雖新退曹公必自斷

後追兵雖精將旣不攻 文 士亦銳故知必敗曹公攻將軍無失策

力未盡而退必國 有 破將軍必輕軍速進縱留諸將斷後

諸將雖勇亦非將軍敵故 雖 用敗兵而戰必勝也繡乃服是後太

祖拒袁紹於官渡紹遣人 出 繡并與詡書結援繡欲許之詡顯於

繡坐上謂紹使曰歸謝袁 公 初兄弟不能相容而能容天下國士

乎繡驚曰何至於此繡 謂 詡曰若此當何歸詡曰不如從曹公

繡曰袁紹曹弱又與曹爲 讎 從 如何詡曰此乃所以宜從也夫

曹公奉天子以令天下其 宜 從一也紹彊盛我以少衆從之必不

以我爲帝曹公舉弱其得 我 必喜其宜從二也夫有霸王之志者

固將釋私怨以明德於四 海 其宜從三也願將軍無疑繡從之率

衆歸太祖太祖見之喜執 詡 手曰使我信重於天下者子也表詡

曰後以煨爲大鴻臚光祿 大 夫建安十四年以壽終

為執金吾封都亭侯遷冀州牧冀州未平留參司空軍事袁紹圍
太祖於官渡太祖糧方盡問詡計焉出詡曰公明勝紹勇勝紹用
人勝紹決機勝紹有此四勝而半年不定者但顧萬全故也必決
其機須臾可定也太祖曰善乃并兵出圍擊紹三十餘里營破之
紹軍大潰河北平太祖領冀州牧徙詡為太中大夫建安十三年
太祖破荊州欲順江東下詡諫曰明公昔破袁氏今收漢南威名
遠著軍勢既大若舊江楚之饒以饗吏士撫安百姓使安土樂業
則可不勞衆而江東稽服矣太祖不從軍遂無利臣松之以為詡之此謀未合當時之宜于時韓
馬之徒尚狼顧關石魏武不得安坐郭都以成懷矣會亦已明矣彼荆州者孫劉之所必爭也荆
人服劉子之雄姿憚孫權之武略為日既久誠非曹氏諂將所能抗禦故曹仁于江陵敗不旋踵
何撫安之得行洽服之可期乎既新平江漢威懾揚越資劉表水戰之具帶荆楚懾懼之手實
震蕩之良會廓定之大機不乘此取吳將安俟哉至于赤壁之敗蓋有連數年由疾疫大興以損
變焉之鋒凱風自南用成焚如之勢天實為之豈人事哉然則魏武之東下非失算也詡之此規
為無當矣魏武後克平張魯蜀中一日數十驚劉備雖斬之而不能止由不用劉聯之計以失勝
卷之會斤石既差悔無所及即以此事之類也世咸謂劉計為是即愈是也
太祖後與韓遂馬超戰於渭南超

等索割地以和并求任子詡以為可偽許之又問詡計策詡曰雖
之而已太祖曰解一承用詡謀語在武紀卒破遂超詡本謀也是
時文帝為五官將而臨菑侯植才名方盛各有黨與有奪宗之議
文帝使人問詡自固之術詡曰願將軍恢崇德度躬素士之業朝
夕孜孜不違于道如此而已文帝從之深自砥礪太祖又嘗屏除
左右問詡詡嘿然不對太祖曰與卿言而不答何也詡曰屬適有
所思故不即對耳太祖曰何思詡曰思袁本初劉景升父子也太
祖大笑於是太子遂定詡自以非太祖舊臣而策謀深長懼見猜
嫌闔門自守退無私交男女嫁娶不結高門天下之論智計者歸之
文帝即位以詡為太尉魏書曰文帝得詡之對太祖故即位首登于司荀勗列傳曰
晉司徒關武帝問其人於勗答曰三公具瞻所歸不可用非
其人昔魏文帝用賈
詡為三公孫權笑之進爵魏壽鄉侯增邑三百并前八百戶又分邑二
百封小子訪為列侯以長子穆為駙馬都尉帝問詡曰吾欲伐不

從命以一天下吳蜀何先對曰攻取者先兵權建本者尚德化陞下應期受禪撫臨率土若綏之以文德而俟其變則平之不難矣吳蜀雖蕞爾小國依阻山水劉備有雄才諸葛亮善治國孫權識虛實陸遜見兵勢據險守要汎舟江湖皆難卒謀也用兵之道先勝後戰量敵論將故舉無遺策臣竊料羣臣無備權對雖以天威臨之未見萬全之勢也昔舜舞干戚而有苗服臣以為當今宜先文後武文帝不納後興陵之役士卒多死詔年七十七薨諡曰肅侯子穆嗣歷位郡守才薨子模嗣世語曰模晉惠帝時為散騎常侍護軍將軍模子胤胤弟胤從弟疋皆至大官顯也

評曰荀彧清秀通雅有王佐之風然機鑒先識未能充其志也世論者多議或協規魏氏以傾漢祚君臣易位實彧之由雖晚節立異無救運移功歸違義議亦疚焉陳氏此評蓋亦同乎世議 臣松之以為斯言之作誠未得其遠大者也或豈不知魏武之志氣非衰漢之貞臣哉良以于時王道既微橫流已及雄豪虎視人懷異心不有撥亂之責仗順之器則漢室之亡忽諸黔首之類殄矣夫欲翼讚時英一匡屯運非斯人之與而誰與哉是故經論

也病若救身首用能動于喉中至于大亨蒼生蒙舟航之接劉宗延二紀之許豈非荀生之木仁恕之遠致乎及至霸業既隆則漢迹著然後亡身殉節以申素情余去公正於當年有誠心於百代可謂任重道遠心行義立謂之未充其始評歎荀攸賈詡庶乎算無遺策經達權變其良平之亞歎臣松之以為列傳之體以事類相從張子房青雲之士誠非陳平之倫然漢之謀臣良平而巳若不共列則餘無所附故前史合之蓋其宜也魏氏如詡之倚其兄幸多謝不編程郭之編而與二荀並列失其類矣且攸詡之為人其猶夜光之與蒸燭乎其昭雖均質則異焉今荀賈之評其同一稱尤失區別之宜也

命為功曹郡中姦吏皆自引去後府公府眾高第選侍御史命不就劉備之為漢州與後世地江漢荆為表而所命所咨訪漢常正議術不能抗然敬之不政不禮也項之於阜陵漢往從之遂復為布初與劉備和後隙布欲使漢作書言備備與不可得三牒之不許布大怒以兵為之山主不為則死於項也

以代上之身劉將軍猶今

命以一天下吳蜀何先對曰攻取者先王權也下者尚德化陸

下應期受禪撫歸率土若綏之以文德而俟其變則平之不難矣

吳蜀雖萬里小國依阻山水劉備有雄才諸葛亮善治國孫權

虛實陸遜見兵勢據險守要汎舟江湖皆難卒謀也用兵之道先

勝後戰量敵論將故樂無遺策臣竊料羣臣無備權對雖以天威

臨之未見萬全之功也臣等死守成而有苗服臣以為當今宜先

文後武文帝不創後而後之役士卒多死謂年七十七歲試曰

肅侯子穰嗣歷位都督太子校尉

平其難也自賈田異議今謂賈之稱其同一賦次又圖賊之宜也

日苦不其限限會難則通而史合之蓋其宜也雖其成而之謂其且幸多臣下雖得之

大引劍之以為賊之難以事難則其難也且其難也且其難也且其難也

魏書十一

袁張涼國田王那管傳第十一

袁渙字曜卿陳郡扶樂人也父滂為漢司徒袁宏漢紀曰滂字公熙純素寡

或以同異致禍滂獨中當時諸公子多越法度而渙清靜舉動必以禮郡

命為功曹郡中姦吏皆自引去後辟公府舉高第遷侍御史除譙

令不就劉備之為豫州舉渙茂才後避地江淮間為表術所命術

擊術於阜陵渙往從之遂復為布所拘留布初與劉備和親後離

隙布欲使渙作書詈辱備渙不可再三疆之不許布大怒以兵脅

渙曰為之則生不為則死渙顏色不變笑而應之曰渙聞唯德可

以辱人不聞以罵使彼固君子邪且不恥將軍之言彼誠小人邪

將復將軍之意則辱在此不在於彼且渙他日之事劉將軍猶今

三國志十一

口之事將軍也如一旦去此復罵將軍可乎布慙而止布誅渙得歸

太祖袁氏世紀曰布之破也陳羣父子時亦在布之軍見太祖皆拜渙獨高揖不為禮太祖甚

器也嚴憚之時太祖又給宋官車各數乘使取布軍中物唯其所欲眾人皆重載唯渙取遺數

害夫然故可與之死而可與之生自大亂以來十數年矣民之欲

安甚於倒懸然而暴亂未息者何也意者政失其道歟渙開明君

善於救世故世亂則齊之以義時偽則鎮之以樸世異事變治國

不同不可不察也夫制度損益此古今之不必同者也若夫兼愛

天下而反之於正雖以武平亂而濟之以德誠百王不易之道也

公明哲超世古之所以得其民者公既勤之矣今之所以失其民

者公既戒之矣海內賴公得免於危亡之禍然而民未知義其唯

公所以訓之則天下幸甚太祖深納焉戶為沛南部都尉是時新

募民開屯田民不樂多逃亡渙白太祖曰夫民安土重遷不可卒

變易以順行難以逆動宜順其意樂之者乃取不欲者勿彊太祖

從之百姓大悅遷為梁相渙每敕諸縣務存鰥寡高年表異孝子

貞婦常談曰世治則禮詳世亂則禮簡全在斟酌之間耳方今雖

擾攘難以禮化然在吾所以為之為政崇教訓恕思而後行外溫

柔而內能斷魏書曰穀熟長凶岐善未淵袁津遣使行學遠召用之與相見出野淵師友

議者多非焉渙敦勿幼主蒲孫微等以為淵等罪不足死長吏無專殺之義孔子制唯容與名不

可以假人謂之師友而加大戮刑各相伐不可以訓渙教曰主簿以不請為罪此則然矣淵等

罪不足死則非也夫師友之名古今有之然有君之師友有士大夫之師友夫君置師友之官者

所以敬其臣也有罪加於刑焉國之法也今不論其罪而謂之戮師友斯失之矣主簿取弟子戮

師之名而加君誅臣之實非其類也夫聖哲之治觀時而動故不必循常將有權也

官百姓思之後徵為諫議大夫丞相軍祭酒前後得賜甚多皆散

盡之家無所儲終不問產業乏則取之於人不為皦察之行然時

人服其清魏國初建為郎中令行御史大夫事渙言於太祖曰今

天下大難已除文武並用長久之道也以為可大收篇籍明先聖之教以易民視聽使海內斐然向風則遠人不服可以文德來之太祖善其言時有傳劉備死者群臣皆賀渙以嘗為備舉吏獨不賀居官數年卒太祖為之流涕賜穀二千斛一教以太倉穀千斛賜郎中令之家一教以垣下穀千斛與曜卿家外不解其意教曰以太倉穀者官法也以垣下穀者親舊也又帝問渙昔拒呂布之事問渙從弟敏渙勇怯何如敏對曰渙貌似和柔然其臨大節處危難雖責育不過也渙子侃亦清粹閑素有文風歷位郡守尚書袁氏世紀曰渙有四子侃寓與渙侃字公然論議清當柔而不犯也與人交在與與之問人之所趨務者常謙退不為也時人以是稱之歷位黃門選部郎號為清平稍遷至高書早卒渙字宜厚初渙從弟需公恪有功幹魏初為大司農及同郡何夔竝知名於時而需

子亮夔子曾與侃復齊聲友善亮貞固有學行疾何晏鄧颺

論以譏切之位至河南尹尚書公贊曰亮子榮字儀祖需弟徽以儀

素稱遭天下亂避難交州司徒儀不至漢至陵避亂無日矣時天下擾攘地將

張範字公儀河內修武人也祖父欽為漢司徒父延為太尉太傅

袁隗欲以女妻範範辭不受性恬靜樂道忽於榮利徵命無所就

弟承字公先亦知名以方正徵拜議郎遷伊闕都尉董卓作亂承

欲合徒眾與天下共誅卓承弟以時為議郎適從長安來謂承曰

今欲誅卓眾寡不敵且起一朝之謀歟承曰

練習難以成功卓阻兵而無義固不能久不若擇所歸附待時而

動然後可以如志承然之乃解印綬間行歸家與範避地揚州袁

安之若天未喪道民以義存唯懼而有禮可此身乎徵曰古人有言知幾其神乎也幾而作君

子所以元吉也天理盛衰漢其亡矣夫有大功必有大事此又君子之所深謀遠慮於密者也且

兵律既與外患必眾微高遠迹山徽弟敏曰武藝而好水功官至河隄謁者

海以求免身及亂作各行其志

公贊曰亮子榮字儀祖

博識眾為儒官至尚書

初渙從

弟需

弟需

術備禮招請範稱疾不往術不彊屈也遣承與相見術問曰昔周
室陵遲則有桓文之霸秦失其政漢接而用之今孤以土地之廣
士民之衆欲徼福齊桓擬迹高祖何如承對曰在德不在彊夫能
用德以同天下之欲雖由匹夫之資而興霸王之功不足爲難若
苟僭擬干時而動衆之所棄誰能興之術不悅是時太祖將征冀
州術復問曰今曹公欲以弊兵數千敵十萬之衆可謂不量力矣
子以爲何如承乃曰漢德雖衰天命未改今曹公挾天子以令天
下雖敵百萬之衆可也術作色不懌承去之太祖平冀州遣使迎
範範以疾留彭城遣承詣太祖太祖表以爲諫議大夫範子陵又
承子翫爲山東賊所得範直詣賊請二子賊以陵還範範謝曰諸
君相還兒厚矣夫人情雖愛其子然吾憐翫之小請以陵易之賊
義其言悉以還範太祖自荊州還範得見於陳以爲議郎參丞相

軍事甚見敬重太祖征伐常人範及邴原留與世子居守太祖謂

文帝舉動必諮此二人世子執子孫禮救恤窮乏家無所餘中外

孤寡皆歸焉贈遺無所逆亦終不用及去皆以還之建安十七年

卒魏國初建承以丞相參軍祭酒領趙郡太守政化大行太祖將

西征徵承參軍事至長安病卒魏書曰文帝即位以範子參爲郎中丞承

涼茂字伯方山陽昌邑人也少好學論議常據經典以處是非太

祖辟爲司空掾舉高第補侍御史時泰山多盜賊以茂爲泰山太

守旬月之間襁負而至者千餘家博物記曰襁纒爲之廣八寸長轉爲樂

浪太守公孫度在遼東擅留茂不遣之官然茂終不爲屈度謂茂

及諸將曰聞曹公遠征鄴無守備今吾欲以步卒三萬騎萬匹直

指鄴誰能禦之諸將皆曰然臣按此傳云公孫度聞曹公遠征鄴無守備則

此年定鄴自後遠征唯有此征柳又顧謂茂曰於君意何如茂答曰比者海

城耳征鄴城之年度已不復在矣

內大亂社稷將傾將軍擁十萬之眾安坐而觀成敗夫為人臣者固若是邪曹公憂國家之危敗愍百姓之苦毒率義兵為天下誅殘賊功高而德廣可謂無二矣以海內初定民始安集故未責將軍之罪耳而將軍乃欲稱兵西向則存亡之效不崇朝而決將軍其勉之諸將聞茂言皆震動良久度曰涼君言是也後徵還為魏郡太守甘陵相所在有績文帝為五官將茂以選為長史遷左軍師魏國初建遷尚書僕射後為中尉奉常文帝在東宮茂復為太子太傅甚見敬禮卒官英維記曰茂名在八支中

國淵字子尼樂安蓋人也師事鄭玄玄淵傳曰淵始末知名玄稱之曰國子尼美才也若觀其人必為國器後與邴原管寧等避亂遼東魏書曰淵篤學好古在遼東常講學人多推慕之由此知名既還舊土太祖辟為司空掾屬每於公朝論議常直言正色退無私焉太祖欲廣置屯田使淵典其事淵屢陳損益相土處民計民置吏明功課之

法五年中倉廩豐實百姓統勸樂業太祖征關中以淵為居府長史統留事田銀蘇伯反河間銀等既破後有餘黨皆應伏法淵以為非首惡請不行刑太祖從之賴淵得生者千餘人破賊文書舊以一為十及淵上言級如其實數太祖問其故淵曰夫征討外寇多其斬獲之數者欲以太武功且示民聽也河間在封域之內銀等叛逆雖克捷有功淵竊恥之太祖太悅遷魏郡太守時有投書誹謗者太祖疾之法必知其主淵請留其本書而不宜露其書多引二京賦淵敕功曹曰此邪既大今在郡當而少學問者其間開解年少欲遣就師法必知其主淵請留其本書而不宜露其書多博物之書也世人忍心少而其師可求能讀者從受之又法必知其主淵請留其本書而不宜露其書多旬日得能讀者遂法必知其主淵請留其本書而不宜露其書多手收攝案問具得法必知其主淵請留其本書而不宜露其書多

故宗族以恭儉自守卒官

晉書曰太尉以

田疇字子泰右北平無終人也讀書善擊劍初平元丁零兵起

董卓遷帝于長安幽州牧劉虞曰賊臣作亂朝廷播遷勿四俄

然莫有固志身備三守遺老不待自同於衆今欲奉長已效節

安得不辱命之士于衆咸曰田疇雖年少多稱其言疇于二

十二矣虞乃爲禮請與想見大悅之遂署爲從事具甘車騎將行

疇曰今道路阻絕危虜縱橫循官奉使爲衆所指名願以私行期

於得達而已虞從之疇乃歸自逃其家客與年少之勇壯亦從者

二十騎俱往虞自出祖而遣之

先賢行狀曰疇將行引漢書與衆會因說虞曰今

費阻兵安忍不早圖既取道疇乃更上西關出塞傍北山且趣朔方循間

徑去遂至長安致仰詔拜騎都尉疇以爲天子方蒙塵未安不可

以荷佩榮寵固辭不受朝廷高其義三府並辟皆不就得報馳還

未至虞已爲公孫瓚所害疇至謁祭虞墓陳發章表哭泣而去瓚

聞之大怒購求獲疇謂曰汝何自哭劉虞墓而不送章報於我也

疇答曰漢室衰續人懷異心唯劉公不失忠節章報所言於將軍

未美恐非所樂聞故不進也今將軍方舉大事以求所欲既滅無

罪之君又讐守義之臣誠行此事則燕趙之士將皆蹈東海而死

耳豈忍有從將軍者乎瓚壯其對釋不誅也拘之軍下禁其故人

莫得與通或說瓚曰田疇義士君弗能禮而又囚之恐夫衆心瓚

乃縱遣疇疇得此歸率舉宗族他附從數百人歸地而盟曰君仇

不報吾不可以立於世遂入徐無山中營深險于敵地而居躬耕

以養父母百姓歸之數年聞至五千餘家疇謂其父老曰諸君不

以疇不肖遠來相就家成都邑而莫相統一恐非久安之道願推

擇其賢長者以爲之主皆曰善同僉推疇疇曰今來在此非苟安

而已將圖大事復怨雪恥竊恐未得其志而輕薄之徒自相侵侮
愉快一時無深計遠慮疇有愚計願與諸君共施之可乎皆曰可
疇乃爲約束相殺傷化盜誣訟之法法重者至死其次抵罪二十
餘條又制爲婚姻嫁娶之禮興舉學校講授之業班行其衆衆皆
便之至道不捨遺北邊窮然服其威信烏丸鮮卑並各遣譯使致
貢遺疇悉撫納令不爲寇哀紹數遣使招命又卽授將軍印因安
輯所統疇皆拒不當細死其子尚又辟焉疇終不行疇嘗忿烏丸
昔多賊殺其郡冠蓋有欲討之意而力未能建安十二年太祖北
征烏丸未至先遣使許疇又命田預喻指疇戒其門下趣治嚴門
人謂曰昔袁公葬君禮命五至君義不屈今曹公使一來而君若
恐弗及者何也疇笑而應之曰此非君所識也遂隨使者到軍署
司空戶曹掾引見諮議明日出令曰田子泰非吾所宜吏者卽舉

茂才拜爲脩令不之官隨軍次無終時方夏水雨而濱海灣下澗

滯不通虜亦遮守蹊要軍不得進太祖患之以問疇疇曰此道秋

夏每常有水淺不通車馬深不載舟船爲難久矣舊北平郡治在

平岡道出盧龍達于柳城自建武以來陷壞斷絕垂二百載而尚

有微徑可從今虜將以大軍當出無終不得進而退懈弛無備若

嘿回軍從盧龍口越白檀之險出空虛之地路近而便掩其不備

蹋頓之首可不戰而禽也太祖曰善乃引軍還而署大木表於水

側路傍曰方今暑夏道路不通且侯秋冬乃復進軍虜候騎見之

誠以爲大軍去也太祖令疇將其衆爲鄉導上徐無山出盧龍歷

平岡登白狼堆去柳城二百餘里虜乃驚覺單于身自臨陣太祖

與交戰遂大斬獲追奔逐北至柳城軍還入塞論功行封疇亭

侯邑五百戶

在遼東之北

論疇功曰文雅優備忠武又著和於撫下慎於事上時

山北拒盧龍南守要害清靜歸納而後食人民化從成共資奉及表紹父子威力加於朔野
遠結為九與為首尾前後召疇終不降 挽後臣奉命軍大易縣疇長驅自到陳討胡之難
之建燕漢薛公之度淮南人使部曲時 臣露布出誘胡來漢民或因亡來烏丸聞之震
軍降山中九百餘里疇帥兵五百餘 粵山谷遂滅烏丸蕩平寒表疇文武有故節義可嘉誠
龍首以疇自以始為居難率眾逃志義不立反以為利非本意也
固讓太祖知其至心許而不奪 魏書載太祖令曰昔伯衣存國夏后子奪將欲使
高向之士使賢之士不止於世也其職疇所
遼東斬送袁尚首令三軍敢有哭之者斬疇以嘗為尚所辟乃往
弔祭太祖亦不問 臣松之以為疇不應求紹父子之命以其非正也故遺使親視建盧
龍之案袁尚介近授首遼東皆疇之由也既已明其為賊胡為復
弔祭其首乎昔以嘗破命義在其中則不應為人設謀使其至
此也嗚呼此舉止更為進退無當與于修 哭袁譚親同而心異也 疇盡將其家屬及宗
人三百餘家居鄴太祖賜疇車馬穀帛皆散之宗族知舊從征荆
州還太祖追念疇功殊美恨前聽疇之讓曰是成一人之志而虧
王法大制也於是乃復以前爵封疇 先賢行狀載太祖命曰疇志節高
尚遭值州里戎夏亂引身深山研精味
道百姓從之以成都臣袁賊之盛命召疇不備懷慨守志以激真主及孤奉詔復定河東遂服幽部
將定和意時知禮命疇即受署陳建及胡蹊路所由率齊山民一時向化開塞導道供承使役路
近而便令勞不意斬疇頓於白狼遂長驅於柳城疇有力焉及軍入塞將圍其功表封亭侯食邑
五百疇感德前發辭賞出入三載歷于未賜此為成一人之高甚違于典失之多矣宜從表封

無久留 疇上疏陳誠以死自誓太祖不聽欲引拜之至于數四終不

受有司劾疇稍介違道苟立小節宐免官加刑太祖重其事依違
者久之乃下世子及大臣博議世子以疇同於子文辭祿申胥逃
賞宐勿奪以優其節尚書令荀彧司隸校尉鍾繇亦以為可聽

歎世子議曰昔蓬敖逃祿傳載其美所以激濁世勸貪夫資於戶祿素餐之人也故可得而小不
可得而毀至於田疇方斯近矣免官加刑於法為重 魏略載教曰昔齊魯魯而讓武王可謂
愚闇孔子猶以為求仁得仁疇之所守雖不合道宜欲許而後使天下悉如疇志即其親兼受尚
同之事而老聃使民結繩之道也外讓雖為復使司隸以決之 魏書載荀彧議以為君子
之道或出或處期於為善而已故匹夫守志聖人各因而成之鍾繇以為原思辭粟仲尼不與子
路相牛謂之止善雖可以激清勵濁猶不足多也疇雖不合大義有誼推讓之風友如世子議
臣松之按呂氏春秋魯國之法魯人有為臣妾於諸侯有能贖之者取其金於府子貢贖人而辭
不取金孔子曰賜失之矣自今以來魯人下情矣子路拯溺者其人拜之以半子路受之孔子曰
魯人心悅服矣按此語不與緣所引者相 太祖猶欲侯之疇素與夏侯惇善太
祖語惇曰且往以情喻之自從君所言無告吾意也惇就疇宿如
太祖所戒疇揣知其指不復發言惇臨去乃拊疇背曰田君主意
殷勤曾不能顧乎疇答曰是何言之過也疇負義逃竄之人耳蒙

恩全活為幸多矣豈可賣盧龍之塞以易賞祿哉縱國私疇疇獨不愧於心乎將軍雅知疇者猶復如此若必不得已請願效死刎首於前言未卒涕泣橫流惇具答太祖太祖喟然知不可屈乃拜為議郎年四十六卒子又早死文帝踐阼高疇德義賜疇從孫續爵關內侯以奉其嗣

王脩字叔治北海營陵人也年七歲喪母母以社日亡來歲隣里社脩感念母哀甚隣里聞之為之罷社年二十游學南陽止張奉舍奉舉家得疾病無相視者脩視隱恤之病愈乃去初平中北海孔融召以為主簿守高密令高密孫氏素豪俠人客數犯法民有相劫者賊入孫氏吏不能執脩將吏民圍之孫氏拒守吏民畏憚不敢近脩令吏民敢有不攻者與同罪孫氏懼乃出賊由是豪彊懾服舉孝廉脩讓郡原融不聽融果有融發脩曰原之賢也吾已辭之矣時天下亂遂不行

忠無位之德以遺後賢不亦可乎重辭融答曰孫清身繫已歷試諸難謀而鮮過惠訓不倦余益乃助應乃誌德用凡爾于王庭其可辭乎

項之郡中有反者脩聞融有難夜往奔融賊初發融謂左右曰能

冒難來唯王脩耳言終而脩至復署功曹時膠東多賊寇復令脩

守膠東令膠東人公沙盧宗彊自為營壑不肯應發調脩獨將數

騎徑入其門斬盧兄弟公沙氏驚愕莫敢動脩撫慰其餘由是寇

少止融每有難脩雖休歸在家無不至融常賴脩以免袁譚在青

州辟脩為治中從事別駕劉獻數毀短脩後獻以事當死脩理之

得免時人益以此多焉袁紹又辟脩除即墨令後復為譚別駕紹

死譚尚有隙尚攻譚譚軍敗脩率吏民往救譚譚喜曰成吾軍者

王別駕也譚之敗劉詢起兵潁陰諸城皆應譚歎息曰今舉州皆

叛豈孤之不德邪脩曰東萊太守管統雖在海表此人不反必來

後十餘日統果棄其妻子來赴譚妻子為賊所殺譚更以統為樂

安太守譚復欲攻尚脩諫曰兄弟還相攻擊是敗亡之道也譚不
悅然知其忠節後又問脩計安出脩曰夫兄弟者左右手也譬人
將鬪而斷其右手而曰我必勝若是者可乎夫棄兄弟而不親天
下其誰親之屬有讒人固將交鬪其間以求一朝之利願明使君
塞耳勿聽也若斬佞臣數人復相親睦以禦四方可以橫行天下
譚不聽遂與尚相攻擊請救於太祖太祖既破冀州譚又叛太祖
遂引軍攻譚於南皮脩時運糧在樂安聞譚急將所領兵及諸從
事數十人往赴譚至高密聞譚死下馬號哭曰無君焉歸遂詣太
祖乞收葬譚屍太祖欲觀脩意然不應脩復曰受表氏厚恩若
得收斂譚屍然後就戮無所恨太祖嘉其義聽之傳子曰太祖既誅表譚
與其首令曰敢哭之者
戮及長子於廷王叔治用子春相謂曰生受辟命亡而不哭非義也良死亡義何以立世遂造其
首而哭之哀動二軍軍正自行其戮太祖曰義士也赦之臣松之按田疇傳備表前所請下
破譚命傳子合而以脩為督軍糧還樂安譚之破諸城皆服唯管統以

樂安不從命太祖命脩取統首修以統亡國之忠臣因解其縛使

詣太祖太祖悅而赦之袁氏政寬在職執者多畜聚太祖破鄴籍

沒審配等家財物貨以萬數及破南皮閱脩家穀不滿十斛有書

數百卷太祖歎曰士不妄有名乃禮辟為司空掾行司金中郎將

遷魏郡太守為治抑強扶弱明賞罰百姓稱之魏略曰脩為司金中郎將
陳黃白異議因奏記曰脩

聞魏林無梁柱之費清流
欣於所愛俯慙不報未嘗不長
此佳然之乃而脩書曰君潔身
知若至深至熟非徒耳目而已
之官念非屈君餘無可者故與
位至三公此君元龜之兆先法
士每得一顯選常舉君為首及
之職聞於司金至於建功重於
蓋測薄為蛇盡尾將言前後百
待之不優之效也孤懼有此空
何若昔宣帝察少府蕭望之才
曰君守平原曰淺故復試君三
試意公叔文子與臣俱月獨何
人哉後無幾而遷魏郡太守

魏國既建為大司農郎中令太祖議行肉刑

術以爲時未可行太祖採其議徙爲奉常其後嚴才反與其徒屬數十人攻掖門脩聞變召車馬未至便將官屬步至宮門太祖在銅爵臺望見之曰彼來者必王叔治也相國鍾繇謂脩舊京城有變九卿各居其府脩曰食其祿焉避其難居府雖舊非赴難之義頃之病卒官子忠官至東萊太守散騎常侍初脩識高柔於弱冠異王基於童幼終皆遠至世稱其知人

王愷嘗言曰脩一千五百歲字未大高亮雅直司馬文王爲安東議爲司馬文王之敗文王曰近日之事誰任任者議曰責在軍帥文王怒曰司馬欲委罪於孤耶遂殺之脩字爲務日夕常至幕前拜觀悲號斷髮前有一柏樹常所攀援海濱所著樹色與凡樹不同讀詩至哀哀父母生我勞瘁未嘗不以覆流涕泣下法操家貧躬耕澗口而田屢旱而蠶諸生有密爲遺引者遂棄之曰是莫改復休州者要門人爲本縣所授求爲編戶曰卿學不足以庇身自德薄不足以禁刑屬之何益日吾不披筆已四十年乃事此乾飯兒負慙破門徒從者千餘人安丘令以爲兒已整衣出迎之於門囊乃下道至上牛營折而在云門生爲縣所役故來送別流于滄河而去令即放遣諸生一縣以爲肥田縣管產少有力木知百囊獨以爲當自達常友愛之男女各始生共許爲婚產果爲西夷校尉後史以女嫁人產弟復問囊囊曰吾薄志畢願山數日處姊妹皆遠吉凶斷絕以此自誓賢兒子遂交於帝部此則洛陽之人也豈吾欲婚之本指邪復曰嫂齊人也當還臨淄袋曰安有葬父河南隨妻還齊用意如此何婚之有遂不婚 邢春者根節之後也少立志操寒苦自居負笈游學身不停家鄉邑翕然以爲能保其先也

性剛傲名意多終必不成及後春果無學業流離遠外有識以此歸之張常以爲人所行其當意於善道不可以已所能而責人所不能也有致遺者皆不受及洛都傾覆寇賊遂起袁宗親悉欲移江東襄陽城大盛乃南遷泰山郡襄思上不肯去賊害之 漢晉春秋曰夷貞濟南劉兆字延世俱以不佳類名喪以父爲文王所濫殺終身不應徵聘未嘗西向坐以示不臣於晉也 魏略純固傳以脂習王脩龐涓文聘成公英郭憲單固七人爲一傳其脩謂聘二人自各有傳成公英別見張既傳單固見王凌傳餘習憲二人列於脩傳後也 脂習字元升京兆人也中平中仕郡公府辟舉高第除大醫令天子西遷及東詣許昌習常隨從與少府孔融親善太祖爲司空威德日盛而融故以舊意善融融微習常責融欲令改節融不從會融被誅當時許中百官先與融親善者莫敢收恤而習獨往撫而哭之曰文舉卿捨我死我當復與誰語音哀歎無已太祖聞之收習欲理之尋以其事直見原徙許東十橋下習後見太祖陳謝前愆太祖呼其字曰元升卿固慷慨因問其居處以新移徙賜穀百斛至黃初詔欲用之以其年老然其教傳有藥布之節賜拜中散大夫還家年八十餘卒 郭憲字幼簡西平人爲其郡右姓建安中爲郡功曹州辟不就以仁篤爲一郡所歸至十七年韓約失策從中還依憲衆人多欲取約以傲力而憲皆責怒之言人窮來歸我云何欲危之遂擁護厚遇之其後約病死而用樂陽達等執斬約頭當送之達等欲條疏憲名憲不肯在名中言我尚不忍生圖之豈忍取死人以要功乎達等乃止時太

關方攻漢中在武都而達等送約首到太祖而問憲名及視條疏怪不在中以問達等達具以情對太祖歎其志義乃并表列血達等竝賜爵關內侯由是名震流 古黃初元年病亡正始初國家追嘉其事復賜其子爵關內侯 郗原字根矩北海朱虛人也少與管寧俱以操尚稱州府辟命皆不就黃巾起原將家屬入海住鬱洲山中時孔融爲北海相舉原有道原以黃巾方盛遂至遼東與同郡劉政俱有勇略雄氣遼東

太守公孫度畏惡欲殺之盡收捕其家政得脫度告州縣敢有燕
政者與同罪政窘急往投原魏氏恭曰政投原曰窮鳥入原匿之月餘時

東萊太史慈當歸原因以政付之既而謂度曰將軍前日欲殺劉

政以其為已害今政已去君之害豈不除哉度曰然原曰君之畏

政者以其有智也今政已免智將用矣尚奚拘政之家不若赦之

無重怨度乃出之原又資送政家皆得歸故郡原在遼東一年中

往歸原居者數百家游學之士教授之聲不絕後得歸太祖梓為

司空掾原女早亡時太祖愛子倉舒亦沒太祖欲求合葬原辭曰

合葬非禮也原之所以自容於明公公之所以待原者以能守訓

典而不易也若聽明公之命則是凡庸也明公焉以為哉太祖乃

止徙署丞相徵事獻帝起居注曰建安十五年初置徵事二人原與平原王烈俱以選補崔瑗為東曹掾記讓

曰徵事邴原議郎張範皆秉德純懿志行忠方清靜足以厲俗貞

固足以幹事所謂龍翰鳳翼國之重寶舉而用之不仁者遠代涼

茂為五官將長史閉門自守非公事不出太祖征吳原從行平原別傳曰

原十一而喪父家貧早孤隣有善舍原過其傍而泣師問曰童子何悲原曰孤者易傷貧者易感

夫書者必皆具有父兄者一則羨其不孤二則羨其得學心中惻然而為涕零也師亦哀原之言

而為之泣曰欲書可耳答曰無錢資師曰童子苟有志我徒相教不求資也於是遂就其一冬之

間誦孝經論語自在童亂之中疑然有異及長金玉其行欲遠游學詣安丘孫容於其門曰君鄉里

邴君君知之乎原答曰然容曰邴君學竟古今博聞禮識鈞深致遠誠學者之師也君乃舍之

歸擬千里所謂以鄉為東家丘者也君似不知而曰然者何原曰先生之說誠可謂苦學矣誠矣

然猶未達僕之微趣也人各有志所規不同故乃有登山而採玉者有入海而採珠者豈可謂登

山者不知海之深入海者不知山之高哉君謂僕以鄉為東家丘君以僕為西家愚夫邪容辭謝

焉又曰充陳之士吾多所識未有若君者當以書相分原重其意難辭之持書而別原心以為承

師學志高者通非若交游待分而成也書何為哉乃藏書於家而行原舊能飲酒自曰之後八

九年間酒不向口單步負笈苦身持力至陳留則師韓子助相川則宗陳仲弓汝南則史也孟博

承郡則親盧子幹臨別師友以原不飲酒會米肉送原原曰本能飲酒但以荒思廢業故謝之耳

今當遠別因見脫饑可一飲燕於是共坐飲酒終日不醉歸以書還孫容解不致書之意後為郡

所召署功曹土浦時魯國孔融在郡教選計當任公卿之才乃以鄭玄為計掾彭舉為計吏原為

計佐融有所愛一人常盛嗟嘆之後志欲殺之朝吏皆請將其人亦在坐叩頭流血而融意不

解原獨不為請融謂原曰衆皆請而君何獨不原對曰明府於某本不薄也常言歲終當舉之此

所謂吾一子也如是朝吏受恩未有在某前者矣而今乃欲殺之明府愛之則引而力之於子懼

之則推之欲危其身原愚不知明府以何愛之以何惡之融曰某生於微門吾成就其兄弟拔擢

而用之某今孤負恩施夫善則進之惡則誅之固君道也往者應仲遠為泰山太守舉一孝廉旬

月之間而殺之夫君人者厚薄何常之有原對曰仲遠舉孝廉殺之其義焉在夫孝廉國之俊選

多居郡南而寧居北示無遷志後漸來從之太祖為司空辟寧度

子康絕命不宣傅子曰寧注見度語唯經典不及世事還乃因山為壙鑿環為室越海避

者無見也由是度安其晉民化其德郡原性剛直清議以格物度已下心不安之寧謂原曰潛能

以不見成德言非其時皆招禍之道也當遣令西還度庶于康代居郡外以將軍太守為號而內

賈有王心早已崇禮欲官寧以自鎮補而終莫敢發言其敬憚如此 皇甫謐高士傳曰寧所居

也落會井汲者或男女雜錯或爭并鬪關寧患之乃各買器分置井傍汲以待之又使知來者

得而怪之問知寧所為乃各相責不復鬪於時有牛暴暴山者經為牽牛者涼處自為

飲食過於牛主牛主得牛大懸若犯嚴刑是以左右無鬪訟之聲禮讓移於海表 王烈著

字彥方於時各聞在原寧之右辭公孫度長史商賈自穢太祖命

為丞相掾徵事未至卒於海表先賢行狀曰烈通達道秉義不回以嶺川陳太

丘為師二子為友時種川荀慈明曹偉節李元禮

韓元長皆就陳君學見烈器業過人歎服所曠亦與相親由是英名著於海內道成德立還歸魯

廬達遭父喪泣淚三年遇歲饑餓路有餓殍烈乃分食與之諸以收邑里之命是以宗族稱孝鄰

黨歸仁以典籍熾心育人為傍遠建學校敦崇庠序且其人皆不因其性氣誨之以道使之從

善遠惡蓋者不自覺而大化隆行皆成實器門人出入容止可觀時在市井自有異人皆別之

州閭承風咸競為善特閭中有盜牛者牛主得之盜者曰我卿近迷惑從今已後將為改過子既

以赦宥寧無使王烈聞之人行以告烈者烈以命一端謹 此向此人既為盜畏君聞之反與之

作何也烈曰昔秦穆公人盜其駿馬食之乃賜之酒盜者不愛其死以救穆公之難既此盜人能

悔其過懼吾聞之是知恥惡知恥惡則善心將生故與布勸為善也閭年之中行路老父擔重人

代擔行數十里欲至家置而去問姓名不以告頃之老父復行失劍於路有人行而遇之欲置而

去津後人得之劍主於是永失欲取而購募或恐差錯遂守之至暮劍主還見之前者代擔人也

老父擊其袂問曰前者代吾擔不得姓名今子復守吾劍于路未行若子之仁請子告吾姓名

也烈歎曰韶樂九成虞實以和人能有感乃至於斯也遂使國人表其閭而異之時人或訟曲而

將質於烈或至塗而反或望廟而還皆相推以直不敢使烈聞之時國土皆親驂乘適烈私館

諸政令察孝廉三府並辟皆不就會道卓作亂避地遼東躬秉農器編於四民布衣蔬食不改其

樂東域之人奉之若君時衰世弊識真者少朋黨之人互相讒謗自遊世在東國者多為人所害

烈居之歷年未嘗有思使遼東不陵弱眾不暴寡商賈之人市不二價

太祖累徵召遼東為解而不遣以建安二十三年寢疾年七十八而終

中國少安客人

皆還唯寧晏然若將終焉黃初四年詔公卿舉獨行君子司徒華

歆薦寧文帝卽位徵寧遂將家屬浮海還郡公孫恭送之南郊加

贈服物自寧之東也度康恭前後所資遺皆受而藏諸既已西渡

盡封還之傅子曰是時康又已死嫡子不立而立弟恭恭懦弱而康子淵有為才華曰廢

乃歸且後淵果襲尊恭位版圖家而南連吳儼號稱王明帝使相國宣文侯征滅之遼東之死者

以萬計如寧所警寧之歸也海中遇暴風船皆沒唯寧乘船自若時夜風厲冥船人盡或莫知所

泊竟見有火光輒趣之得島島無居人又無火燭行 詔以寧為太中大夫固辭不受

人咸與焉以為神光之祐也皇甫謐曰相若之應也

傅子曰寧上書天子且以疾辭曰臣聞傳說發夢以感殷示以尚啓此以動問文以通神之才悟

於聖主用能臣佐帝業克成大勳臣之器朽實非其人雖當清時釋體蟬蛻內省頑病日薄西山

唯陛下聽野人山藪之願便 明帝卽位太尉華歆遜位讓寧 傅子曰司空陳羣

老者得盡微命書奏帝親覽為 明帝卽位太尉華歆遜位讓寧 又薦寧曰臣聞王

者顯善以消惡故湯舉伊尹不仁者遠伏見徵士北海管寧行爲世表學任人師清儉足以激濁
貞正足以矯時前雖徵命禮未優備昔司空荀爽家拜光祿先靈鄭玄即按司農若加備禮庶必
可致至延西序坐而論道必能昭明古今有益大化遂下詔曰太中大夫管寧耽懷道德服膺六藝

清虛足以侔古廉白可以當世曩遭王道衰缺浮海遁居大魏受

命則襁負而至斯蓋應龍潛升之道聖賢用舍之義而黃初以來

徵命屢下每輒辭疾拒違不至豈朝廷之政與生殊趣將安樂山

林往而不能反乎夫以姬公之聖而耆德不降則鳴鳥弗聞前書君

造德不降我則鳴鳥不聞則曰其有能格鄭玄曰耆老也也成也詩云小子有造老成德之人以

不降去與我並在位則鳴鳥之聲不得聞况乃曰有能德格於天者乎言必無也鳴鳥謂鳳也以

秦穆之賢猶思詢乎黃髮况朕寡德曷能不願聞道于子大夫哉

今以寧爲光祿勳禮有大倫君臣之道不可廢也望必速至稱朕

意焉又詔青州刺史曰寧抱道懷真潛翳海隅比下徵書違命不

至盤桓利居高尚其事雖有素履幽人之貞而失考父茲恭之義

使朕虚心引領歷年其何謂邪徒欲懷安必肆其志不惟古人亦

有翻然改節以隆斯氏乎日逝月除時方已過澡身浴德將以曷

爲仲尼有言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哉其命別駕從事郡丞掾

奉詔以禮發遣寧詣行在所給安車吏從茵蓐道上廚食上道先

奏寧稱草莽臣上疏曰臣海濱孤微罷農無伍祿運幸厚橫蒙陛

下纂承洪緒德侔三皇化溢有唐久荷渥澤積祀一紀不能仰答

陛下恩養之福沈委篤痾寢疾彌留逋違臣隸顛倒之節夙宵戰

怖無地自厝臣元年十一月被公車司馬令所下州郡八月甲申

詔書徵臣更賜安車衣被茵蓐以禮發遣光寵竝臻優命屢至怔

營竦息悼心失圖思自陳聞申展愚情而明詔抑制不令稍修章

表是以鬱滯訖于今日誠謂乾覆恩有紀極不意靈潤彌以隆赫

奉今年二月被州郡所下三年十二月辛酉詔書重賜安車衣服

別駕從事與郡功曹以禮發遣又特被璽書以臣爲光祿勳躬秉

勞謙引喻周秦損上益下受詔之日精魄飛散靡所投死臣重自
省揆德非園綺而蒙安車之榮功無寶融而蒙璽封之寵奈稅駕
下荷棟梁之任垂沒之命獲九棘之位懼有朱博鼓妖之責又年
疾日侵有加無損不任扶輿進路以塞元責望慕闔闔徘徊闕庭
謹拜章陳情乞蒙哀省抑恩聽放無令骸骨填於衢路自黃初至
于青龍徵命相仍常以八月賜牛酒詔書問青州刺史程喜寧爲
守節高乎審老疾九頓邪喜上言寧有族人管貢爲州吏與寧隣
比臣常使經營消息貢說寧常著皂帽布襦袴布裙隨時單複出
入闈庭能自任杖不須扶持四時祠祭輒自力爨改加衣服者絮
巾故在遼東所有白布單衣親薦饌饋跪拜成禮寧少而喪母不
識形象常特加觴泣然流涕又居宅離水七八十步夏時詣水中
深灑手足闕於園圃臣揆寧前後辭讓之意獨自以生長潛逸者

艾智衰是以棲遲每執謙退此寧志行所欲必全不爲守高高十兩

白越海及歸常坐一木屑積五十餘年未嘗其股其爛上高膝處皆穿正始二年太僕陶丘一永寧衛尉孟觀侍

中孫邕中書侍郎王基薦寧曰臣聞龍鳳隱耀應德而臻明哲潛

遁俟時而動是以鶯鶯鳴岐周道興隆四皓爲佐漢帝用康伏見

太中大夫管寧應二儀之中和總九德之純懿含章素質冰潔淵

清玄虛澹泊與道逍遙娛心黃老游志六藝升堂入室究其闡與

韜古今於胸懷包道德之機要中平之際黃巾陸梁華夏傾蕩王

綱弛頌遂避時難乘桴越海羈旅遼東三十餘年在乾之始匿景

藏光嘉遁養書韜韞儒墨潛化傍流暢於殊俗黃初四年高祖文

皇帝疇諮蔡公思求雋乂故司徒華歆舉寧應選公車特徵振翼

遐裔翩然來川行遇屯厄遭罹疾病卽拜太中大夫烈祖明皇帝

嘉美其德登爲光祿勳寧疾彌留未能進道今寧舊疾已瘳行年

八十志無衰倦環堵單門偃息窮巷飯嚮糊口并日而食吟詠詩書不改其樂困而能通遭難必濟經危蹈險不易其節金聲玉色久而彌彰揆其終始殆天所祚當贊大魏輔亮雍熙袞職有闕羣下屬望昔高宗刻象營求賢哲周文啓龜以下良佐况寧前朝所表名德已著而久棲遲未時引致非所以奉遵明訓繼成前志也陛下踐阼纂承洪緒聖敬日躋超越周成每發德音動諮師傅若繼二祖招賢故典賓禮雋邁以廣緝熙濟濟之化俾於前代寧清高恬泊擬跡前軌德行卓絕海內無偶歷觀何世玉帛所命申公枚乘周黨樊英之儔測其淵源覽其清濁未有厲俗獨行若寧者也誠空束帛加璧備禮徵聘仍授几杖延登東序敷陳墳素坐而問道上正璇璣協和皇極下阜羣生彝倫攸敘必有可觀光益大化若寧固執匪石守志箕山追迹淇崖參蹤巢許斯亦聖朝同符

唐虞優賢揚歷垂聲千載

今文尚書曰優賢揚歷謂湯其所歷試左思魏都賦曰優賢者於揚歷也

雖出處殊塗

俯仰異體至於興治美俗其揆一也於是特具安車蒲輪束帛加璧聘焉會寧卒時年八十四拜子邈郎中後爲博士初寧妻先卒知故勸更娶寧曰每省曾子王駿之言意常嘉之豈自遭之而違

本心哉

傅子曰寧以衰亂之時世多變氏族者禮聖人之制非禮命姓之意故普民姓歌以原本世系又義多不載每所於淵淵知德濟里有困窮者家儲雖不盈石必分以贖救

之與人子言教以孝與人弟言教以悌言及人臣誨以忠親其恭言其順觀其行邈然若不可及即之熙熙然甚柔而溫因其事而遵之於善言是以漸之者無不化焉寧之云天下知與不知聞之無不嗟歎醇德之所感若此不亦至乎時鉅鹿張璠字子明潁川胡昭字孔明亦養志不仕

璠少游太學學兼內外後歸鄉里表紹前後辟命不應移居上黨

并州牧高幹表除樂平令不就徙遁常山門徒且數百人遷居任

縣太祖爲丞相辟不詣太和中詔求隱學之士能消災復異者郡

累上璠發遣老病不行廣平太守盧毓到官三日綱紀白承前致

版謁璠毓教曰張先生所謂上不事天子下不友諸侯者也豈此

版謁所可光飾哉但遣主簿奉書致羊酒之禮青龍四年辛亥詔
書張掖郡玄川溢涌激波奮蕩寶石負圖狀像靈龜宅于川西崑
然磐峙倉質素章麟鳳龍馬煥炳成形文字告命粲然著明太史
令高堂隆上言古皇聖帝所未嘗蒙實有魏之禎命東序之世寶
尚書題命篇曰大玉表玉天球河圖在東事班天下任令于綽連齋以問珩珩
高士傳曰河圖圖出于河帝王聖者之所受密謂綽曰夫神以知來不追已往禎祥先見而後廢興從之漢已
久亡魏已得之何所追與徵祥乎此石當今之變異而將來之禎
瑞也正始元年戴篤之鳥巢珩門陰珩告門人曰夫戴篤陽鳥而
巢門陰此凶祥也乃援琴歌詠作詩二篇旬日而卒時年一百五
歲是歲廣平太守王肅至官敎下縣曰前在京都聞張子明來至
問之會其已亡致痛惜之此君篤學隱居不與時競以道樂身昔
絳縣老人屈在泥塗趙孟升之諸侯用嗟愍其老勤好道而不蒙

榮寵書到遣吏勞問其家顯題門戶務加殊異以慰既往以勸將
來胡昭始避地冀州亦辭袁紹之命道還鄉里太祖爲司空丞相
頻加禮辟昭往應命既至自陳一介野生無軍國之用歸誠求去
太祖曰人各有志出處異趣勉卒雅尚義不相屈昭乃轉居陸渾
山中躬耕樂道以經籍自娛閭里敬而愛之

高士傳曰初晉宣帝爲布衣時與昭有舊同郡周生等謀害帝而別昭雖有陰德於帝口終不言人莫知之信行者於鄉隣建安十六年百姓開馬超叛避兵入山者千餘家飢乏漸相劫略昭常避辭以解之是以寇難消息衆咸宗焉故其所居部落中三百里無相侵暴者建安二十三年陸渾長張

固被書調丁夫當給漢中百姓惡憚遠役並懷擾擾民孫狼等因
興兵殺縣主簿作爲叛亂縣邑破固率將十餘吏卒依昭住止
招集遺民安復社稷狼等遂南附關羽羽授印給兵還爲賊寇到
陸渾南長樂亭自相約誓言胡居士賢者也一不得犯其部落一
川賴昭咸無怵惕天下安輯徙宅空陽

高士傳曰幽州刺史杜恕嘗過昭所居草廬之中言申論理辭意謙敬恐甚重

馬太尉蔣 正始中驃騎將軍趙儼尚書黃休郭彝散騎常侍荀頭鍾

毓太僕廋疑 案庾氏譜疑字劭然穎川人丁儼字玄默晉尚書賜翟子晏弟道字德先太

適之孫太尉文康公亮司空 弘農太守何補等 文士傳曰慎字元幹廬江人有文學器幹

光祿大夫慎子奮後將軍易車騎將軍恒農州刺史其餘多 遞薦昭曰天真高繁老

而彌篤玄虛靜素有夷皓之節空蒙徵命以勵風俗 高士傳曰朝廷以

事且須後之昭以故不即徵後顯休復與更疑焉昭有詔訪於本州評議侍中草誕駁曰禮賢職

上王政之所重也古者考行於鄉令誦等位皆常田約言疑為卿位足以取信附下國上忠臣之

所不行也昭前德善艾遺逸山林 至熹平二年公車特徵會卒年八十九拜

子纂郎中初昭善史書與鍾繇耶 鄴淳衛顛韋誕並有名尺牘之

迹動見模楷焉 傳了曰胡徵君怡怡無不受也雖僕隸必加禮焉外同乎俗內秉純潔心

有隱者焦先河東人也魏略曰先字孝然中平末白波賊起時先年二十餘與同郡侯武陽相隨

武陽下太行母才與相扶接避白波東客揚州取婦建安初來西還武陽詣太陽占戶先留陝界

欲遣船捕取武陽語縣此狂癡人耳遂注其籍給糜日五升後有疫病人多死者縣常使埋藏前

兒豎子皆輕易之然其行不踐邪淫必循阨陌及其拮拾不取大德飢不苟食寒不苟衣結草以

為糞科頭徒跣每出見婦人則隱翳須去乃出自作一瓜半鷹淨婦其中營木為牀布草蓆其上

卒天寒時篝火以自灸呻吟對語則出為人客作飽食而已不取其直又出於道中避遠與人

相遇輒下道藏匿或問其故常言草茅之人與狐兔同羣不肯妄語太和中青龍中嘗得一杖南渡

淺河水輒獨云未可也由是人頗疑其不狂至熹平中太守賈穆初之官故過其廬先見穆拜

穆與語不應與食不食穆謂之曰國家使我來為卿作君 我食卿卿不肯食我與卿語卿不應我

如是我不中為卿作君當去耳先乃曰寧有是邪遂不復 計其明年大發卒將伐吳有病問先今

討吳何如先不肯應而謬歌曰祝祝祝非魚非肉更相 追逐本心為當殺將子更殺其殺殺邪

郡人不知其謂會諸軍敗好事者乃推其意疑將羊謂吳 殺濫謂魏於是後人會謂之隱者也議

卿河東董經特嘉異節與先非故人密往觀之經到乃奮 其白鬚為如與之有舊者謂曰阿先聞

乎念共登白波時不先熟視而不言經素知其昔受武陽 恩因復曰急武陽不邪先乃曰已報之

矣經又復挑欲與語遂不肯復應後歲餘病亡時年八十九矣 高士傳曰世莫知先所出或言

濟辟不就

中大夫馮胤嗣克昌為世盛

門侍中峻河南尹純皆道之子

豫州牧長史顯

容貌其偉歷幽州刺史廷尉入晉為尚書

遞薦昭曰天真高繁老

高士傳曰朝廷以

疾車未息徵命之

禮賢職

禮賢職

禮賢職

禮賢職

禮賢職

禮賢職

禮賢職

禮賢職

禮賢職

禮賢職

禮賢職

禮賢職

禮賢職

禮賢職

禮賢職

禮賢職

禮賢職

荆史秋補以先為仙人也北地傳玄謂之性同禽獸並為之傳而莫能測之魏略又載龐參及
寒貧者累字伯重京兆人也初平中山東人有青牛先生者守正方客三輔曉知星歷風角易精
常食苜蓿充華年似如五六十者人或親識之謂其已百餘歲矣初累年四十餘隨正方遊學人
謂之得術有婦無子建安十六年二輔亂又隨正方南入漢中漢中壞正方入蜀累與相失隨
徙民詣鄴遭疾疫喪其婦至黃初元年又徙詣洛陽遂不復安婦獨居道側以甄毓為障施一廚
牀食宿其中晝日潛思夜則仰觀星宿吟詠內書人或問之閉口不言至嘉平中年八九十裁
若四五十者縣官以其孤老給糜日五升五升不足食頗行傭作以御糶盡盡出與人與不取食
不求美衣弊緇故後二年病亡寒貧者本姓石字德林安定人也建安初客三輔是時長安有
宿儒樂文傳者門徒數千德林亦就學始精詩書後好內事於魏章中夜玄默至十六年關中亂
南入漢中初不治產業不畜妻孥常請老于五千文及諸內書晝夜吟詠到二十五年漢中敗隨
眾還長安遂癡愚不復識人食不求味冬夏常衣弊布連綿衣體如無所勝日如無所見獨居窮
巷小屋無親里人與之衣食不肯取郡縣以其蠹窮給糜日五升食不足頗行乞乞不取多人問
其姓字口不肯言故因號之曰寒貧也或素有與相知者往往存恤之輒拜跪由是人謂其不癡車
騎將軍郭淮以意氣呼之問其所欲亦不肯言淮因與脯脯及衣不取其衣取其脯一劑脯一升
而止臣松之按魏略云焦先及楊沛并作瓜牛庵止其中以為瓜當作蝸蝸牛螺蝸之有角者
也俗或呼為黃犢先等作圖余形如蝸牛緣故謂之瓜牛廬莊子曰有國於蝸之左角者曰觸氏
有國於右角者曰蠻氏時相與爭地而戰伏尸數萬逐北旬有五日而後反謂此物也

評曰袁渙邴原張範躬履清蹈進退以道

臣松之以為清蹈近非言

蓋是貢

禹兩龔之匹涼茂國淵亦其次也張承各行亞範可謂能弟矣田

疇抗節王修忠貞足以矯俗管寧淵雅高尚確然不拔張壽胡昭

闔門守靜不營當世故并錄焉

加勉司馬傳

生

魏書十二

崔毛徐何邢鮑司馬傅第十二

崔琰字季珪清河東武城人也少樸訥好擊劍尚武事年二十三
 鄉移為正始感激讀論語韓詩至年二十九乃結公孫方等就鄭
 玄受學學未朞徐州黃巾賊攻破北海玄與門人到不其山避難
 時穀糴縣乏玄罷謝諸生琰既受道而寇盜充斥西道不通於是
 周旋青徐兗豫之郊東下壽春南望江湖自去家四年乃歸以琴
 書自娛大將軍袁紹聞而辟之時士卒橫暴掘發丘壠琰諫曰昔
 孫卿有言士不素教甲兵不利雖湯武不能以戰勝今道路暴骨
 民未見德宜救郡縣掩骼埋胔示憐恤之愛追文王之仁紹以為
 騎都尉後紹治兵黎陽次于延津琰復諫曰天子在許民望助順
 不如守境述職以寧區宇紹不聽遂敗于官渡及紹卒二子交爭

爭欲得琰琰稱疾固辭由是獲罪幽於囹圄賴陰夔陳琳營救得免太祖破袁氏領冀州牧辟琰為別駕從事謂琰曰昨按戶籍可得三十萬眾故為大州也琰對曰今天下分崩九州幅裂二袁兄弟親尋干戈冀方蒸庶暴骨原野未聞王師仁聲先路存問風俗救其塗炭而校計甲兵唯此為先斯豈鄙州士女所望於明公哉太祖改容謝之于時賓客皆伏失色太祖征并州留琰傳文帝於鄴世子仍出山獵變易服乘志在驅逐琰書諫曰蓋聞盤于游田書之所戒魯隱心觀魚春秋譏之此周孔之格言一經之明義殷鑒夏后詩稱不遘于卯不樂禮以為忌此又近者之得失不可不深察也袁族富彊公子寬放盤游滋侈義聲不聞哲人君子俄有色斯之志熊羆壯士墮於吞噬之用固所以擁徒百萬跨有河朔無所容足也今邦國殄瘁惠康未洽士女企踵所患者德況公親御

戎馬上下勞勩世子宜遵大路慎以行正思經國之高略內鑒述戒外揚遠節深惟儲副以身為寶而猥襲虞旅之賤服忽馳騫而陵險志雉兔之小娛忘社稷之為重斯誠有識所以惻心也唯世子燔翳拍褶以塞眾望不令老臣獲罪於天世子報曰昨奉嘉命惠示雅數欲使燔翳拍褶翳已壞矣褶亦去焉後有此比蒙復誨諸太祖為丞相琰復為東西曹掾屬徵事初授東曹時教曰君有伯夷之風史魚之直貪夫慕名而清壯士尚稱而厲斯可以率時者已故授東曹往踐厥職魏國初建拜尚書時未立太子臨菑侯植有才而愛太祖狐疑以函令密訪於外唯琰露板答曰蓋聞春秋之義立子以長加五官將仁孝聰明宜承正統琰以死守之植琰之兒女婿也太祖貴其公亮喟然歎息世語曰植妻衣繡太祖發堂見之以違制命遂家賜死遷中尉琰聲姿高暢眉目疏朗鬚長四尺甚有威重朝士瞻望而太祖

亦敬憚焉

先賢行狀曰琰清忠高亮雅識經遠推方直道正色於朝魏士初咸委授銓衡總齊清議十有餘年文武羣才多所明拔朝廷歸高天下稱仁琰嘗薦

鉅鹿楊訓雖才好不足而清貞守道太祖卽禮辟之後太祖爲魏

王訓發表稱贊功伐褒述盛德時人或笑訓希世浮僞謂琰爲失

所舉琰從訓取表草視之與訓書曰省表事佳耳時乎時乎會當

有變時琰本意識論者好譏呵而不尋情理也有白琰此書傲世

怨謗者太祖怒曰謗言生女耳耳非佳語會當有變時意指不遜

於是罰琰爲徒隸使人視之辭色不撓太祖令曰琰雖見刑而通

賓客門若市人對賓客虬鬚直視若有所矚遂賜琰死

魏略曰人得琰書以裏情體持

其能行節道中時有與僕宿不平者過見琰名善情體從而視之遂白之太祖以爲琰腹誹心謗乃收付獄琰刑輸徒前所白者又復白之云琰爲徒虬鬚直視心似不平時太祖亦以爲然遂欲殺之乃使流之大使往經營琰教吏曰三日期消息瑛不悟後數日吏故白瑛平安公忿然始曰瑛必欲使孤行刀筆乎吏以是

琰與司馬朗善晉宣王方琰謂朗曰子之弟聰哲明允剛斷英

時殆非子之所及也臣松之按詩或作特特爲是也朗以爲不然而琰每秉此論

琰從弟林少無名望雖姻族猶多輕之而琰常曰此所謂大器晚

成者也終必遠至涿郡孫禮盧毓始入軍府琰又名之曰孫疏亮

亢烈剛簡能斷盧清警明理百鍊不消昔公才也後林禮毓咸至

鼎輔及琰友人公孫育宋階早卒琰撫其遺孤恩若已子其鑒識

篤義類皆如此魏略曰明帝時崔林嘗與司空陳羣共論冀州人士稱羣爲首群以初

太祖性忌有所不堪者魯國孔融融字文舉緒族書曰曰孔子二十世孫也高祖

河南尹李膺有車名敝門下簡通賓客非常世英賢及通家子孫弗見也融年十餘歲微觀其為人遂造膺門語門者曰我李君通家子孫也膺見融問曰高明父祖嘗與僕周旋乎融曰然先君孔子與君先人李老君同德比義而相師友則融與君累世通家也衆坐奇之僉曰異童子也太中大夫陳燁後至同坐以告燁燁曰人小時了了者大亦未必奇也融答曰即如所言君之幼時也實慧乎膺大笑顧謂曰高明長大必爲偉器山陽張儉以忠正爲中常侍後覺所忿疾覽爲刑章下州郡捕儉儉與融兄褒有舊亡投褒遇褒出時融年十六儉以其少不告也儉知儉長者有窘迫色謂曰吾聞不能爲君主邪因留舍藏之後事泄國相以下密就掩捕儉儉走登時收融及褒送獄融曰保納藏舍者融也融當坐之褒曰彼來求我罪我之由非弟之過我當坐之兄弟爭死即縣疑不能決乃上書詔書令褒坐焉融由是名震遠近與平原陶丘洪陳留邊讓並以俊秀爲後進冠蓋融持論鯁理不及讓等而逸才宏博過之司徒大司馬辟舉高第累遷北軍中校虎賁中郎將止滌相時年二十八承請中殘破之後修復城邑崇學校設庠序舉賢才顯儒士以彭璠爲方正郡原爲有道王節爲孝廉告高密縣爲鄭玄特立一鄉名爲鄭公鄉又國人無後及

四方遊士有死之者皆為棺木以殮葬之郡人甄子然孝行知名早李融恨不及之乃令配食縣社其禮賢如此在郡六年劉備表融領青州刺史建安元年徵還為將作大匠遷少府每朝會訪對輒為謀主諸卿大夫寄名而已司馬趙九州春秋曰融往北海自以智能優越蓋才命世嘗時豪俊皆不能及亦自許大志且欲舉軍驍甲與華賢要功自於海傍結殖根本不肯碌碌如平居郡守事夕伯赴期會而已然其所任用好奇取異皆輕割之才至於稽古之士謬為恭敬禮之雖備不與論國事也高密鄭玄稱之鄭公執子孫禮及高談教令益濫官曹辭氣溫雅可玩而論論事考實難可悉行但能張網羅其自理其疏祖賦少捨一朝殺五部督郵茲民汚吏將亂朝市亦不能治州結兵亂至徐州卒到城下舉國皆恐融直出說之令無異志遂與別技謀夜覆幽州幽州軍敗恐有其變無幾時還復城亡黃巾將至融大飲醇酒躬自上馬禦之涑水之上寇令上郡與融相拒兩軍徑涑水直到所治城城潰融不得入轉至南縣左右稍叛連年傾覆事無所濟遂不能保障四境棄郡而去後徙徐州以北海相自還領青州刺史治郡北陲欲附山東外接遼東得戎馬之利建樹根本孤立一隅不與共也于時曹袁公孫吳相首尾戰士不滿數百殺不至萬斛王子法蘭孔慈凶猜小才信為腹心左承祖劉義孫清雋之士備在坐席而已言此民望不可失也承祖勸融自託疆國融不聽而殺之義孫棄去遂為袁譙所攻自春至夏城小寇眾流天雨遂然融患凡安坐讀書論議自若城壞眾亡身奔山東室家為譙所虜張繡漢紀曰融在郡八年保以自免帝初都許融以為安略依舊制定王畿正司隸所部為千里之封乃引公卿上書言其義是時天下草創曹袁之權木分融所建明不識時務又天性氣爽頗推平生之意押傷太祖太祖制酒禁而融書謂之曰天有酒旗之星地列酒泉之郡人有青酒之德故堯不飲于鍾無以成其聖且梁紂以色亡國今令不禁婚姻也太祖外雖寬容而內不能平御史大夫鄒忠知昔以法免融官歲餘拜太中大夫雖居家失執而賓客日滿其門愛才樂酒常嘆曰坐上客常滿樽中酒不空吾無憂矣虎賁士有貌似蔡邕者融勿酒酣輒引與同坐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其好十如此續漢書曰太尉楊彪與袁術婚姻術憎就太祖與彪有隙因是執彪將殺馬融聞之不及朝服往見太祖曰楊公累世清德四葉重光周書父子兄弟不相及况以袁氏之罪乎易稱積善餘慶但欺人耳太祖曰國家之意也融曰假使成王欲殺召公則周公可得言不知

邪今天下纒縷捐紳之士所以瞻仰明公者以明公聰明仁智輔相漢朝舉直錯枉致之雍熙耳今橫殺無辜則海內觀聽誰不解體孔融魯國男子明目便當褻衣而去不復朝矣太祖意解遂理出彪魏氏春秋曰袁紹之敗也融與太祖書曰武王伐紂以妲己賜周公太祖以融學博謂書傳所紀後見問之對曰以今度之想其高然耳十三年融對孫權使有訕謗之言坐棄市二子年八歲時方奕棋融被收端坐不起左右曰而父見執不起何也三子曰安有巢毀而卵不破者乎遂俱見殺融有高名清才世多哀之太祖懼遠近之議也乃令曰太中大夫孔融既伏其罪矣然世人多採其虛名少於核實見融浮黠奸作變異眩其詐許不復察其亂俗也此州人親平原衡衡受傳融論以為父母與人無親譬若執器寄盛其中又言若禮儀離而父不肯舉贈活餘人融違天反道敗倫亂理雖肆市朝猶恨其晚更以此事列上宣示諸軍將校擗皆使問見世語曰融二子皆郵融見收顧謂三子曰何以不辭三子曰曰父高如此復何所辭以為必俱死也臣松之以為世語云融二子不辭知必俱死猶差可安如孫盛之言誠所本營入歲小兒能玄下端福聰明特達卓然既造則其憂樂之情宜其有過成人安有見父收執而曾無變容奕棋不起若在服僚者乎昔申生就命言不忘文不以已身將死而廢念父之情也父安猶尚若茲而況於顯沛哉盛以此為美談無乃賊夫人之子與蓋由好奇情多而不知言之傷理南陽許攸魏略曰攸字子遠少與袁紹及太祖善初平中隨紹在冀州嘗在坐席言議官渡之役諫紹勿與太祖相攻語在紹傳紹自以疆盛必欲極其兵勢攸知不可為謀乃云詣太祖紹破走及後得冀州攸有功焉攸自恃勲勞時與太祖相戲每在席不自限齊至呼太祖小字曰某甲卿不得我不得冀州也太祖笑曰汝言是也然內嫌之其後從行出鄴東門顧謂左右曰此家非得我則不得出入此門妻圭皆以恃舊不虔見誅魏略曰妻圭字子伯少與太祖也人有曰者遂見收治妻圭皆以恃舊不虔見誅有舊初平中在荆州北界合衆後詣太祖太祖以為大將不使典兵常在坐席言議及河北平定隨在冀州其後太祖從諸子出遊于伯時亦隨從子伯顧謂左右曰此家父子如今日為樂也人有白者太祖以為有腹誹意遂收治之吳書曰子伯少有猛志嘗嘆息曰男兒居世會當得數萬兵千匹騎著後耳儻笑之後坐賊亡命被繫當死得倫獻出捕者追之急子伯乃變衣服如助捕者吏不妄覺遂以得免會

天下義兵起于伯亦合衆與劉表相依後歸曹公遂爲所用軍國大計常與焉劉表亡曹公向荆
州表子琮降以節迎曹公諸將皆疑計曹公以問子伯子曰天下擾攘各貪王命以自重今以
節來是必至誠曹公曰大善遂進兵籠統子伯家累千金曰婁子伯富樂於孤但幾不如孤耳從
破馬超等子伯功爲多曹公常嘆曰子伯之計孤不及也後與南郡曹長同載見曹公出授曰父
子如此何其快耳子伯曰居世間當自爲之而但觀他人乎授乃白之遂見誅魚參曰古人有
言曰得鳥者羅之一目也然張一目之羅終不得鳥矣鳥能遠飛遠飛者六翮之力也然無衆毛
之助則飛不遠矣以此推之大魏之作世語曰琮兄而琰最爲世所嘆惜至今冤之孫諒字士文
雖有功臣亦未必並革香付之由也孫諒字士文
以簡素稱仕晉爲尚書大鴻臚
荀綽冀州紀云諒卽琰之孫也

毛玠字孝先陳留平丘人也少爲縣吏以清公稱將避亂荊州未
至聞劉表政令不明遂往魯陽太祖臨兗州辟爲治中從事玠謂
太祖曰今天下分崩國主遷移生民廢業饑饉流亡公家無經歲
之儲百姓無安固之志難以持久今袁紹劉表雖士民衆彊皆無
經遠之慮未有樹基建本者也夫兵義者勝守位以財宜奉天子
以令不臣修耕植畜軍資如此則霸王之業可成也太祖敬納其
言轉幕府功曹太祖爲司空丞相玠嘗爲東曹掾與崔琰並典選

舉其所舉用皆清正之士雖於時有盛名而行不由本者終莫得
進務以儉率人由是天下之士莫不以廉節自勵雖貴寵之臣輿
服不敢過度太祖歎曰用人如此使天下人自治吾復何爲哉文
帝爲五官將親自詣玠屬所親眷玠答曰老臣以能守職幸得免
戾今所說人非遷次是以不敢奉命大軍還鄴議所并省玠請謁
不行時人憚之咸欲省東曹乃其白曰舊西曹爲上東曹爲次宜
省東曹太祖知其情令曰日出於東月盛於東凡人言方亦復先
東何以省東曹遂省西曹初太祖平柳城班所獲器物特以素屏
風素馮几賜玠曰君有古人之風故賜君古人之服玠居顯位常
布衣蔬食撫育孤兄子甚篤賞賜以振施貧族家無所餘遷右軍
師魏國初建爲尚書僕射復典選舉先賢行狀曰玠推亮公正在官清恪其典選
民功績不著而私財豐足者皆免黜停廢久不選用于時四海翕然莫不勵行至乃長吏逐者始
面露衣常乘車軍吏入府朝服徒行人擬盡食之禁家象濯纒之操賣者無穢欲之累取者絕

奸貨之求吏潔于上俗
移于下民到于今稱之
時太子未定而臨菑侯植有寵玠密諫曰近者袁

紹以嫡庶不分覆宗滅國廢立大事非所宜聞後羣僚會玠起更衣太祖目指曰此古所謂國之司直我之周昌也崔琰既死玠內不悅後有白玠者出見黥面反者其妻子沒爲官奴婢玠言曰使大不雨者蓋此也太祖大怒收玠付獄大理鍾繇詰玠曰自古聖帝明王罪及妻子書云左不共左右不共右子則孥戮女司寇之職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于春臺漢律罪人妻子沒爲奴婢黥面漢法所行黥墨之刑存于古典今真奴婢祖先有罪雖歷百世猶有黥面供官一以寬良民之命二以宥并罪之辜此何以負於神明之意而當致早按典謀急恒寒若舒恒燠若寬則亢陽所以爲旱玠之吐言以爲寬邪以爲急也急當陰霖何以反旱成湯聖世野無生草周宣令主旱魃爲虐凡旱以來積三十年歸咎黥面爲

相值不備人伐邪師興而雨罪惡無徵何以應天玠譏謗之言流於下民不悅之聲上聞聖聽玠之吐言執不獨語時見黥面凡爲幾人黥面奴婢所識知邪何緣得見對之歎言時以語誰見答云何以何日月於何處所事已發露不得隱欺具以狀對玠曰臣聞蕭生縊死困於石顯賈子放外讒在絳灌白起賜劔於杜郵晁錯致誅於東市伍員絕命於吳都斯數子者或妒其前或害其後臣垂齟執簡累勤取官職在機近人事所竄屬臣以私無執不絕語臣以冤無細不理人情淫利爲法所禁法禁於利執能害之青蠅橫生爲臣作謗謗臣之人執不在他昔王叔陳生爭正王廷宣子平理命舉其契是非有宜曲直有所春秋嘉馬是以書之臣不言此無有時人說臣此言必有徵要乞蒙宣子之辨而求王叔之對若臣以曲聞卽刑之日方之安駟之贈賜劔之來比之重賞之惠

謹以狀對時桓階和洽進言救玠玠遂免黜卒于家

孫盛曰魏武於是失政刑矣易稱明

折燕獄傳有舉直錯枉庶獄明則國無怨民枉直當則民無不服未有獄青蠅之浮聲信浸潤之

語誰可以允釐四海惟清辨駮者也昔者漢高獄蕭何出復相之玠之一責永見擯放二主度量

豈不殊哉太祖賜棺器錢白中拜子機郎中

徐奕字季才東莞人也避難江東孫策禮命之奕改姓名微服還

本郡太祖為司空辟為掾屬從西征馬超超破軍還時關中新服

未甚安留奕為丞相長史鎮撫西京西京稱其威信轉為雍州刺

史復還為東曹屬丁儀等見寵於時竝害之而奕終不為動

魏書曰奕曰夫以史魚之直孰與遽的之智丁儀方貴重安思所以下之奕曰以公明聖儀豈得久行其

能以柔弱勝剛彊者望之於君也今使君統留事孤無復還顧之

憂也魏國既建為尚書復典選舉遷尚書令太祖征漢中魏詭等

謀反中尉楊俊左遷太祖歎曰諷所以敢生亂心以吾爪牙之臣

無過姦防謀者故也安得如諸葛豐者使代俊乎桓階曰徐奕其

人也太祖乃以奕為中尉手令曰魯楚有子玉文公為之側席而

坐汲黯在朝淮南為之折謀詩稱邦之司直君之謂與在職數月

疾篤乞退拜諫議大夫卒

魏書曰文帝每與朝臣會同未嘗不嘆歎思拜

何夔字叔龍陳郡陽夏人也曾祖父熙漢安帝時官至車騎將軍

華嶠漢書曰熙字孟孫少有大志不拘小節身長八尺五寸體貌魁梧善為容儀舉孝廉為謁者

贊拜殿中音動左右和帝佳之歷為司諫授尉人司農永初二年南單于與為相俱友以熙行車

騎將軍征之累有功烏桓請降夔幼喪父與母兄居以孝友稱長八尺三寸

單于復稱臣如舊會熙暴疾卒容貌矜嚴

魏書曰漢大關官用事夔從父衡為尚書有直言由是在當避亂淮南後袁術至壽春辟之夔不應然遂為術所留久之術與橋蕤俱攻圍

斬陽斬陽為太祖固守術以夔彼郡人欲脅令說斬陽夔謂術謀

臣李業曰昔柳下惠聞伐國之謀而有憂色曰吾聞伐國不問仁

人斯言何為至於我哉遂遁匿潞山術知夔終不為已用乃止術
從兄山陽太守遺母夔從姑也是以雖恨夔而不加害建安二年
夔將還鄉里度術必急追乃間行得免明年到本郡頃之太祖辟
為司空掾屬時有傳袁術軍亂者太祖問夔曰君以為信不夔對
曰天之所助者順人之所助者信術無信順之實而望天人之助
此不可以得志於天下夫失道之主親戚叛之而況於左右乎以
夔觀之其亂必矣太祖曰為國失賢則亡君不為術所用亂不亦
宜乎太祖性嚴掾屬公事往往加杖夔常畜毒藥誓死無辱是以
終不見及孫盛曰大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是以上下休嘉道光化洽公府掾屬古之遺
也必擢時髦搜揚英逸得其人則論道之任隆非其才則優餼之患至苟有
賢刑黜可也如其誅之罰罰以小懲之戒豈導之以德齊之以禮之謂與然士之出處安處德
授雖可不之節必審於所隨故高尚之徒抗心於青雲之表豈王侯之所能臣名器之所屬戰
自非此族委身世途否泰榮辱制之由時故箕子安於學戮柳下夷於三黜蕭何周勃亦在羅網
大豈不辱君命故也夔知時制而甘其流挾藥要君以避微恥詩云唯此編心何夔具有焉放之
可也有出為城父令魏華曰自劉備後東南多變太祖以陳郡為郡令夔
為城父令諸縣皆用各士以鎮撫之且後史民稍定遷長廣太

守郡濱山海黃巾未平豪傑多背叛袁譚就加以官位長廣縣人
管承徒眾三千餘家為寇害議者欲舉兵攻之夔曰承等非生而
樂亂也習於亂不能自還未被德教故不知反善今兵迫之急彼
恐夷滅必并力戰攻之既未易拔雖勝必傷吏民不如徐喻以恩
德使容自悔可不煩兵而定乃遣郡丞黃珍往為陳成敗承等皆
請服夔遣吏成弘領校尉長廣縣丞等郊迎奉牛酒詣郡牟平賊
從錢眾亦數千夔率郡兵與張遼共討定之東牟人王營眾三千
餘家脅昌陽縣為亂夔遣吏王欽等授以計略使離散之旬月皆
平定是時太祖始制新科下州郡又收租稅綿絹夔以郡初立近
以師旅之後不可卒繩以法乃上言曰自喪亂已來民人失所今
雖小安然服教日淺所下新科皆以明罰敕法齊一大化也所領
六縣疆域初定加以饑饉若一切齊以科禁恐或不從教者有

不從教者不得不誅則非觀民設教隨時之意也先王辨九服之
賦以殊遠近制三典之刑以平治亂愚以為此郡宜依遠域新邦
之典其民間小事使長吏臨時隨宜上不背正法下以順百姓之
心比及三年民安其業然後齊之以法則無所不至矣太祖從其
言徵還參丞相軍事海賊郭祖寇暴樂安濟南界州郡苦之太祖
以夔前在長廣有威信拜樂安太守到官數月諸城悉平入為丞
相東曹掾夔言於太祖曰自軍興以來制度草創用人未詳其本
是以各引其類時忘道德夔聞以賢制爵則民慎德以庸制祿則
民興功以為自今所用必先核之鄉閭使長幼順敘無相踰越顯
忠直之賞明公實之報則賢不肖之分居然別矣又可修保舉故
不以實之令使有司別受其負在朝之臣時受教與曹並選者各
任其責上以觀朝臣之節下以塞爭競之源以督群下以率萬民

如是則天下幸甚太祖稱善魏國既建拜尚書僕射

魏書曰特丁儀兄弟方進寵儀與

不合尚書傳與謂夔曰儀不相好已甚于友毛玠等儀曰害之矣于宜山下之夔曰為不義適足害其身焉能害人且懷姦佞之心立於明朝其得久于夔終不屈志儀後果以凶為敗文

帝為太子以涼茂為太傅夔為少傅特命二傅與尚書東曹並選

太子諸侯官屬茂卒以夔代茂每月朔太傅入見太子太子正法

服而禮焉他日無會儀夔遷太僕太子欲與辭宿戒供夔無往意

乃與書請之夔以國有常制遂不往其履正如此然於節儉之世

最為豪汰文帝踐阼封成陽亭侯邑三百戶疾病屢乞遜位詔報

曰蓋禮賢親舊帝王之常務也以親則君有輔弼之勳焉以賢則

君有醇固之茂焉夫有陰德者必有陽報今君疾雖未瘳神明聽

之矣君其即安以順朕意夔諡曰靖侯子曾嗣咸熙中為司徒

千實

晉書曰曾字穎考正元中為司隸校尉時母丘儉孫女適劉氏以孕繫廷尉女母荀為武衛將軍荀顛所表活既免辭請廷尉乞為官婢以贖女命曾使主簿陳咸為議議曰大魏承秦漢之弊未及革制所以追戮已出之女誠欲殄醜類之族也若已產育則成他家之母於法則不足懲奸亂之源於情則傷孝子之思男不御罪於他族而女獨嬰戮於二門非所以哀矜女弱均法制之大

分也臣以為在室之女可從父母之刑。鮑宣之婦使從夫家之戮，朝廷從之，乃定律令。晉諸公
讚曰：曾以高難稱，加性純孝，位至太宰，封朗陵縣公。年八十餘，薨，諡曰元公子。邵嗣，邵字敬祖，才
識深博，有經國體儀，位亦至太宰。諡康公。子楚嗣，邵庶兄。遵字思祖，有幹能，少經清職，終於太僕。
遵子綬，字伯蔚，亦以幹事稱。永嘉中，為尚書，為司馬，越所殺。傅子稱，曾及荀顛，曰以文王之道事
其親者，其類昌；何侯乎？其荀侯乎？古稱曾閔，今曰荀何，內盡其心，以事其親，外崇禮
讓，以接天下。孝子百世之宗，仁人天下之令也。有能行仁孝之道者，君子之儀表矣。

邢顒字子昂，河間鄭人也。舉孝廉，司徒辟，皆不就。易姓，字適，右北
平。從田疇游，積五年。而太祖定冀州，顒謂疇曰：黃巾起來二十餘
年，海內鼎沸，百姓流離。今聞曹公法令嚴，民厭亂矣。亂極則平，請
以身先遂，裝還鄉里。田疇曰：邢顒，民之先覺也。乃見太祖，求為鄉
導，以克柳城。太祖辟顒為冀州從事，時人稱之曰德行。堂堂邢子
昂，除廣宗長，以故將喪，棄官有司。舉正太祖曰：顒篤於舊君，有一
致之節，勿問也。更辟司空掾，除行唐令，勸民農桑，風化大行。入為
丞相門下督，遷左馮翊，病去官。是時太祖諸子高選官屬，令曰：侯
家吏宜得淵深法度。如邢顒輩，遂以為平原侯植家丞。顒防閑以

禮無所屈撓，由是不合。庶子劉楨書諫，植曰：家丞邢顒，北土之彥
少乘高節，玄靜澹泊，言少理多，真雅士也。楨誠不足同，黃斯人竝
列左右，而楨禮遇殊特，顒反疏簡，私懼觀者將謂君侯習近不肖
禮賢不足，採庶子之春華，忘家丞之秋實，為上招謗，其罪不小。以
此反側，後參丞相軍事，轉東曹掾。初，太子未定，而臨菑侯植有寵，
丁儀等竝贊翼其美。太祖問顒，顒對曰：以庶代宗，先世之戒也。願
陛下深重察之。太祖識其意，後遂以為太子少傅，遷太傅。文帝踐
阼，為侍中尚書，僕射，賜爵關內侯，出為司隸校尉。徙太常，黃初四
年薨。子友嗣。晉諸公贊曰：顒曾孫喬，字魯伯，有體量，局幹美於當世。歷
清職，元康中，與劉渙俱為尚書吏部郎，稍遷至司隸校尉。

鮑勛字叔業，泰山平陽人也。漢司隸校尉鮑宣九世孫。宣後嗣有
從上黨徙泰山者，遂家焉。勛父信，靈帝時為騎都尉、大將軍。何進
遣東募兵，後為濟北相，協規太祖，身以遇害。語在董卓傳、武帝紀。

魏書曰信父丹官至少府侍中世以儒雅顯少有大節寬厚愛人沈毅有謀大將軍何進辟拜騎都尉遣歸募兵得千餘人還到成皋而進已遇害信至京師董卓亦始到信知卓必為亂勸袁紹襲卓紹與卓不睦發語在紹傳信乃引軍還鄉里收徒眾二萬騎七百輛重三千餘乘是歲太祖始起兵於已吾信與弟紹以兵應太祖太祖與袁紹表信行破虜將軍韜裨將軍時紹眾最盛家傑多向之信獨謂太祖曰夫略不世出能總英雄以撥之反正者君也苟非其人雖竭必斃君始天之所啓遂深自結納太祖亦親與焉汴水之敗信被虜紹在陣戰亡紹劫奪韓馥位遂據冀州信言於太祖曰奸臣乘機竊王室英雄奮節天下響應有義也今紹為盟主因權專利將自生亂是復有一卓也若抑之則力不能制祇以避難又何能濟且可規大河之南以待其變太祖善之太祖為東郡太守表信為濟北相會黃中大眾入州界劉岱欲與戰信止之岱不從遂敗語在武紀太祖以賊恃勝而驕欲設奇兵挑擊之於壽張先與信出行戰地後步軍未至而卒與賊遇遂接戰信殊死戰以救太祖太祖僅得免圍出信遂沒時年四十一雖遭亂起兵家本修儒治身至儉五原將士居無餘財士以此歸之

建安十七年太祖

追錄信功表封勛兄邵新都亭侯

掾魏書曰勛清白有高節知名於世二十二年立太子以勛為中庶子徙黃門侍郎出

為魏郡西部都尉太子郭夫人弟為曲周縣吏斷盜官布法應棄

巾太祖時在譙太子留鄴數手書為之請罪勛不敢擅縱具列上

勛前在東宮守正不撓太子固不能悅及重此事恚望滋甚會郡

小休兵有失期者密敕中尉奏免勛官久之拜侍御史延康元年

太祖崩太子卽王位勛以駙馬都尉兼侍中文帝受禪勛每陳今

之所急唯在軍農寬惠百姓臺榭苑囿宜以為後文帝將出遊獵

勛停車上疏曰臣聞五帝三王靡不明本立教以孝治天下陛下

仁聖愷隱有同古烈臣冀當繼蹤前代令萬世可則也如何在諒

闇之中修馳騁之事乎臣冒死以聞唯陛下察焉帝手毀其表而

競行獵中道頓息問侍臣曰獵之為樂何如八音也侍中劉曄對

曰獵勝於樂勛抗辭曰夫樂上通神明下和人理隆治致化萬邦

咸又故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況獵暴華蓋於原野傷生育之至理

櫛風沐雨不以時際哉昔魯隱觀漁於棠春秋譏之雖陛下以為

務愚臣所不願也因奏劉曄佞諛不忠阿順陛下過戲之言昔梁

丘據取媚於遼臺曄之謂也請有司議罪以清皇朝帝怒作色罷

還卽出勛為右中郎將黃初四年尚書令陳羣僕射司馬宣王竝

舉勛爲宮正宮正卽御史中丞也帝不得已而用之百寮嚴憚罔不肅然六年秋帝欲征吳羣臣大議勛面諫曰王師屢征而未有所克者蓋以吳蜀唇齒相依憑阻山水有難拔之執故也往年龍舟飄蕩隔在南岸聖躬蹈危臣下破膽此時宗廟幾至傾覆爲百世之戒今又勞兵襲遠日費千金中國虛耗令黠虜玩威臣竊以爲不可帝益忿之左遷勛爲治書執法帝從壽春還屯陳留郡界太守孫邕見出過勛時營壘未成但立標埒邕邪行不從正道軍營令史劉曜欲推之勛以塹壘未成解止不舉大軍還洛陽曜有罪勛奏紕遺而曜密表勛私解邕事詔曰勛指鹿作馬收付廷尉廷尉法議正刑五歲三官駁依律罰金二斤帝大怒曰勛無活分而汝等敢縱之收三官已下付刺姦當令十鼠同穴太尉鍾繇司徒華歆鎮軍大將軍陳群侍中辛毗尚書衛臻守廷尉高柔等並

表勛父信有功於太祖求請勛罪帝不許遂誅勛內行旣修廉而能施死之日家無餘財後二旬文帝亦崩莫不爲勛歎恨

司馬芝字子華河內溫人也少爲書生避亂荊州於魯陽山遇賊同行者皆棄老弱走芝獨坐守老母賊至以刃臨芝芝叩頭曰母老唯在諸君賊曰此孝子也殺之不義遂得免害以鹿車推載母居南方十餘年躬耕守節太祖平荊州以芝爲管長時天下草創多不奉法郡主簿劉節舊族豪俠賓客千餘家出爲賊盜入亂吏治頃之芝差節客王同等爲兵掾史據白節家前後未嘗給繇若至時藏匿必爲留負芝不聽與節書曰君爲大宗加股肱郡而賓客每不與役旣衆庶怨望咸流聲上聞今條同等爲兵幸時發遣兵已集郡而節藏同等因今督郵以軍典詭責縣縣掾史窮困乞代同行芝乃馳檄濟南具陳節罪太守郝光素敬信芝卽以節代

同行青州號芝以郡主簿爲兵遷廣平令征虜將軍劉勳貴寵驕
豪又芝故郡將賓客子弟在界數犯法勳與芝書不著姓名而多
所託屬芝不報其書一皆如法後勳以不軌誅交關者皆獲罪而
芝以見稱魏略曰勳字子臺瑗邠人中平末爲沛國建平長與太祖有舊後爲廬江太守爲
孫策所破自歸太祖封列侯遂從在散伍議中勳兄勳徐州刺史病亡兄子威又
代從政勳自恃與太祖有宿日驕慢數犯法又誹謗爲奉申成白收治并免威官遷大理正有盜官練置都厠上者吏
疑女工收以付獄芝曰夫刑罪之失失在苛暴今賊物先得而後
訊其辭若不勝掠或至誣服誣服之情不可以折獄且簡而易從
大人之化也不失有罪庸世之治耳今有所疑以隆易從之義不
亦可乎太祖從其議歷甘陵沛陽平太守所在有績黃初中入爲
河南尹抑彊扶弱私請不行曾內官欲以事託芝不敢發言因芝
妻伯父董昭昭猶憚芝不爲通芝爲教與群下曰蓋君能設教不
能使吏必不犯也吏能犯教而不能使君必不聞也夫設教而犯

君之劣也犯教而聞吏之禍也君劣於上吏禍於下此政事所以

不也也可不各勉之哉於是下吏莫不自勵門下循行嘗疑門幹

盜簪幹辭不符曹執爲獄芝教曰凡物有相似而難分者自非離

婁鮮能不惑就其實然循行何忍重惜一簪輕傷同類乎其寢勿

問明帝卽位賜爵關內侯頃之特進曹洪乳母當與臨汾公主侍

者共事無澗神臣松之案無澗山名在洛陽東北繫獄卞太后遣黃門詣府傳令芝不

通輒敕洛陽獄考竟而上疏曰諸應死罪者皆當先表須報前制

書禁絕淫祀以正風俗今當等所犯妖刑辭語始定黃門吳達詣

臣傳太皇太后令臣不敢通懼有救護速聞聖聽若不得已以垂

宿留由事不早竟是臣之罪是以冒犯常科祇敕縣考竟擅行刑

戮伏須誅罰帝手報曰省表明卿至心欲言書以權行事是也

此乃卿奉詔之意何謝之有後黃門復往慎勿通也芝居官十一

年數議科條所不便者其在公卿間直道而行會諸王來朝與京
都人交通坐免後爲大司農先定諸典農各部吏民末作治生以
要利入芝奏曰王者之治崇本抑末務農重穀王制無三年之儲
國非其國也管子區言以積穀爲急方今二虜未滅師旅不息國
家之要唯在穀帛武皇帝特開屯田之官專以農桑爲業建安中
天下倉廩充實百姓殷足自黃初以來聽諸典農治生各爲部下
之計誠非國家大體所宜也夫王者以海內爲家故傳曰百姓不
足君誰與足富足之由在於不失天時而盡地力今商旅所求雖
有加倍之顯利然於一統之計已有不貲之損不如墾田益一畝
之收也夫農民之事田自正月耕種芸鋤條桑耕爨種麥穫刈築
場十月乃畢治廩繫橋運輸租賦除道理梁堽塗室屋以是終歲
無日不爲農事也今諸典農各言留者爲行者宗田計課其力孰

不得不爾不有所廢則當素有餘力臣愚以爲不宜復以商事雜
亂專以農桑爲務於國計爲便明帝從之每上官有所召問常先
見掾史爲斷其意故教其所以答塞之狀皆如所度芝性亮直不
矜廉隅與竇客談論有不可意便面折其短退無異言卒於官家
無餘財自魏迄今爲河南尹者莫及芝芝子岐嗣自河南丞轉
廷尉正遷陳留相梁都有繫囚多所連及數歲不決詔書徙獄於
岐屬縣縣請豫治牢具岐曰今囚有數十旣巧詐難符且已倦楚
毒其情易見豈當復久處囹圄邪及囚至詰之皆莫敢匿詐一朝
決竟遂超爲廷尉是時大將軍竇專權尚書何晏鄧颺等爲之輔
翼南陽圭泰嘗以言廷旨考繫廷尉颺訊獄將致泰重刑岐數颺
曰夫樞機大臣王室之佐旣不能轉化成德齊美古人而乃肆其
私忿枉論無辜使百姓危心非此焉在颺於是慚怒而退岐終恐

久獲罪以疾去官居家未朞而卒年三十五子肇嗣

官志

評曰徐奕何夔邢顒貴尚峻厲為士人毛玠清公素履司馬芝

忠亮不傾庶乎不吐剛茹柔崔

最優鮑勛秉正無虧而皆

不免其身惜哉大雅貴既明且哲虞書尚直而能溫自非兼才

克備諸

魏書十二

魏書卷之四十四

三國志十二

